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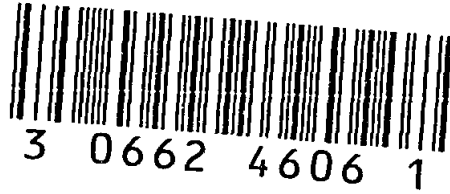
淮陰風土記

卷一



上

672.1401
309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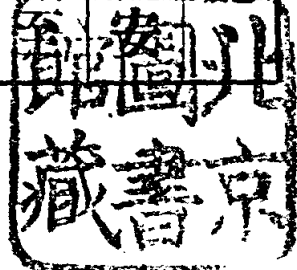


遊無間於大小遠近、要在以有所得爲貴。苟無所得、雖山川奇麗、足以謀目。而心放不歸、亦將因玩物而喪其志、若是、諸富貴人居逸樂、思託風雅者、每優爲之、嗚呼、此何世間耶。民生彫敝、極矣。而羌隴秦陝尤甚。吾意植身西北者、將閔痾無窮、尙何勝之可攬。而鉅公長德、方且繪水摹山、蔚爲國光耶。吾不知其於地方眞際、果何所得也。嘗讀善長水經注、頗及四方風尙疾苦。千載而下、猶可見當時政教之情。子厚記西南山水、每寓其抑鬱低徊之感、讀其文如見其人。是皆可謂有所得矣。過此者、雖以霞客之壯遊、文字之奇、亦徒豪舉耳、非眞能有得於遊也。而近人乃共稱道袁石公之遊記、吾不知石公之遊、果能異於富貴多暇者所爲否也。惟

序

一

A211674 003002



亭林生當絕續之際、留心當世之務、足跡徧宇內、每過郵亭關隘、輒訪求走卒販夫、詢風謠阨塞、證諸史志、成利病書肇域志、則可謂有心人矣。是豈徒以遊記稱哉。秋懷室主人者、淮陰績學士也。性好遊、而體羸多病、乏資、無有有力者爲之具舟車。二十餘年中徘徊揚楚、且讀且教、偶有所往、不越數百里。游蹤既隘、遊興固未酬也、少治經國之術、長而無所試用。思箸一書以據其勃鬱不平之氣、規製宏闊、非一時所能就。每寒煥假休、輒與二三同志、周行鄉縣間、訪前代湮沒遺蹟。與耆舊之珍聞懿行、而尤留意於生民疾苦、地方應興革諸大端、將以補志乘所未備、而供政教設施所未逮、用心亦良苦矣。迺者輯其所知見、撰爲淮陰風土記二十餘萬言

。遊非一時、同遊者非一人、而書中設爲主客、詞事相貫、若莊生之寓言耶。而所述皆淮陰實況、無一毫溢美溢惡之詞。視亭林所撰、雖小大不侔、而其可貴則一。與富貴鍾公之壯遊固殊焉。且主人淮士而記淮風、較之亭林以東南一老、徧記四方、自更親切而有味。愚與主人生同里閭、亦嘗留心鄉邦掌故、與主人有同嗜。願稟賦孱弱、耽於枯寂、冬畏風而夏畏日、是以主人行役皆不能從。主人歸、舉所見聞相詫、則又自恨不躬與、不克同證幽奇。主人既已次第印布所遊二區三區四區六區等篇、世之讀者固已各有所得。而更歷歲時、事多省併。因復損益舊聞、彙爲全帙、以公於世。夏五酷熱、揮汗校刊、每一紙脫板、愚輒得先覩。其記內城外郭、街巷市

塵、負販商儉、閭里小民情況、皆愚所審知、莫不逼肖。讀之恍如身在故居、親與若輩周旋。他若湖濱河朔、皆愚所未經行、讀之尤饒妙緒。孰謂原田每每黃沙漠漠之區、一經潤飾、而欣然啓人向往之心。豈必名山大川而後足遊、要在遊者隨處留其心意、則十室之邑、豈無芳草。此遊而有得者所以可貴也。以中國之大、若得千百有餘人、各記其鄉邑之風土、一如此書之用心。則山川能說、固建一統之基。而民隱畢達、尤開郅治之隆。庶幾有此一日耶。亦不負主人好遊之志、與所抱經國之術矣。愚恐讀者不知此書之可貴、而漫與其他優閒之游記等觀、故爲之發其微旨云爾。二十五年夏七月、同里弟隨伯子序於揚州之賃廡。

題辭

詩一 集羽句

天然

淮陰重話七年情、耆舊辛勤伏案成。收拾遺聞歸一派、才調信美人
縱橫。

不奈卮言夜湧泉、狂牘文獻耗中年。一州典故閒徵遍、敢媿心期在
簡編。

狼籍丹青竊自哀、眼前二萬里風雷。不須文字傳言語、吟罷江山有
劫灰。

香滿吟箋酒滿卮、願攜康樂誦君詩。靈文夜補秋燈碧、秀出天南筆
一枝。

詩二

耐寒

淮甸蒼茫孰與論、舊時風物幾多存。明清六志攻同異、區野重經認
跡痕。卓犖英才歸馬帳、辛勤著述擬龍門。儒生自有千秋業、珍重
名山好立言。

齊天樂

雨渟

韓侯猶賸荒城在、年年翠籠叢樹。雲黯三亭、草迷雙塚、更有傷心
無數。袁公舊浦、訪前約煙蘿、不堪回顧。一角殘陽、淮天誰與記
風土。清遊佳日莫誤、趁晨窗遣興、還試毫素。指點河山、平量
人物、寫出滄桑幾度。心期暗數、總寂寞當時酒籌花譜。漫惜鴻泥
、世間留寸楮。

弁言

風土記時閱七年，功經衆手，卒於今歲七月二日，將上卷全稿殺青付印，追維往跡，誼當有述，故以弁言題端。

原本書之所以編纂，實以鄉土知識，今世所重，備其體者，惟在志書。而志書記載，專據官牘，頗難盡信。其行文又主於肅括，雖嚴整可觀，而詳盡有味則難。且志書恆例，不免詳於城關，而略於邊鄙，故雖以一縣範圍，猶未能爲普遍之介紹。本書創議之始，卽務求所以彌志書之缺憾。以內容言，務在彙合種種目前特殊之實狀，使之一一浮現於卷端，鉅細政俗，罔不綜貫，而要以搜求利病，著意人生爲主。以文字言，大致欲仿近人遊記之體，而將各種材料貫穿敘述。文中每至一地，或以觀察，或以談話，雖不標項目，而所爲參互縈帶以出之者，亦自無不詳具。又以人情難與莊語，而好爲瑣談，故不特文字務取輕鬆，不尙平板，卽凡各地之古蹟名勝，神話里談，亦必多所旁涉，並多插圖片，以博其趣，以地域言，既須普及於全境，故雖十室之聚，百年之墟，車馬所

不至者，其風土利病等有可言，此書皆有相當之位置。要而言之，爲矯縣志之所編，故姑藉遊記之舊裁，以求合於民生之直際，此志雖自愧未能畢達，然其初旨固如是也。

編者懷此願有日，當十八年五月，坐淮陰中學宿舍南窗下，偶爲黃君少玖范君農研發之。二君深以爲然，課暇敦督備至。是月十二日，遂撰成編纂淮陰地理讀本旨趣七條，共同發起，期月之間，得會員二十餘人；王君慕陽更爲定名曰淮陰風土記。計先後開會者六次，其工作則先從分區徵稿及調查入手。主持徵稿者：一區李蘭軒，二區黃少玖，四區夏屋渠，五區丁昭民，七區高天摩，三區編者自任之，亦兼攝六區之事。其事則曰登報徵集，曰製表調查。登報累月，無應徵者。調查表格凡一巨頁，條款至爲周密，蓋萃同入之心力編擬而成。然自六月二十八日發出後，惟三四兩區各照式填來十數分，他區率多有發無收，當時甚以爲憾，其實亦自有故。蓋表中項目精詳，非實地徵詢，並加統計，則萬萬無從落筆。且各地戶籍未辦，測候未舉，生產運銷，更無確數，專皆徵實，從何臆對？其置而不復，非無以矣。當時諸會員以初步調查，卽無結果，殊爲前途慮。然自今觀之，此項表格卽使全填，其數字亦不可靠。且填表所得，僅爲骨幹，若無

血肉，仍難成書。譬如一事之因果，一業之興衰，一方之利病，皆表中之所難詳，而文中之所必有。是知表格特調查之一端；若言編輯所依，蓋有重於表格者矣。

重於表格者維何？一曰周行全境，二曰勤記里間，三曰博參書報。

周行全境，非一人一時之事，蓋始於十八年夏之周行三區。伏日遠行，攝生所忌。顧余以本區徵詢，無可諉謝；而向里孫丈稿廬，又慨任導遊；韓君仲之，方君濟賢，則身任隨地攝影之役。三君子者，皆會外同志，樂成人美，炎風烈日，載馳載驅，此同人所不能忘者也。繼此爲旅行團之組織者，有夏丈屋渠之周行四區，黃君少玖之周行六區，余皆獲與偕，并賴方韓兩君之助。其後高君天摩與韓君周行七區，余又於二十三年之冬，與兩君周行一區。每行必以圖俱，功用同於磁鍼，實地咨訪，亦多勘正，摩挲既久，往往滅字。尤堪置念者，所行莽蒼間，無庖肆旅店，祇得望門投止。當夫一笠簇坐，盤飧共飲，村酒絞心，禮數脫略，而情意殷厚。此皆尋常酬接之際所不多見，宜受之者不能去懷矣。凡食宿所止，亦卽遊客訪問之機會，同人皆不肯坐失，故更深會散，筆記往往盈篋；明日登程，此等資料亦負之而趨，留客者不之知也。

「里聞」者，與旅行團筆記同其性質，但以屬於隨時訪問者為主。蓋周覽某區，如走馬觀花，僅留片影，至於用筆設色，非平時勤加訪問不為功。故無論在宅留賓，抑或出門訪舊，乃至古寺避雨，柳下待渡，諸如此類，果遇鄉人，必談風土。積之既勤，久乃益多。此種材料，多關社會動態，里巷珍聞，有從未見諸記載者。譬如漁溝未興，本有鞠集；太平之汪，舊為船塢，董園先於路園，紅灘即是洪澤，此等皆得諸談話，往往一語可直千金。風土記於考古一節，誠非所重，而舊聞遺事，每賴以存。若夫眼前事實，不見報章者，以實里聞，更與古者里巷風謠，同其價值已。

參考載籍，明清縣志自居重要，然亦惟於考證沿革時用之。風土記注重現在，不尙追溯也。水道今昔源流，則取武霞峯師之淮系年表為折中。至如公報年鑑報告書及各種定期刊物之論文，有得便書，多多益辦。而淮陰地方報紙，則自十八年起，編者即保存一種，至今幾可謂不缺一號。其中首尾完具之記載，殊不在少，可謂近而有用，信而可徵。又嘗自製紙函數十，每函標名何項，擇報端重要者剪出，分藏函內。著筆之頃，隨心拈用，與里聞相輔而行。至鄉耆及朋輩中，其敘述一地情形，以稿見投者，亦常常有

之，斯蓋與書報之益人無異，而翔實過之，其名具見別錄中。至會中諸友，撰錄之豐，更不待論矣。

不幸數年之間，蘭軒屋渠及金袖石三先生，相繼奄謝；存者又各在一方，寒暑歸休，流光迅疾，人事不齊，成績難覩，幸賴少玖天摩諸君，先後各以本區詳稿見遺；四區屋渠丈長逝以後，王君伯清續主其事，亦撰稿近萬言。而編者於三區本有初稿，他區亦積里間及種種資料略備，故猥復重加補益，成二三四六各區初稿各萬餘言或數萬餘言，汕印分致，頗蒙訂正，截至去年之夏，所待搜撰者僅爲一五兩區，而一區曾經周歷，儲材本富，農研君又積製影片甚夥，所欠惟在運斤；五區遼遠，在本書爲後殿，亦自無妨從緩。是時六區分入一二兩區，七區已改老子山直屬鄉，於是商諸同人，決將一二區及老子山鄉之稿，釐爲上卷，凡十萬餘言，先行付印，俾五區資料，得以從容訪集。至印刷之費，初時以獨任良難，集腋亦覺非易，曾商承慕陽君允交蘇北日報社代爲印行，經於九月函質同人，咸以爲然。今歲五月，以淮揚道阻，讎對爲難，乃變更前約，由編者自力籌資，交揚州勝業兄弟印刷社排印行世；又以資力所限，僅印三百五十部，果能暢

流，再圖賡續。於是且編且排，以七月二日全稿蒞事，又旬餘而排字之役亦竣，此則本書編輯及印行之顛末也。

本書體製，亦有可言，大都上卷先清江區，次老子山鄉，次南湖區，下卷先吳城區次大河區，次金城區。區名爲十八年縣政府所擬定，未幾卽遵令改用計數之法，以第一第二爲稱。茲從初擬，以避質實，敘事之法，乃假設一青年學生，當結伴周行全縣之後，據觀察及詢訪所得，著爲此書，上卷以寒假遊征，故用冬景；下卷以伏日適郊，則用夏景，書中人物，在我固強半子虛，在人更無殊符號，本屬因水設筏，自難執妄爲真。又書中各區，非一人一時所履，故或譚近事，或滯舊聞，雖脫手前夕亦曾粗加訂補，度仍不能悉與今合。且撰稿之頃，必目對輿圖以定路線，有時行數十里，而里間中竟無多材料，甚至直無一字，則此方之記述，遂無精采，或原稿簡括，編者又不稔其詳，則雖欲鋪陳，亦將無術。又或前人舛誤，我雖不敢苟且因仍，而舊訛甫訂，新誤旋生；斯皆憾事，有待再版之拾補者也。若夫譏彈小己，旁及陰私；或抨擊人生，鄰於謾罵；此則持戒已久，或不至明知而故犯矣。今請竭誠爲讀者告曰：「此書編輯之初旨，既揭於前

，其能否克副所云，讀者各有眸子，編者不欲置一言。但編者甚願淮陰各界，皆予編者以深厚之同情心；又甚願一切讀者，皆能以參加工作之態度，竭其所知，爲加訂補；庶幾此書無益而有益，其敝事雖有憾而卒歸於無憾，斯則編者之厚幸也已！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七日，編者識。



上卷題名

本書發起者

黃少玖

范農研

張煦侯

應邀加入發起者

李蘭軒

金袖石

胡慕蘧

秦選之

張午亭

吳佛青

秦仲冶

夏屋渠

王伯清

丁昭民

徐介藩

高天摩

本書命名者

王慕陽

贈登廣告者

蘇北日報

長期供給材料者

江淮民報

江北日報

蘇北日報

本冊會外惠稿者

俞松庭

程建卿

况振聲

莊伯和

邱樹東

劉逸寒

張受之

本冊會員撰長稿者

黃少玖

高天摩

本冊訂正者

邢耐寒

范耕研

本冊會外參與工作者

朱湛秋

韓仲三

丁適存

畢夢蘭

本冊攝影者

畢種蘭

陳小甫

范農研

黃少玖

高天摩

本冊編輯及印行者

張煦侯

上卷目錄

楔子……………一——八

第一章 清江區……………一——一二二

第一節 東郊巡禮……………一——二二一

東門大街——慈雲寺——文廟——輪船碼頭——大閘——越閘以東——仁慈醫院——賽珍珠與淮陰——水渡口——黃河鉄牛——誕登問禪——臧家碼頭一帶——東土圩門——洋橋

第二節 城內及北郊……………二一——五〇

廣蔭庵及菜市——淮陰商業今昔談——淮陰縣政府——縣府組織——淮陰警衛——淮陰財政——淮陰教育及建設——淮陰司法——豐濟倉——高等分院——馬路頭——專員公署——專員公署——石馬頭——石馬頭豬市——茶庵道中——縣農場——植樹——省農場——越堤——淮陰農校——

第三節 城西至審汪……………五一——七五

荷芳書院——省民教館之精神——觀劇與談謎——軍署一帶——淮師——登稼門外——普應寺與感化院——隰西草堂——我行其野——洪門與清江浦——美哉禹功——麵包與雞子——大橋口以西——審汪——淮陰船閘

第四節 馬頭鎮……………七六——九四

高坂頭——惠濟祠——三閘——天妃閘與漂母墓——初入馬頭——馬頭一覽——興盛街至嶽廟——張福河——石工頭——一壑一丘——韓母墓與韓信城——稍息

第五節 徐家湖至武家墩……………九五——一一二

南門糧市——徐家湖——下廠——棲蘆寺——南鄉道中——周莊夜話——福田庵——高升橋南——武家墩——洪湖大堤

第二章 老子山鄉……………一二三——一五四

第一節 老子山……………一一三——一四〇

在湖言湖——船塢遇友——老子山——北山之遊——大王廟——三元宮龍燈——都司廢署——種菱
取魚——山市概觀——漁家生活——魚市——猶龍書院——四二七慘案——流民之居——過年

第二節 澗西與澗東……………一四一——一五四

十萬峯巒脚底青——澗西話匪——澗東話狼——勘界與設縣——澗東至蔣壩

第三章 南湖區……………一五五——二一九

第一節 水邊村市……………一五五——一七九

三岔河魚市——柴薪之利——蒲——順河集——小橋——俞翁談片——觀河與弔古——發財與養生
——湖村之樂——出水未久之洪澤鎮——鄭廠

第二節 張家圩……………一七九——一九六

張圩緣起——大眾經濟與大眾知識——烏魚塘——天然河——小王集與趙公河——王圩農話——
砂礮嘴——刀會之亂——吳城歸途

第三節 陳集至御壩……………一九七——二〇四

陳集小史——方大爲雄——御壩與太平注——淮陰民食

第四節 黃河兩岸……………二〇四——二一九

黃河之今昔——七堡舊口——吳城三莊——北岸道中——面目全非之舊縣——陶閘與夾堤水利
——旋生旋滅之河神廟——所謂清黃交匯者安在——寒假之遊樂乎

淮陰風土記

楔子

余一中學生也。自吾遠祖以來，居淮陰者十餘世矣。記余初入初中，上紀念週，校長指東北地圖，話當年一段傷心史，且鄭重以告吾儕曰：「汝曹其聽之！不愛國者，不可以爲人也！」吾時年方十二，猶未知國之何以當愛；然聞師之言，覺一顆童心，一團壯氣，已堅不可摧，高不可抑。自是以後，習聞師言，入高中以來，又性好史地書，於是時秋海棠葉之地形加虔敬焉，對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幟加擁護焉，對四千年來之東方聖哲民族英雄益致其信仰焉。蓋余此時之愛國，乃有理性的愛國也。余深知中華民國承數千年來歷史之流傳，與文化之熏習，其血統語言生活信仰，北胡南越，無不從同。利害既無二致，痛癢自如一體。故東北之失，人斷我臂也，斷臂不可爲全身也。若臂已斷而猶不知，則麻木不仁之人也。此吾所以誓充實力量備將來爲國用也。

然更經仔細尋思，則知愛鄉之情，與愛國之情，雖係兩個圓周，却是一個道理；祇有相生之用，並無相克之虞。蓋鄉也者，愛之出發點也，鄉土之愛愈真切，則國家之愛愈熱烈。聚千萬愚夫，不能成一智者；聚若干散漫無組織之鄉鎮，不能成一有組織之國家。即以淮陰言，全縣四千六百四十四方里，在全省中，南與武進句容，北與豐縣贛榆相伯仲，真小縣耳。其人口據廿四年統計，凡四十四萬七千一百十五口。城區每方里平均達三百人左右；鄉區每方里亦將及百人。比之他縣，不爲少矣。然此四十四萬有奇之人口，女子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七人，幾全爲不識字者。男子稍有識字者矣，然吾行近郊間，車殆馬煩，不逢一校。蓋一村中識字之男子，兩三人耳。民既愚而又貧：愈貧而匪愈多，愈貧而帝國主義愈侵入。匪有組織，而良民無組織；於是大戶逃走，小戶掙扎，而各度其恐怖之生涯。帝國主義者有組織，而崩潰之農村無組織；於是大戶收入不足以完糧，小戶收入不足以還債，而商店亦隨之而俱貧。此今日淮陰社會之縮影也。使縣縣如此，國家何有？吾能空談愛國，而不研究此最切實際且最易明白之鄉土知識哉？教師雖未言及，吾固當以自力求得之矣。

余有志焉，因以課暇爲四友言之。四友躍然起曰：「此素願也。乃共定一星期日下午，開預備會議，共商進行方法。余曰：「事既贊同，無勞多議。但觀吾五人之所長，則知茲事不難成功。祇須就淮陰五自治區一直屬鄉，周覽一回；繼就所歷者筆之於書，則所以報鄉者在是矣。」五人相顧，不禁拊掌。蓋吾儕五人，各有一節之長，離之則無成，合之則有濟。一友擅交際才，於校中演說大會恆得冠軍；公衆服務，亦曾得忠字獎牌。余曰：「此吾輩之旅行團長也。」一友熟覽淮陰志書，上下千古，言之如懸河如貫珠。余曰：「此我輩之高等顧問也。」一友嘗遍行淮陰之士，四鄉八鎮，水陸津途，多所夙悉。余曰：「此旅行團之鄉導也。」一友最善丹青，亦以餘事治照相術，因自任爲攝影師。余深憾無他長，然懷鉛握槧，不敢不勉，遂自願爲速記生。既而議及經費，議及時間。衆意以爲吾儕學生，習勞爲是，當以步行爲原則，代步爲例外。若乃飢殍渴飲，夜宿朝行，自可望門投止，隨處挂單。如是則所需經費，亦正有限。時間問題，自以利用假期爲是。進行之始，當於寒假期中先歷數區；其所未周，則於暑期中補足之。苟齊心壹力，不遭蹉跌，則寒暑一周，斯役可了。他日功成，則當草成一書，名曰淮陰風

土記，爲吾儕旅行團一大收穫；俾邑中年少之未知者盡知之，未聞者盡聞之。是書比之大唐西域記而遜其曠遠，比之桂海虞衡志而無其瑰奇。然而時代近，範圍小，關係切，有志於改進縣政及社會者，取而觀之，未必竟無所補也。討論既洽，大笑而散。

未幾，寒假期近，更集會於齋舍中，議旅行路線。團長曰：「是當取地圖定之。」高等顧問曰：「吾新得一實測淮陰縣圖，願始終相假。」鄉導曰：「公等但能紙上談兵，不如老夫胸中之有經緯也。淮陰縣分五區一直屬鄉：自縣城而近郊而馬頭鎮以趨武家墩，而一區畢矣。由武家墩逢高家堰南行，至老子山而反，而老子山鄉畢矣。北經三公河，而順河集而小橋，更自陳集出吳城舊縣而抵御壩，而二區畢矣。然後由楊莊入四區，由浪石入三區，由五里莊入五區。公等但隨我行，斷無不達之理。地圖雖準，其通塞夷險，豈尺幅所能詳耶？團長語塞。高等顧問堅主按圖而索，及披而觀之，其當行路線，與鄉導所言無一不合，於是顧問亦惘然自失。攝影師兩是之曰：「地圖方位距離較確，且實詳悉。其間有訛誤，亦可借此遊訂正。吾謂鄉導不可不遵，地圖亦不可不攜。」於是速記生執筆記之曰：「四座勿喧，案已決矣！」

及學期已終了，五人先各歸家，辭其父母兄弟姊妹，然後出發；或挾書於囊，或執杖在手，或負照相機於肩。懷中各懷小冊子，備隨時訪問，隨時記錄。又預製一刺，文曰「淮陰風土記編輯會旅行團。」則團長置諸篋中。於是自某日起，先巡行城內，爰及十里長街；凡官邸市廛，名藍私祀，浮橋茶庵，乃至清江大閘，黃河鏡犀，莫不有旅行團之足迹。更行西郊，弔隰西草堂，經磨盤口而至三閘，遂入馬頭鎮，過韓侯故里，慨然太息，東觀漂母韓母二冢，不見萬家，但有流水，乃經韓信城邊，自南門入。既又漁於雷湖，休於龍爪樹之旁，登道士莊而思平江之遺烈，訪關門程而訝其稱名之奇詭，至武家墩而一區以盡。於是趁汽車行高家堰上，至高良澗喚渡之老子山，千頃寒光，一船客夢，抵塢登山，東方已白。山中何所有？則有仙人之洞，青牛之跡，鳳凰墩之燈柱，三元宮之奇木；更有都閩廢衙，猶龍舊舍，儼然文經武緯，何止福地洞天。若乃澗西話匪，澗東話狼，言者危涕，聽者墜心矣。然後辭山中朋侶，由三岔河入二區境。二區昔時水鄉，今爲淤層，有泗沭諸縣之方音，無道咸以上之古墓。然而湖市魚蔬，湖田薪葦，皆遠近所取資。又况出水之地日廣，未來之利無窮，此他區所不及也。下灘距縣寫遠，

兵至則太平，兵去則離亂。上灘槍支較多。稍能安堵，吳城堤以北，則白草黃沙，別是一般風景；舊縣至御壩，草木皆兵。然此行卒無恙，且得從容觀清黃交匯之遺迹。寒假僅一月，冬日苦短，履跡纔半，而校中開學之通知書已至。乃共息塵襟，稍馴野性。課暇以風雪中旅程所得呈之於師，師亦歎詫，謂孺子大不易。且語吾儕曰：「此事必當以暑假中成之，到時勿再相瞞矣。」

無何，滔滔孟夏，黃雲被野。師曰：「小子畏熱乎？」吾儕對曰：「弟子等冷且不畏，何有於熱？」師聞而嘖嘖，乃出名刺數十紙，以告於衆曰：「此投宿時之優待券也。」衆皆胡盧，稱謝而散。於是擇期聚於楊莊，先覽四區。初觀荷於褚大窪，觀水於雙金開。然後渡中運，周行夏家湖，觀田間水道；北過三柯樹，弔其劫灰；益北過魚溝，飲義和之名酒，拜方上人之孤塔，乃至七孔長橋，千年龍穴，居停主人皆不辭煩勞而導觀焉。遂策蹇並驅而入浪石，浪石夙當官道，車馬所出。今一落千丈，但見壞壁當路，驚風走沙，過浪石而東，入三區境，四區畏水，三區苦沙，水勢東流，沙性善潰，故自袁集而東，變遷最烈。十日不雨，則飛沙可以迷目，積沙可以埋輪。西壩爲粟鹽重鎮者百三十

年，極盛而衰，商去而民留，雖有銅筋鉄肋，無賣力處。王營失勢已久，死而未僵。草灣使人弔古，周莊使人微服而過，小營朱集，使人想見行尸之滄桑。娘子莊明初驛道所經，水衝地廢。今大興莊丁集，東西分立，莫能相尙焉。更由五里莊入五區。五區東有劉皮，西有宋集，北有王圩，皆接壤鄰縣，難言治安。故畫出其途，槍樓滿野。境內學校較希，民衆知識未普，多奉基督教、有械鬥事。副業纒絲爲盛，名聞南土。民性雖曰強梁，實亦忠果，苟能因勢利導，或非他區所能及也。惟古跡夷滅，多不可指；金城舊驛，乃成荒村；官亭大鎮，直無知者。蓋宋金兵爭，明清河患，其破壞力量，有非吾儕所能想像者矣。行至老張集，五區盡，全縣亦盡。秋蟬鳴於樹顛，金風發其微涼，昔也鼓興而往，今也奏凱而歸。彼此相顧，略呈黝色。然而無一病者，無一憊者，無一中輟者。迨秋季始業，吾儕又以所得呈之於師，師曰：明日校中開上學期成績展覽會，先爲汝等所作筆記影片開一專室，藉資整理；三日會罷，則入於編輯期間。當竭吾所知，爲斯編充實內容也。及期，團長，高等顧問，鄉導，攝影師，速記生，齊集一室，推一人草創，餘人討論；討論既定，則請師爲之修飾潤色，且補其缺略，正其訛誤。或五人所記

不同，則亦師由爲之折衷。如是三日一小會，五日一大會。歲月駸駸，年復一年，紙積者盈尺，筆秃者成塚。一日，團長告於衆曰：風土記以大衆之努力，與師友之贊助，稿已成矣，可以寫定矣。日月不居，今昔萬變，譬如吾儕周歷各區，所過動有戒心；今保甲法行，則烽煙甯息，任我驅馳。舉此一端，可例其餘，長此不加刊布，將盡成明日黃花，委棄埃蘊，負初衷矣。衆皆曰：善！於是推速記生就已集之稿，寫爲上下兩卷。行文無著作之體，敘事乏考證之功，蓋志乘之所希，而里巷之所有。鄙哉鄙哉！聊以存俗。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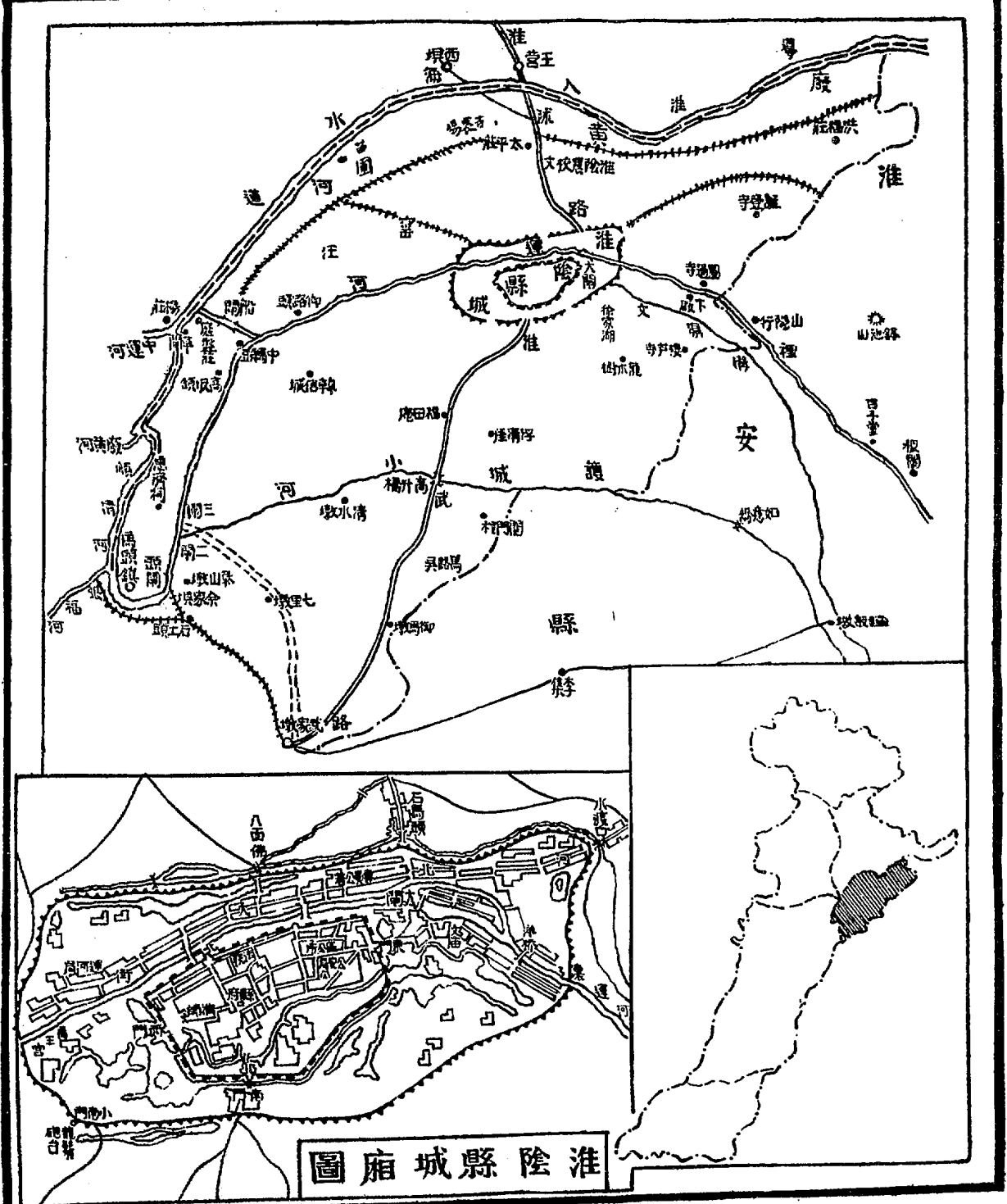
采風小錄說淮陰，百里悠悠取次尋。常叩村墟稱熟客，不虞寇盜總童心。

吳城飄捲黃沙直，高堰湖藏白雪深。何必春秋是佳日，祁寒暑雨亦登臨。

× × × × × × × ×

少年亦俠亦悲涼，活國回天未有方。各放芒鞋踏鄉井，欲憑柔管造舟梁。

豆棚語雜無張李，流水心空孰短長？多謝羣公供史料，好編遺事說滄桑。



淮陰縣城廂圖

當中末遷秋繪

淮陰風土記上卷

第一章 清江區

第一節 東郊巡禮

東門
大街

某歲第一學期既畢，××中學放假。一般社會，因迫近舊歷歲除，紛紛籍籍，各營其生。淮陰風土記同人，年小而志不小，身閒而不願閒，於是從團長之領導，先歷一區，自東郊始。過東門大街，清江惟一之鬧市也。往歲一年將盡，雜貨業景象最佳，四鄉打年貨者圍之數重，密不通風。今歲云暮矣，而偶經數家，未見其然。蓋此業所待售者，皆人民日用品，人民購買力衰，則生意自一落千丈，勢自然也。大抵打年貨之家，亦有差等。上戶不到臘月，色色俱辦；中戶不到送竈，大致不差；下戶捱到歲底，尙有不名一物者。過年過年，其暗裏正不知蘊含多少之酸辛！但未易爲不知

者言耳。過廣貨店之門，廣告繽紛，音樂悠揚，頓爲冬市增幾分活氣。閱其文字，大都
不外大減價大紀念之類。然大吹大擂，行者不顧。僅間有一二男女市化妝品而已。雜廣
兩業皆看利厚，薪水小，故支持逆境較他業爲易；但皆無實本，萬一歸款困難，則信用
立時破壞，又其短也。東門大街綢布業亦夥，綢雖賤而厄於人造絲之侵銷，削本求現，
曾無起色。布亦見欺於外貨，惟王營所產之雪恥布大布，質厚價廉，人所樂用。而店家
因一般人多貴遠賤近，遂僞題江陰，不言本產，此種心理，商會所當矯正也。聞近年綢
布商人，因農村不振，營業蕭條，歲有裁人減薪之舉；瞻望前途，可憂之甚！過紀家樓
巷，都天廟街至是與大街合。都天廟祀唐御史中丞張巡，有威靈顯赫坊，張槃所篆。年
年五月，賽會稱最。廟之左近，多神女所居，俗以其數之多少，卜市之興衰。紀家樓東
有城守都司署，久廢圮。再東，敵樓峨峨，甕城重重，仰視其顛，署安瀾門三字，蓋東
門至矣。

慈雲寺

東門外曰花街，石路平鋪，與城中無異。過朱公橋，道東有大刹，榜曰澤
溥萬方，其下又有一橫額，書清江市場四字，慈雲寺也。市門人頭攢動，人

語嘔噁，賣故衣者，賣假藥者，賣農具者，賣古董者，賣破銅爛鐵者，賣苦力食物者，或攤貨於地，或挑担於肩，其類不一，舉之不能盡。又有占星論相之流，點綴其間。寺門本停車場，車子見吾儕過，爭相兜攬，及聞吾儕非往淮城，乃廢然而止。慈雲寺爲玉林國師而建，師浙江武康僧，清初嘗禮召人都，居之萬善殿，賜號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康熙時再北上，至清江浦，示疾而化。雍正頒內帑，勅建斯刹。宮殿盤鬱，樓閣飛驚，清江六大寺，無出其上者。僧房旣衆，公共機關不免借廂。故西偏有公安局分駐所，東偏有浦惠粥廠。惜大雄寶殿毀於民國七年，是夕火燄冲霄，天上浮雲，被火光如蒸霞，片片西飛，合城具瞻，皆曰羅漢騰空去矣。自是以後，此殿竟不能復建。浦惠粥廠爲邑人倪嘉福所倡辦，分男女童三廠，領粥者都一萬三千餘人。廠中職員五十餘，水夫五十餘，雜夫五十餘。每晨八時散放，日罄八十飯，有警士彈壓，秩序甚佳。經費無的款，僅省府略有撥助，餘則純由募集，金盡飯歇，期間無定。慈雲寺南有十畝橫塘，西接水關，東接文廟泮池，一徑天斜，連以板橋。每當夏秋之交，夕陽西下，城中士女自南門出，追涼覽勝，至此而窮。一路楊柳生陰，菰蒲搖翠，雖非仙境，足以娛魂。或曰：「明

武宗遊清江浦，自撐小舟，至此水濁焉，所謂躍龍池也。

文廟

慈雲寺之東爲文廟，聖人之居也。自古至今，以一布衣，而廟祀徧於州縣，不藉神鬼禍福之誘惑，又無僧道巫祝之張皇呵護，而人心莫不歸之，舍孔子外，未見有第二人也。豈非以其所倡學說，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去身，如夏葛冬裘之無不隨時耶？吾儕

習聞師言久矣，

而今乃得觀紅牆

白石而瞻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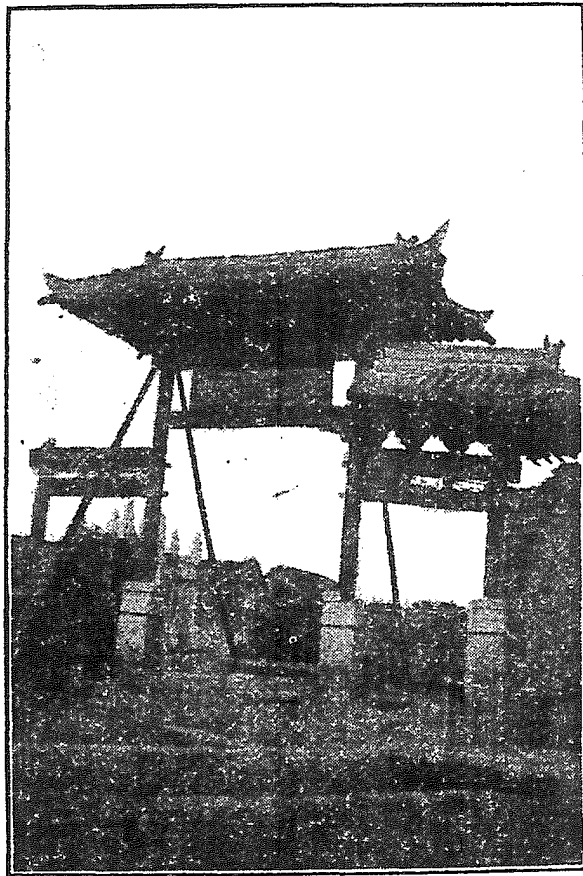
然皆以不得其門

爲憾。團長曰：

東偏有教諭宅，

今爲孔廟小學，

縣學生皆稱爲弟子，而入門已琅琅聞讀書之音。然則有其實者不必有其名矣。自清季以



文廟

盍往觀焉。既至，果得門以入。

昔時教諭，號一

縣學官，學中生

員皆尊爲老師，

而實無教可言。

今以孔廟小學代

之，雖不能使一

來，學中每歲以四月二十一日私祀吳稼軒先生於此。稼軒鄉之達尊，而崇實書院之山長也。晤校長稍談，遂由角門升大成殿，行最敬禮，欲觀兩廡禮樂器，披尊經閣藏書，則一切灰滅，略無存者。殿中臥碑尙存，爲清代束縛士子之具。文凡八條：其第五條云：「生員當愛身忍心，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第七條云：「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字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第八條云：「……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其他皆不出安分讀書四字之外。某君讀畢謂余曰：「果如碑文，則斯時讀書者豈非皆成書獃子乎？」余應之曰：「何嘗不是？但獃者自獃，黜者仍自黜耳。」大成樓之西爲奉祀宮所居，院落草地中有碑數通。苔紋蝸迹，不易捫撻。大抵謂此地在明時爲清江書院，其後以河垣駐節，乃建學宮，山陽縣設一訓導駐此。乾隆二十六年，移清河縣治清江浦，遂爲清江縣學。是則山陽設學之時，若預知將有乾隆移縣之事也者，亦一奇也。遂由西側小門出，循行至照壁前，仰玩宮牆數仞四大字，筆力雄勁，邑人汪敬所書。照壁以南爲文廟街，西起慈雲寺，東抵洋橋口，行戶最多，牛行尤

集中於此。一區教育經費，此爲一宗。此業最怕官家禁宰耕牛，民國二十年，大水之後，官設養牛所，牛行無一蹄焉。文廟四周，貧民雜居，地勢汙下，治城廂水道者，此地特宜注意。

輪船碼頭

既參文廟，仍由原道趨輪船碼頭。至花街盡處，始達河堤。堤上西起大開口，東至杯度庵輪船公司八九家，用輪值法，日有班船，開往鎮江及中途各埠。吾儕過此，適值冬令河封，輪船停班，無可觀覽。而人力車大活躍。淺者黃包，深者黑籃，皆趁「封河市」中，往來清揚之間，每次得價多者，達七八元。若年底猶不開河，一春衣食不生問題。聞淮陰人力車凡二千餘輛，有工會；由車夫推知識分子之曉事者一人爲代表；有車捐，每月四角，由公安局派員徵收。拉車者以下列九處爲多：曰小渡口，曰娃娃井，曰孫大莊，曰北門，曰石碼頭，曰王營，曰西壩，曰楊莊，曰馬頭。購車每輛八九元，自置者少，向車主轉租者多。從前汽車未通，漣泗沐各縣，每日二元，無遠弗屆。自汽車四達，生涯頓蹙，冬令之利市三倍，亦偶然耳。輪埠有最大之停車場，又有建設當局所建之勞工休息所，想見通航時期之熱鬧。高等顧問言：「輪船通暢

，碼頭諸色人等特以爲食。杯度庵後各家旅館無論矣。有等光棍，上船攬客，皆邳宿彪形大漢，訛索高價，欺弄旅客，岸上雖有車夫，不敢近前。迨談價既定，然後轉售本地車夫。坐車者已擲高資，拉車者或尙未得平價。此等光棍憑其腕力，坐收差額，仁者之所必誅也！」余曰：「公安局不曾編號登記乎？」曰：「一時斂迹而已，今又弛矣。」瞥見碼頭口有掛麵店數家。高等顧問言：「城內外操是業者有二十五家。其法先抽麵成細條，然後上架垂曬，形若竹簾，乾後潔白如銀，其最細者用紅白紙固封，轉輸各地。相傳乾隆南巡，河臣採爲貢品，故至今猶稱貢麵。此業六月做貨，八月批發。最忌者製麵之時，忽遭陰雨，則麵色暗黑，甚或霉爛。其結果必至批購寥寥，如民國二十二年，卽其例也。」

大 閘

清江閘建於平江伯陳瑄，有五百餘年之歷史。吳梅村詩曰：「岸束穿流怒，帆遲幾日程。石高三板浸，鼓急萬夫爭。善事監河吏，愁逢橫海兵，我非名利客，歲晚肅宵征。」卽詠此也。閘下溜塘深廣，望之使人眼花。五月閘龍船，七月放河燈，一種繁勝之狀，亦他處所未有。閘塘漁舟成市，皆子孫專利，其珍品曰爬閘蟹

，曰鮪魚，舉網有得，庖肆爭買。又有以長竿續網，自閘背伸入百取者，謂之空空。每日放閘有時，閘版既拉，則東城角卽有雙擺渡往來渡客。此河在宋爲沙河，喬維嶽所開，以避淮水山陽灣之險，久而淤塞。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又因舊渠，開河置閘，易其名曰清江浦。其後清江浦爲地名，而通稱曰裏運河，蓋南北之孔道，漕運之襟喉，故明清兩代，設官修守，閘工亦數經改造矣。閘北大王廟，四閘管理員駐此。四閘者，清江閘及馬頭三閘之總稱也。又北有越閘，爲正閘之副。西閘間爲中洲，其上有王公祠，祀王漁洋。柳陰小院，地偏境寂。志載漁洋在清初曾爲工部分司，有惠政，又嘗創浮橋以度行人，吏民戴德，爰建此祠。中洲多漁戶船戶，亦有柴篷木廠數家，民國二十三年大火，茅茨之居，一時焚蕩，自是以後，禁圩內不得開設柴廠。

越閘 以東

過越閘由十里長街東行，有較大之五金號一，醬園一，餘則牛肉湯店，清真茶館，入眼最見特徵，蓋此街教門居多也。茶館中必有雀籠，必有船行人，在此論價。再東則高門南向，額曰古清真寺，旁有牌曰私立穆英小學。曰淮陰回教聯合會。屏門大書明成祖御製百字贊，其末二句云：「穆罕默德，天生聖人。」中庭古

樹陰沈，殿宇虛肅。學校已放假。一二小學生，舉眼向客，雙瞳澄澈，英氣可掬。寺東隔巷爲耶穌堂，其門有額曰：「歸榮耀於上帝。」是日爲禮拜日，一牧師正講浪子回家故事。聽者滿座。又東有坊曰老壩口，乾隆二十九年黃河決口，卽在此坊直北，一時直下淮城，洪福莊一帶，皆入蛟宮。老壩口之內爲雞籠巷，基督徒初來清江，卽設教堂於此，兼辦仁慈醫院，今醫院東遷，教堂猶存。又東數步，路歧爲二：一順河隄斜趨東南，曰越河大街；一爲十里長街之最東一段，曰娃娃井。吾儕由娃娃井而東，有生藥舖數家，芬芳觸鼻，碾杵相聞，此數家皆批發漣泗一帶，貿易之廣，爲城內所不及。淮陰舊醫團體有國醫公會，會員約六十人，出版物有醫聲，對於國藥泡製，主化驗甚力。然境內一般舊藥店，於此尙未能桴鼓相應；然視三家村藥店，近來外藥輸入，此中亦頗有洋貨，病真藥假，每不濟事；丸散膏丹取決於良心者，更無論矣。娃娃井又東爲雙當鋪街，又名仁義窪。通京大道自臧家碼頭來，過四門樓至此而北，直抵馬家大堰黃河邊。又渡黃經王家營而北上。今雙當鋪街以北，爲仁慈醫院所隔斷，惟南段尙存舊時車轍。若立醫院之門，舉眼南望，則見水塘縱橫，一片疏曠，廣陌出其中，石罅凸凹，蹄痕淺深

，入目皆饒古意。中道有都土地祠，荒陋與古路同色。每出巡，輿前有銜牌二：一爲大漢獻帝，一爲都土福神。蓋此地在乾隆以前屬山陽縣，曹丕奉獻帝爲山陽公，里人不明州郡沿革，遂妄以此地當之也。

仁慈醫院

既經仁慈醫院，不容過門而不入，遂皆投謁而參觀焉。美籍院長鍾仁溥，美醫師林嘉美，皆殷勤導觀，並識中外籍醫師共六七人。初入，見一跛者拄杖守門，使人斗憶佛寺之韋陀。蓋此人因病得救，遂息心基督，終身執役而不去云。林先生最滑稽，能爲道地清江話，中國儒書，多能成誦。自言「光緒二十四年，來此創辦醫院，其初在老壩口福音堂中，規模不大。後來在此購地，自行建築三層洋樓五幢，平房一百餘間，現在共有普通男病床二百十六張，女病床一百零六張。其始病人不

四十年來 林嘉美

我僑居中國的清江浦，已逾四十載，此地的一切，均與我甚親近，此地可笑是我的第二故鄉。蘇北日報王先生慕陽因元旦增刊，找我寫點文章，我平常很看得起這報紙，因爲他們有學問又能公道，我不得不說幾句話。我記得我初到清江浦來的時候，從鎮江包三艙南灣子，祇要三吊錢，走了八天纔到，那時南方的大員到都城

敢開津，甚至懷疑，甚至造謠；現在每天門診已有二百號左右，全年住院病人，約有三千名到三千五百名，到此地步，很不容易！」言次，衆皆驚佩。於是掠草地而西，過洋樓，參觀病房。見男女護士三四十人，幢幢往來，各執其事，其南有短籬爲醫師住宅，冬青老屋，望之如神仙居。樓頭小憩，又談痞塊病，曹醫師言：「此病西名黑熱病，來自泰安，漸次南犯，蔓延猖獗，日多一日，初用吐酒石治療劑，不甚見功。民國十八年，因美國慈善家之贊助，改用新斯錫波霜劑，初時就診者才十五人，至次年十一月，就診者達二千五百餘人，完全治愈者達二千人。二十年，本院遂專設黑熱病院，有病床一百零六張，全年診治已達三千人矣。」吾儕久知此病之嚴重性，聞曹君言，私幸治療之有所。承曹君留飯，座有錢吳諸醫師。酒杯在手

北京，都要經過此地。所以此地是個「南船北馬」的通衢大道，那時的重要和熱鬧，可想而知了。那時沒有學校，都是人家請塾師教讀，女子多是纏足，男子是拖着髮辮，我們的醫院初辦，人家都懷疑害怕，生產的婦女，遇到難產，甯願死都不到我這裏來。光緒三十二年大瘟疫，有八百多難民患斑疹傷寒，地方上人幫助我在鐵心壩，設隔離病院，不然傳

，談興忽生。語及此處居民之迷信，有可噴飯者。蓋院門外有磚塔一座，不知建自何年，殆爲方外埋骨之所。一夕里人相語，因及斯塔。某甲忽發奇論，謂「本坊有此磚塔，無怪閭里之多貧也。」衆爭問故。某甲曰：「是名地錐，不去無望！」於是相約，由各家婦孺，日就塔基盜抽一磚，不數月而塔仆地，此二十三年事也。吾儕聞言，因舉杯相賀曰：而今而後，貴院左右皆富家翁矣！

賽珍珠
與淮陰

又談傳教事：某君更以賽珍珠女士爲題材，所聞益多。女士，長老會名牧師賽兆祥之次女也。生四個月，隨父母來華，住清江浦。其遊侶除一妹外，皆當地之中國小孩。幼時有年老保姆，教以華語。白髮龍鍾，所講不外內地田家生活，以及荒年忍餓，瘟疫連村，土匪四起，一家不得安枕之種種悲劇。女士資性聰

染就可怕了。

那時的商業還好，但沒有銀行，農人也能自給。

地方上的人，如王軛階，吳溫叟，吳子良，高餘沖，聞漱泉，王斗符，孫鏡清，王叔相這些人，他們都是熱心爲地方做事，德行很好，可惜現在已多數死了！

現在呢，交通有輪船有汽車了，教育有幾個省立及私立的大規模學校。

衛生有公私醫院甚多。這

敏，兼富同情心，所居爲城外一小洋房，地勢高曷，境界閒僻，推窗可觀村景，入夜可聞角聲，觸眼生悲，會心不遠。稍長讀書上海，十七赴美，在佛吉尼亞州肄業大學，畢業又來華。一九二八年，遂寫其名作大地 Good Earth 於南京。此書全以中國農村爲背景，近又有胡仲持君譯本。風行中美兩邦。若論其著作動機，描寫對象，則此幼時教語扶行之白髮村媪，實有絕大關係。蓋女士過去生活中，在中國者已二十七年，而淮陰尤其第二故鄉也。

水渡

在院飯已，遂與諸醫師辭，出東圩門，行水渡口大街，訪明建之法華庵，大殿有仆碑，中

斷爲二，廟貌不甚修整，其前已賃爲民居。相傳某歲歲底，城中菜館休業期間，有酒保數十人，來此庵中，燒齊心紙，各立洪誓，謂同行中人，倘有爲客打酒，竟不騎驢者

都是進步。但是土匪現在比以前多了。

將來我希望的是三件：①導淮要把他做成功，這與江蘇北部很有利益的，成功就可免掉像光緒三十二年，民國十年，民國二十年的大水了。②剿清土匪，土匪使人不得安居樂業，阻止社會上的進步，希望把他撲滅。③痞塊病也要撲滅，他無形中害人，比土匪還厲害。

廿四、一、一、蘇北日報

，天誅地滅，雷打火燒。不意城中一秀才，踏雪尋詩，闖然直入。見一羣店小工，正在羅拜，不覺失聲，連呼嘖嘖。於是此事遂爲揭破。自雙當鋪街至此，無大商店，宛如鄉集，而保衛團較有精神，此庵中亦有土兵把守。默觀市井，大約光棍游手，所不能無。水渡口街中亦有石路，東頭漸多錯落，豬牛行散在街後，城隍廟在其東，此縣城隍也。以意在下鄉，未卽留連，遂由城隍廟北上隄東行。隄高而不整，衝塌陵夷，可步而不可車。自下望之，酷似陝甘一帶之黃土層。隄之左右皆有滌水，南曰外塘，如湖泊；北曰內塘，如溝瀆。中間連以磚橋，一僧募金所建，土人因以其名名之，曰×和橋。外塘之水終年不乾，俗名大口子，蓋乾隆卅九年黃河漫口，由兵四堡（鉄心壩東）大溜直下，此地以東，如洪福莊等處皆爲水鄉。後雖堵合，而遺跡終存。此間居民家有網罟，村有舟楫，賣魚糶米，恃以終歲。一領綠簑衣，子孫寶之。隄北有玉皇閣，山門久圯，野殿露立，梁上有字一行云：康熙五十年，住持道士王太唯創建。門外有巨槐，下如龍爪，上如車蓋，夏間能令十里外行人，望影投息，呼之爲活棋杆。居民既近水泊，打魚種菜，家家所同，土質爲兩合土，燥濕得中，澆灌又勤，故所出菜秧，遠近珍求。或謂其菜

之肥，能令葉柄形圓，葉有七絲，有此特徵，故他處庸蔬，不易逃於老饕之目云。

黃河
鐵牛

玉皇閣去黃河最近。爰以鄉導爲老馬，觀鐵牛於鐵心壩。說部中李達號鐵牛，程知節之子亦號鐵牛，蓋牛已多力，又生鉄澆成，其堅可想，宜康熙河臣鑄之以鎮水勢也。牛背爲牧童摩挲，光滑可鑑；牛角因傳此物好夜出齧麥，被有識者敲斷其一，一方之麥賴以保全。沿河平沙莽莽，河身多成麥田，河心穿井兩三處，對岸人家提甕出汲於此。朔風野大，凍雲不飛，入眼處但有荒涼，但有淒緊，令人長憶放翁「黃河鉄牛僵不動」之句。宜南士過此，指爲淮陰農村社會之象徵也。然吾有怪者，每次有客過境，各縣導遊者皆指鉄牛爲唯一古蹟，其實鉄牛何足算？高郵寶應，皆有此物。豈他處無可觀之古蹟耶？既不可留，遂循黃河南隄，行五六里而至洪福莊。此地乾隆時曾被水患，今煙戶散處，尙稱稠密，然觀其東境，有團汪范家窪之名，則地勢之下，又不問而可知也。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縣警察隊隊長朱子來此捕匪，濫捕農民蔣殿成孫得元二人，交傷警及特務隊看守，竟遭殺害，拋尸汪中。嗣經控省查實，由高等法院判處徒刑一年。是爲洪福莊慘案。

誕登
問禪

既至洪福莊遂遊洪福寺，即今之誕登寺也。曲水繞屋，深樹藏門，齋廚燒落葉爲薪，老僧指白雲作客。是誠塵囂所不侵，車馬所未嘗到。吾儕望樹疑村，見橋識路，既入寶山，遂瞻丈室。知客僧烹茶款客，與語斯寺歷史，至爲周悉。蓋洪福寺本古刹，在今寺西。今寺乃菩提社。清初有僧松如游方過此，因串珠散落，俯拾皆得，因發願建社，名曰菩提。洪福寺有康熙賜聯，乾隆三十九年，老壩口溢，帝觀黃水，駐蹕於斯。是日適帝生日，因名誕登。未幾，即以菩提社併入。咸豐初，僧松匡大修此字，廟貌中興焉。案誕登二字，本出尚書，乾隆以壇賜額，自是佛家「到彼岸」之義；謂因生日，未必卽然。特異說如斯，由來已久，姑存之耳。壁張松厓大師行樂圖，名畫家方應祥作，清泉白石，修竹甘蕉，一龐眉古德執卷危坐其間，視端容寂，氣定神閒，真有道者之相也。余問畫得像否？僧曰「甚像！」屏風後又有千手觀音像一，亦應祥所作，余不諳彫塑，然久耳方氏之名，不覺瞻玩久之。茶話未幾，輒影已移，乃辭出。僧指歸路，且語客曰：「此寺前後簷皆泓子，惟寺基獨高耳。」吾儕審視之，誠如僧言。

臧家碼頭一帶

由誕登寺西南行，約十里而至裏河北岸之圓通寺，一小廟耳。其先庸有所觀，今則摧頽已甚，三間古屋，一方小院而已。然有足重者，則寺東之

山陽行，卽淮陰淮安二縣分界之點。門前流水直瀉東南，公路直通揚鎮。山陽查恂叔詩云：「嫩黃柳色水邊含，清浦人家聚一灣，十里長堤平似掌，暖風斜日到淮關。」陸行之樂也。浙人陳吟伯詩云：「水程九十夜三更，月白霜寒沙渚明，一枕夢回篷背曉，賣魚聲裏到淮城。」水行之樂也。今陸有汽車，不辨水邊柳色；河有輪舟，不知篷背月明矣。寺西爲臧家碼頭，舊爲淮鹽出江之口岸，有清楊鐵路，民國十七年拆毀；有揚衆車稅務局，民國十九年撤廢。此來所見，但有千根桅杆，密集川上，靜待春水方生，便可張帆南下。又有溜圈行，專爲南客送豬上船。其法於碼頭近水處預安木籠，形若豕圈；又有木製跑道，與圈相連，其用如跳板。豬見圈便入，得路便行，前後相續，不能自己。如是雖百數十頭，不難次第安穩上船。此種巧思，殊不在桔槔、轆轤之下；使生今日，亦一有數之發明家矣。又有船行過儀行，皆在近河一帶，多不可記。臧局左近，爲公路管理處揚清綫車站所在，日開一次，直達高郵，更用輪渡以至揚州，爲民國二十三年之新

事業。惜車輛不多，每使旅客有後至之悔；又土路通車，遇陰雨則不可行，是其缺點也。

。堤北沮洳一片，有蘆

花蕩之稱。覺津寺在其

偏東，紅牆照水，氣象

開朗，吾儕下堤叩關，

隨喜一番而回。茲寺山

門有水漂韋陀像，殿角

有石刻吳道子飄海觀音

像，董其昌爲題一絕，

殿中又有旃檀佛瑞像，

是爲覺津三寶。餘則屋

舍略多於誕登，然無足

，鹿頭爲之大起，皆清淮道中之行客也。爾來人力車爲攬客計，皆於車上張洋布白棚，



覺 津 寺

述者。傍堤多逃荒所居

，皆蓬舍，婦孺爲多，

盡出行乞，夜歸止宿。

其人多山東費縣臨沂一

帶鄉民，趁農隙南來，

逢春卽去，歲以爲常。

過臧家碼

東土
圩門

頭，沿河而

西，約一里而至東土圩

門，時則斜日蒼黃，照

眼生繚。道上車馱僕僕

滿遮日光，氣象頓覺飛揚，入眼愈形熱鬧；益以馱隊鈴聲，馱夫鞭影，跨者心娛，行者氣塞矣！入圩門，有山西會館，湖南會館，比隣而居。山西館爲駁豬業公會所在，該會又設私立新民小學一所於館內。小學創於民國二十四年春間，男生教室在關帝殿，女生教室在戲台上。吾儕入觀，正值籌辦方始，油漆未乾，一校工言計劃如是。館中屋舍雲連，凡四五進，每進而地益高，自門外望之，最後者如在天上。其第三進爲亞細亞煤油棧，有甚夫之儲油庫，其上大書「不許吸煙」四字。地下有鉄管，上連油庫，下達門外船埠。煤油一業，吾縣首推美商美孚，其後英商亞細亞繼之，兩家相競，銷路已不如前。迨中俄復交，俄商光華油又來華傾銷，一時拚市結束，售價驟低，存貨山積。然未幾又互相諒解，整齊步調，畫一價格，從此消費之家，又在聯合征服下矣。湖南館房屋不多，院落不小。十八年曾爲粵中幫豬商所僱居，所收但爲豬腔，有冰房地窖，鹽漬半月，船載而南，遠銷日本諸地。一歲中五月望至七月望停莊，凡小豬瘦豬，皆充此選。一時貿易亦盛，但未久即停。今山東中興煤礦公司分銷處設此，吾蘇運河一帶，上有響灣，下卽本埠，清淮高寶，取給於斯。館側有萬公祠，祀知縣萬青選，咸同軍興時之循吏也。

洋橋

又西百步，遂抵洋橋

，是為清淮間車駟總站

。橋為光緒二十四年漕

督松椿所建，故志書稱

曰松公橋。橋側陸有茶

館，水有泊船，往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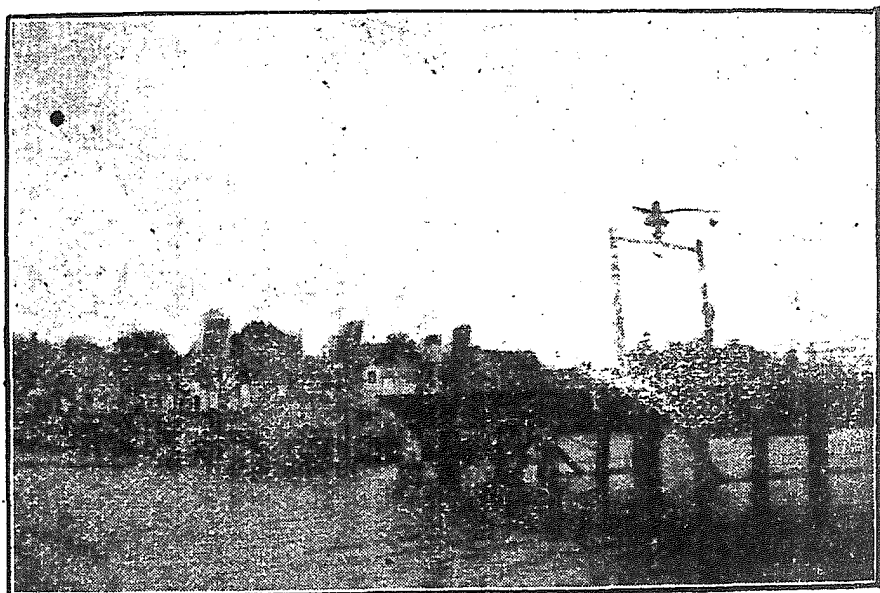
夫如織，充分表現碼頭

氣味。橋上有鐵軌，南

端有絞關，有高桅駛過

每歲中元，府城隍縣城隍及都土地結隊遊行，至河北厲壇休息，然後分別回衙，其事最

盛，費錢亦最多。都土地騶從過關帝廟，則關帝為之掩門，以都土地乃漢之孝獻，君臣



洋橋

，隨時抽放，斯乃西法

，故曰洋橋。民國三年

，江北護軍使劉之潔封

翁來浦做壽，傾城迎觀

，橋上立者太衆，重心

偏於一邊，誼呼聲中，

三十餘人同時落水。今

茲所過，平直堅牢，則

近歲淮陰商會修理者也

。過橋行運河南岸，有

府城隍廟，未入觀。聞

之禮不可廢也。南岸沿河祠祀最繁，曰栗大王廟，曰吳公祠，曰淮陰孝子公祠。栗廟祀河督粟毓美，吳祠祀漕督吳棠，孝子祠祀戴孝子等。第一路軍總指揮陳調元立石孝子祠之門，大書「爲人之本」四字，過其前者莫不悚敬。更西過杯度庵，則福運招商諸輪局，旌旗招展，又入目成長蛇陣矣。

第二節 城內及北郊

廣蔭庵 及菜市

東郊遊罷，仍由安瀾門入。其次日，重過都天廟，遂至廣蔭庵。庵非名刹，不足與慈雲諸山比。然四方遊客，多聞其名，則以黃花道人真蹟在之故。道人清中葉畫師，偶過清江，冷菴寄宿，一日大醉，濡墨寫清古奇四柏樹於殿壁，頃刻而成，識者賞焉。吾儕入觀，僅見其二，高如真樹，影動龍蛇，幹排雷雨，氣象端的不凡。更詢他二樹所在，菴僧以壁壞對：同人相顧默然。菴西一帶爲張仙樓街，人家皆前有市廛，後臨池沼，夏令茶肆生涯，頗爲不惡。大抵午前最堪閒坐，一交未初，

清唱者抱胡琴來矣。吾儕沿街西行，遂經菜市而入公安局。菜市爲江北提督沈瑜慶所立，乃浦中有關公共衛生之第一設備。時值隆冬，野味競陳，皆湖濱弋人所得，依其大小，有對鴨四鴨六鴨八鴨諸名目。地上鴨毛如積雪，腥臊之味，隨風入鼻，不可久佇，遂行。公安局舊爲守備署，設於光緒三十二年，當時警士調自北洋，經費全出省庫，新興氣象，自然不凡。此次造訪局員，乃知今非昔比。蓋二十三年一月，省府以淮陰公安局，長警僅二百有三名，經費併省庫月助之二千元計之，僅得三千元有奇，遂降爲三等局，自二十四年三月實行改組，規模頓不如前矣。問答未已，主人言今日有城廂軍警聯合總檢查之舉，遂興辭而出，經守府巷西南行而達商會。

淮陰商業
今昔談

商會在游府街，門隅爲一說書場，石路傾斜，並非鬧市。然一角紅樓，下臨清渠，說者謂爲袁江四景之一，其三景，則予忘之矣。當此樓初築時，城中殆無洋房，故遊者羨焉。吾儕既至，投刺請見。一常務主席銜菸斗出談，談次，知浦中商人團體，已視革命前爲有組織。蓋淮陰共有同業公會三十種，商會卽由各公會代表選舉而成。所辦事業，有小學，有新商報，有商團，與教育會工會農會同爲合法

的民衆團體之一。然商會有視他團體爲獨勞者。大兵駐境，給養不敷，明爲暫借，實同勒索；或城區籌防，商會必攤最多捐額。此其所苦也。衆問清江商務盛衰之由，主人言：「淮陰地處江北中心，漣泗沭商店咸來批貨，商路雖小，未嘗不可爲。但農村爲主顧大宗，金錢爲商家命脈。頻年農村破產，今秋忍痛出新穀，明春舉債易種子，莊戶疲瘠，百事苟且，小姑亦何暇作城中之眉？於是存貨如山，無法出脫，雖折本求現，不願如故也。城廂鋪戶，有實本者能有幾家，亦無非向江南大貨棧，先行運售，然後歸款，當結賬之時，此關殊不易度。數年以前，浦中有錢莊可資周轉。年關難過，可喫「開期。」然錢莊實本無過五萬元者，平時惟恃吸收存款。民二十大水，提款者紛紛而至，存款者不能源源而來。又加滬鎮大錢莊倒閉，來源益感缺乏。於是浦中錢莊不能放款，僅做外莊生意；而外莊又因都市不景氣，土貨滯銷，其結果祇有資本虧盡，宣告停業。蓋自二十三年起，清江錢莊無一家矣。一般鋪戶缺乏，何異嬰兒失乳？幸一二年來，中央中國交通上海農民五銀行次第設分行或支行於清江，各店結賬時，多以存貨抵借現款。初辦時，交通押貨最多，多至三十餘萬元；他行亦不相上下。近年來，上海銀行最善拉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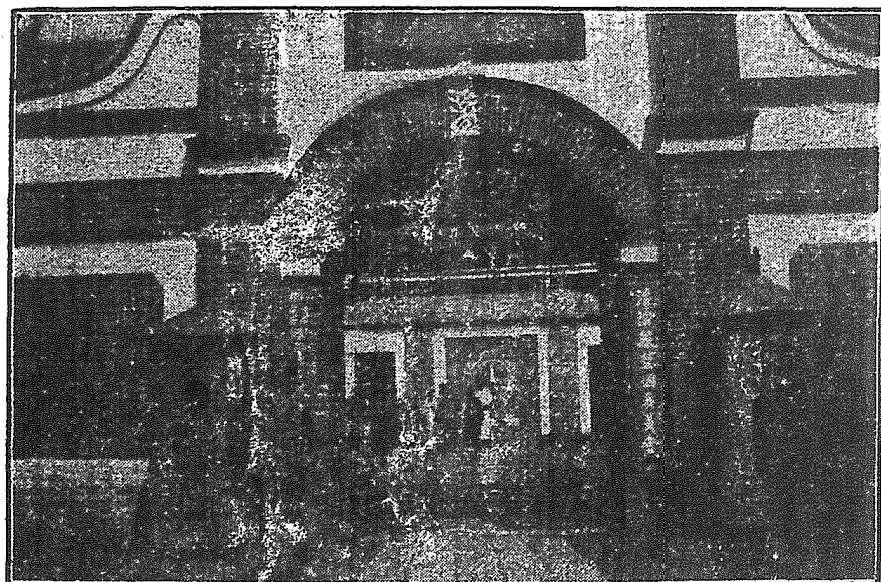
，雖星期亦不停業，押借額亦甚鉅。農民銀行特重合作放款，及農業倉庫之辦理儲押，此則直接調劑農村金融，而間接使商店食其利。浦垣商務，所以稍呈活氣，獨以此耳。

「吾儕由東門入，私訝浦中新設之銀行，無乃太多；聞主人言，乃知商界一綫生機，端在於此。因所談不少，不敢再以他語相溷，於是辭出。」

淮陰縣
政府

出商會
，經通游

巷至鎮署街，西行經草市口後街，遂入縣政府



淮陰縣政府

。縣政府本河庫道署，乾隆遷縣之後，初傍斗姥宮，（後為都司署）尋依慈雲寺，同治二年，乃三遷而至於此。大門新建，藍地金字，縣長陳步蟾書。兩旁八字牆，批示如麻。門旁大小牌，若壯丁隊禁烟委員會之類，不可勝記。大門之西為大堂，大堂

之爲二堂，二堂之後爲縣長住宅。由大門至大堂，兩廳衡宇相對；近大門處，東有壯丁隊，西有看守所；近大堂處，東西皆吏房，東爲推收所，西爲錢糧櫃。大堂本身，昔時無所用之，今則改爲法庭。由大門至此，所接於目者，可以兩字作評語，曰整曰嚴。二堂爲預審庭，東西花廳，皆各科治事之所，則可以一言蔽之，曰幹。吾儕至此，覺千頭萬緒，欲有問於縣長，而縣長適晉省，祕書出見。吾儕團體中凡五人，事先曾相約，各拈一事以求解答。至是先由團長起問：「縣政府之組織如何？」

縣府
組織

祕書曰：「淮陰本三等縣，今年春間，省政府主席陳果夫，以淮陰地形都要，乃軍事政治之中心，爰開會議決，自二十四年度起，改二等縣，月支行政費一千九百二十一元五角。其所不敷者，得由省府撥款補助。故現制自縣長而下，凡設祕書一人，科長三人，督學一人，科員九人，教委二人，技衛主任一人，技術員二人，收發主任一人，書記員及事務員各若干人，此一般之組織也。其職員之屬於司法者，則有承審員一人，管獄員兼看守所長一人，繕狀處主任一人，司法書記及錄事各若干人。屬於財政者，又有會計主任一人，田賦徵收處主任一人，推收所主任一人，雜捐徵收

主任一人。屬於建設者，又有合作指導員一人，度量衡檢定員一人。屬於保安隊者，又有訓練主任一人，分隊長一人，隊警三百二十人，而縣長又自兼壯丁隊大隊長。故一門之內，官員胥吏兵丁差役，無慮五六百人。有如許人員，宜乎縣中大小公事，無一不辦。其實亦正難言。一方祕書之背誦公務員名額，如讀摺紳全書，聞者正苦耳不勝聽，手不勝寫；至此戛然而止，衆皆瞠目。祕書舉茗滿引，仰面久之，大書十六字於案曰：「承轉過繁，推進不易；空文太多，實事太少。」吾人聞之，莫不心服！

淮陰
警衛

於是高等顧問更拈他事相問曰：「淮陰之警衛如何？」祕書曰：「淮陰縣有兵力，初名警備隊，革命後改名公安隊，尋又改警察隊，二十四年四月後，始改編爲保安隊。未改編時，有長警三百二十名，有械一百七十七枝，省保安處長項致莊以人數僅足兩隊，乃與漣水合編爲三十一大隊，稱爲騎車第二獨立分隊。當革命以前，王振鵬作警備隊管帶，捕匪最力，以六十老將，乘所製鉄板車，出入匪巢，只知忠於職守，未知惜死，更不解錢爲何物。一朝解柄，竟遭狙害於鎮江。自是任公安隊或警察隊大隊長者，亦遂未見有若王振鵬其人。而其間良莠不齊，所生奸弊，胡可勝言？項

處長之縮編，所以一指揮，便調遣，乃統一組織上必不可少之舉也。又有壯丁隊，為此番施行清剿後善後計畫之一。淮陰保甲完成最早，故編練壯丁隊亦最容易。照章凡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之壯丁皆須編入，縣為大隊，區為中隊，鄉鎮為分隊。以期樹立民衆自衛基礎，代替前此有名無實之保衛團。此事正在編練中，預計練成之後，全縣當有壯丁六萬四千人。」

我思王振鵬

善之

笑曰：「足下可謂

淮陰
財政

秘書

言至此

，鄉導卒然問曰：「以保甲肅清匪源，吾民所不能忘也。然淮陰錢糧太重，不識最近亦有利民之政否？」秘書

前日剿匪宣傳中程天放之演辭。謂朱毛方邵輩。其初止一二人之盜賊。最多亦不過槍一二百枝。乃至今日。合各省數十萬之大兵。猶不能克。吾因有感於貪官污吏之縱寇殃民。其罪至不可勝誅也。當其時待三四精悍之捕快。靈巧之偵探。一網打盡矣。何至於糜爛若此。即如江蘇之淮北。素以匪聞。當民國十五年以前。長蘇者皆弄兵之軍閥。而鎮將則盜魁之××

關心財政者矣。縣政府過去積弊，全在錢糧。自來縣長多因受櫃書之重賂而不敢頂真；其次雖不受苞苴，而徵收費據為私有；櫃書册書既無薪工，

則侵漁自更爲合理之事。故遇鄉民赴櫃，任意浮收，串面既無銀數，祇有聽其需索。至於徵存之款，用途全無計算，以致收支不能相抵，則歷任大都如此。萬一上方

××××。區區一王振鵬。當淮南北之交。哀警備隊數百人器械不精，訓練不足。竟能東西剿捕。遏逆燄於方張。垂至今日。匪不能得勢於江北者。王氏一人之力也。不然者。江北之港汊溝塍。其可爲匪憑者。何以異於江西之崇山峻嶺。而外瀕大海。其接濟之來源。又非江西內地之比。以江西之大。軍師旅團長之貴。而不得一王振鵬。遂令人有爲虺不摧爲蛇奈何之歎。——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江蘇報——

勒索孝敬，縣長不敢逡巡，則一筆糊塗賬，更難交代。聞此邦人言，不知若干年前，有十三月不發警備餉項之事。此係風聞，未必卽有。然是時之吏治可以思矣。現

任省府主席及諸廳長，皆潔己奉公，爲民除弊，每年必召集縣長，訂定該年度預算，以爲收支標準。民國廿四年度預算數，爲三十萬四千二百零四元，有會計主任監督收支，有農民銀行爲本縣金庫，存儲動支，皆非縣長一人所得而擅。至於徵收錢糧，則明定薪額，每年凡四千餘元。徵收處分計算收款發串三部，各司其事，中飽之弊完全剔除。逆

計他日收稅機關，將不在糧櫃而在銀行，此事不遠，可預必也。」秘書談笑而道，吾儕亦覺縣政曙光，恍在目前。因言於秘書，鄉民完糧，須經三部，而計算部太擠，等候需時，此亦當求便民之道。秘書頷首者再。最後鄉導又言：「財政經此番整理，可期變黑暗爲光明，但人民負擔，終苦太重。秘書言：「此邦百姓爲附加稅所苦，民國二十二年時，曾超過正稅十二倍以上，現雖稍加釐定，而所超仍巨。此事須待土地陳報實行後，溢田既多，必有普減之望。目下淮陰歲入，田賦縣稅約占百分之七十五，關係甚大，殆難遽減也。」

淮陰教育
及建設

於是攝影師起立發言曰：「行政之事萬端，而教養之事爲急。秘書如不憚煩，請更就淮陰教育建設兩者，爲簡單之報告可乎？」秘書笑曰：「余終日見客多矣，無如諸君之善問者，然吾固樂爲諸君言之也。淮陰因教費在不滿十二萬元之列，民國二十一年奉省令廢局設科，統於縣長。此事或謂不如設局之專；然行政上之便利亦有不可忽視者。現在淮陰教育，有最可慶幸者二端：其一，常年經費僅五萬四千元有奇，而所辦事業，色色俱備。計辦高小十五級，初小一百五十餘級，其他社

會教育，亦復應有盡有，合於勞費小而事業大之經濟原則，而各小學中，絕無掛牌支薪者。其二，經費整理就緒，每月以第一星期日發放薪水。四鄉小學校長，不致如未整理時之守候奔波，疲於行路；或寶山空手，又賸旅資。此皆近五年來改進之大端也。但有一事，使人不勝其同情者，即小學校長俸給太低，初小尤甚。除城廂初小外，皆每年每學級一百四十四元；換言之即以每月十二元之待遇，今其包辦一級學校。每日除行政規劃，課業處理，人事應酬外，須任六節二百七十分鐘以上之規程。其學校偏僻者，口乾舌燥，茶水無從。有若干校長，於課後尙須自謀炊爨。此種苦境，非惟各界所無，即他縣亦不經見也！」攝影師曰：「然則建設事業如何？」祕書續曰：「淮陰建設經費，每年實收總數在二萬元以下，既不能設局，亦不足設科，僅在縣府設主任科員一人，技術員二人，屬第一科。自民國二十年以來，此邦迭有水患，建設人員疲於防堵，風餐露宿，新聞紙殆不絕書。蓋經費雖微，責任固綦重也。其新辦事業之有關建設者，如合作社之組織，目前爲數已近八十，不可謂不發達。但欲推行盡利，仍非得農民銀行爲之後盾不可。且現有合作社中，仍是信用居多，而生產運銷則少，似此情形，農家副業何由提倡

？此必須多加訓練者也。其次度量衡檢定事項，亦有專員。近來因推行新制，不時下鄉檢查舊器。諸君閱蘇北日報之社會鱗爪錄，當常見之。至農業推廣所，其事亦在建設範圍，然規模較大，宜徑觀本場，乃得其概，非口舌所能詳也。」

淮陰
司法

四人既各有所詢，祕書亦皆言之無倦，於是余以本團速記生地位，亦起立於司法行政，有所詢質。祕書答曰：「淮陰民情健訟，每月收狀六七十起，

統計盜匪約十之七，傷害約十之二，煙賭及其他民事約十之一。在此情狀下，以一承審員當之，殊喫不消。人民渴望正式設立地方法院，上級機關亦有分期添設之議，而訖未實現。看守所沿用舊日監舍，地址狹小，僅容一百四十人。去年奉令添建十五間，全賴勸募而成。囚糧每人每日發給一角二分，固有經費不敷，亦復動需彌補。幸近年感化教育，賴第三科之合作，稍具監獄規模；舉辦工廠，亦在籌議之中。心誠求之，前途總有希望耳。」余問「縣長兼理司法，易以行政手續影響司法獨立；且行政機關，奔走請託，何所蔑有？此事得勿有困難否？」祕書言：「縣長廉明，斷無與承審員掣肘之理；至請託之來，自是深感困難之事。所以地方法院之設，不獨人民有此希望，即本府亦日祝

脫手之爲快也。」談至此，日影已下花磚數寸，余曰：「今日幸聞玉屑，此來可謂不虛。竊謂吾儕五人，如參貴府紀念週，而先生即担任紀念週之報告者，不佞則竊比於記錄者。現在報告已完，紀錄亦停筆。照開會秩序言，祇餘一種節目，即散會是也。」言次，主客皆拊掌，渾忘倦憊。於是主人送客出，至大堂而別。吾儕出門，見門側砌新舊石碑，不知凡幾。碑上滿塗白堊，與粉牆同色。因思立碑本以傳名，而今則過其前者，欲讀一字亦不可得，豈不重可嘆哉！然石碑易壞，口碑無窮，賢者宜知勉矣。

豐濟倉

由縣署東行，經草市口，至豐濟倉，倉有駐軍，未入觀。途中與高等顧問言，因知此倉有稻田二十三頃零，學田二十六頃零，旱穀田六十五頃，瓦草房二百餘間。每年可收稻二千石，收穀款三千元。同治九年，南皮狀元張之萬爲漕督，實爲此倉之興建者，而委候補知縣許佐廷董其事。佐廷熱心如宗教家，忠實如老蒼頭，愛護公物如保姆，任事十年，爲此倉訂立規條，永杜奸弊。繼任者不能盡如佐廷，甚且倚倉爲窟穴。地方官應遂不免勒借銀錢，視如外府。近年組織委員會管理其事，挪借之事永絕。荒年平糶，亦略有小效。然與備荒之事，所補究微。邑八程振六先生丙午水荒

罪言云：「有備而卒不足恃，與無備同。」其言痛切。甚願邑中熟諳倉務者一究改進之方也。豐濟倉房屋，爲公家租用者不少，吾儕過倉西行，道出康阜樓，必經導淮二區公地整理委員會，淮陰縣教育會之門，東轉又有康阜樓小學，皆倉產也。灘租局近改歸導淮會，爲整理公地之機關，所司不外驗照測量等事，凡本邑二區近湖之官產，未換單者，皆在整理範圍之內。其旁爲淮陰縣黨部，據民國二十二年省黨部統計，淮陰有男女黨員一百四十人。二十四年新預算，縣黨部歲支一萬四千四百元。

高等
分院

出康阜樓巷，經康小而至江蘇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謁院長訪問一切，書記官長出見。所談不能如縣府之詳，而大致亦可明白。蓋第一分院原轄二十二縣，今因徐州成立第四分院，於是第一分院僅轄淮淮漣泗鹽阜高寶與宿沭十一縣。院中有預審庭民事庭刑事庭，又有附設之地方庭。每年經費約在五萬三千元左右。另有看守所，在趙家樓，去年羅部長來浦視察，以所址狹小，將建新監，當勘張園贊化宮兩處，查核之餘，均不合用。時距開庭時間不遠，黑衣律師挾冊往來，威儀肅靜，大類西洋拉教士。其坐於休憩室者，皆手夾煙捲，對冊靜思。審視之頗多熟人，然吾儕不欲擾之

，乃辭出。見門端有字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係前任院長所錄，從前州縣皆有之，所謂戒石銘也。出門見對門一旅社，懸牌滿目，皆書某律師事務所字樣，不可勝記。旅社中所寓皆訴訟當事人，可謂門無雜賓。聞此邦人言：清江律師最多時達一百左右，近乃稍減。有律師公會，為律師界一種法定團體。上級法院來浦視察，必就公會而問焉。其中頗有獨行君子，非他埠之所可比也。

馬路頭

是夕歸逆旅，五人相謂曰：「今日所歷皆機關，見多少公務人員，腰酸已甚矣。明日欲回復疲勞，非下鄉不可。」於是決定路綫，投床而休。明日，日光自天窗射入，高等顧問先醒，大呼速起，於是各各下床，相約至石馬頭吃牛肉湯。出北門，緣河北大街東行。街中道路平直，然不若越關以東至娃娃井之熱鬧。冰霜在地，石頭路滑，但見數家旅店，三五車夫啜辣湯於其門。餘則小店鋪居多，住戶亦不少。街後有大汪，東西長三里，未築圩時，與西門外之鑿汪相通。人家缺處可見。過馬路頭，市容漸整齊，有錢莊米店郵局電局，撐持場面。交通部淮陰電話局，亦附設電局中。高等顧問言：河北大街，前數年每夏皆有南客在此開設繭行，生涯不惡。近來絲業不振

，南客不來，但有本地絲綢，自買自製，一落千丈矣。當其盛時，河北有真行，有假行。真行一二家，假行可二十餘家。鄉人挑繭過市，二十餘家此拖彼拉，狀如風靡，皆自謂真行，公然誘騙。然皆無實本，故以低價買得後，立時賣入真行，坐取差額，一季至少可得二三十元。有時數家爭客，往往動武，真怪現象也。真行雖有善價，然亦欺人。所謂「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是也。又東見交通銀行倉庫，所儲皆商店押貨，市中金融，賴以流通。大概貨價百元，可押款七十元。

專員公署

又東，過一大宅，警衛森密，門右大書曰：淮陰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又一牌曰：江蘇第七區臨時剿匪指揮部。吾儕雖各肄業學校，不值假期，

不返家園，然王專員德溥治匪之有決心，與善後之有辦法，則遐邇皆知。今過其門，豈得不正式訪問？於是投刺而入，專員傳語：「刻有要公，能待一小時否？」衆皆願少待，於是會客室中，五人談天。就中攝影師速記生皆鄉居，故始雖拉雜，未幾而集中於盜匪問題。攝影師曰：「吾縣在十年前，匪皆在邊境，時去時來，不足爲大患。自民國十九年漁溝三柯樹之變，嘯聚焚掠，寬長數十里，燎原之勢始成。此後繼以水災，兼之農

村破產，貧者爲生活所迫，相率扛槍；富者不得獨全，遂亦不免站一條綫上。此中與幫會有密切關係。幫會中人，不皆爲匪類，而匪類則頗利用此種組織。其開堂收徒，以多爲貴，稱曰師生，不用舊時師父徒弟之名。爲師者固足稱豪，爲徒者亦深得庇蔭之益；馴至農工商學，亦多以發生關係爲榮。第一等人窩藏奸漢，坐地分贓；其次雖無所利，然亦敷衍，資其福庇。若無關係者，匪稱曰白頸子，其人卽不能安居，非遷入城市不可。若蓄槍建堡，公然爲敵，其結果鮮能幸存者也。故近三數年，鄉村所餘者，土匪而外，卽爲不足措意之小自耕農或佃農。匪不得大戶，卽用「索場」或「邀灘」之法，前者沿門責供，後者捉人徧搜。匪勢猖獗，已臻極度。同時城鎮危險，亦臻極度。乃至城中某處常見藏槍，某處常見肉票。集鎮則倚駐軍爲長城，兵來則喜，兵去則憂。至於根本辦法，祇存理論，保匪者恐後，報匪者無人，有偶語者，命在頃刻。自廿四年王專員來浦，設立臨時剿匪指揮部，以「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爲口號，除實施清剿外，尤重在檢舉巨室豪紳以絕其通庇。其最澈底之語曰：「雖除草傷苗，亦所不惜。」今日淮陰老百姓，所以去喪亂而臻太平，復返於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之理想境界者，淮陰區王專員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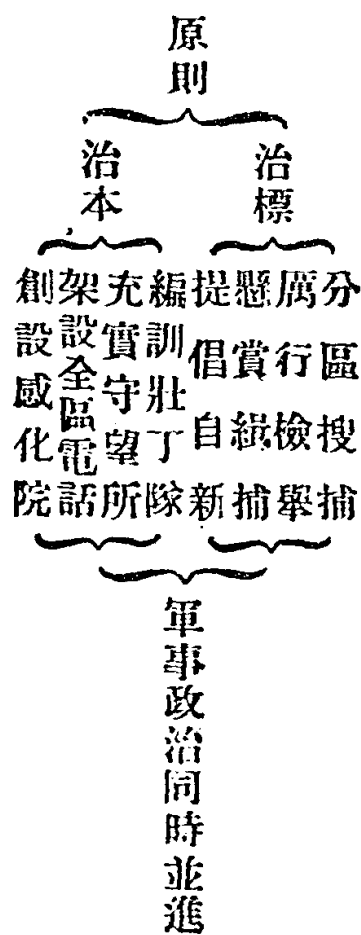
也。」語未畢而專員至。

專員公署二

專員，瀋陽人，長身微髭，貌威猛，而卽之也溫。吾儕已聞攝影師所言，不啻爲專員剿匪工作作一緒論，至是乃請略道剿匪之經過。專員曰：「

淮陰區轄淮陰淮安寶應漣水泗陽宿遷六縣。自廿四年三月起決定本區中心工作爲安定社會。而安定社會，在目前最切者無逾於肅清匪患。於是除淮安寶應兩縣外，皆劃爲清剿區域。又三分之一：第一清剿區爲宿遷全境及泗陽北境，省保安第一團任之；第二清剿區爲淮陰全境及泗陽南境，省保安第四團任之；第三清剿區爲漣水全境，第九旅第十八團三營任之。就淮陰言，團長賈韞山自四月十九日開始出發，至七月三日結束，其辦理檢舉異常切實，搜捕匪類異常敏捷，處理匪犯異常慎重，故能民不驚擾，而地方安定。統計淮陰縣境，檢舉者千餘，捕獲者二百餘，自新者一百餘，被處死刑者，一二十人而已。而地方業已大定。蓋淮陰匪首如范小猴子浦長貴等，皆積年大猾，擒賊擒王，小醜自然消滅也。」語至此，吾儕有以根本辦法所在爲問者。專員曰：「安定社會計畫，以剿匪始，然絕非終於剿匪者。」因取筆在上作一表解，指示吾儕曰：「此爲本區所定之原

則。」



「目前治標已過，治本業已開始。君等此番周行各區，隨處可見青衣健兒之壯丁隊，在各保之守望所晝夜服務。本縣電話業已徧設。感化所在本城普應寺，教養匪犯一千餘名，諒君等亦定往參觀也。」語畢，吾儕以專員日理衆務，不可數有所請，因遂與辭。出門見有新公布之取締訟師辦法，蓋專員公署近有逮捕訟師之舉，文中謂「此輩惟利是圖，既釀匪禍於先，復助盜匪張目於後，職爲亂階，實堪痛恨！」其訂此辦法，大以抵撰狀處爲代當事人撰繕誓狀之機關。處中職員，不得僱用訟師或本地人士。蓋進惡必遠，固與清盜無二致也。

石馬頭

又東，抵石馬頭街，腹中飢腸再嘯，遂投道東一牛肉店，吃牛肉湯。牛肉爲回教食品，石馬頭又教徒聚居之地，故東有牛行，北有宰牛場。官府收屠宰之捐，商賈擅皮革之利，煮湯零售，又其小焉者耳。然湯味極厚，視南方之水牛肉超勝十倍。又有羊肉，可以下酒，亦教門專利之品。於是斟高糧，就牛羊冷片；既又食包子數器，佐以蒸氣如雲之熱湯，小飲大歡，各得醉飽。同人醉眼模糊，且食且談，因及石馬頭一帶之店鋪。蓋石馬頭無大商店，十字街北有米店二三家，西有雜貨店一家，東則車駱廠一家，小客棧三五家，外此則編竹絢繩之小工藝而已。雜貨店主人年過六十，猶遲眠早起，與店中夥友同宿櫃房內，布衣草履，無異僮廝。諸家近多折閱，而此店猶足以保本。車駱廠名王三盛，昔時海道未通，入京舉子皆於此扣車，都中皆知其名。今雖交通變易，駱車僅至沭陽，而其門猶可容駟馬。小客棧數家皆漣水人所開，漣人來浦多寓此；猶金陵之興泉客棧，多寓如皋泰興客也。談興方濃，而來客漸繁，主人雖不逐客，而客應會主人意，於是算賬付資而出。雖飽者五人，猶不滿千錢也。再東行則至洋橋水渡口，昨已經過，乃折而北行，過公安分局，出土圩門。此分局爲前清接官廳舊址

。本名萬柳園，其後舉辦警察，乃卽其地而改建焉。其對門爲一民營汽車公司，有車通板浦新浦，一日可達。

石馬頭
豬市

石馬頭土圩門外，有小河，東通老壩口，其上有石橋曰安涉橋，咸豐五年，茶菴僧廣達所募建者也。石馬頭建於雍正六年，其始僅十八丈，廣達結菴河上，憫其崎嶇，引而長之，又建安涉橋以代舊時之木橋，其願宏，其工鉅，故縣令吳棠作碑旌之。過橋而北，尙有四五十家之小市，豬行比戶而居。吾儕昔聞人言：淮陰商業，昔推鹽務；繼鹽務而起者，當推豬行。乃身入各行，參觀訪問，蓋石馬頭各行，皆以三六九爲集期，凡三十行，每行每集約扯收二十隻；每豬一隻，收用銀二角二分。有湖州幫客三家，甯波幫客十二家，設莊城內，專收豬隻，每年可收二十餘萬隻，而石馬頭最爲大宗。淮陰農民，莫不養豬，最少兩槽，五六月而可賣，趕冬趕年，各有計算。大抵小豬多宰售脫白豬行，爲南中火腿之原料。肥豬最合算者，爲自運阜甯之益林鎮，無人剝削，得價可善。然養豬之家惜無組織，如今日運銷合作社之類，故除去盤纏膏火，未必卽能合算；且益林行市如何，又未可預知，則祇有就近售賣之一法。而此中

又有直接間接之別：直接者，徑投豬行；間接者，售與豬販，由豬販更輾入豬行，取其什一之利者也。石馬頭較北鄉諸行，收豬爲多。豬入行後，暫行寄養。一有成數，則輾赴水渡口過圈，再用駁船裝至邵伯下之十里甸，兌交浙湖幫船隻接運南下。計每船可裝百餘隻，每隻收運費五角，有駁船業公會爲其組織之團體。吾儕來此，正值集期，但見門外道上，八成之族紛紛卸車，極癡肥臃腫之致。其四蹄及喙皆用繩扣，殆已半死。而下車之始，便須過秤，過秤以後，繼以剪毛；剪毛以後。又須敲牙。剪毛所以記重量，敲牙所以防上船之嚼傷船板。哀此蠢物，橫遭不仁。東坡詩曰：「我與何會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過豬行之門者，應有此種閔歎，正不待近庖廚而思輟箸矣。余視茲慘狀，不語久之。攝影師曰：「吾爲子講一事實。鄉人養豬，多築圈宅外，而偷豬之法特爲巧妙。其法於夜深月黑，攜酒浸饅頭多枚，至豬圈前，投以餉豬，豬食後輒醉若死。而此賊即跳入豬圈，負之而去。子曾聞之乎？」衆聞斯說，連呼妙妙，於是皆解顏，而與豬行主人辭。

自安涉橋至黃河外越隄，凡一里許，皆石路也。路旁有石燈柱，昔時甚多，今存者什

茶菴
道中

無二三。石路亦因行駛汽車之故，改築土路，然路基猶甚高聳。近隄有茶菴，本名普濟禪林，乃廣達修行之地。因有亭施茶，遂名茶菴，今爲民衆識字班借用。施茶識字，其利人一也。越隄以北，地勢斗下，地質爲沖積土，名黃河灘。當河未北徙，盛漲時可及此，故築越隄以護清江。登隄北望，風塵泱泱，氣象迥乎不同。蓋灘地入煙本稀，又加河水奪淮，遺留一片黃沙，入眼蕭瑟，遂如塞外。遙想宋金以前，淮流至清，風景定不如是也。此地一帶，在一區屬大河鄉，隔河與二區接界。近河處尙當有緯隄，而今已不甚顯著。吾儕由茶菴下隄，西北行二里，遂遵省道趨黃河邊，隔岸望圩上一雙旗杆而知爲王營；又西行里許，見萬瓦鱗次而知爲西壩。自清江通王營，有清泅省道；通西壩有前清工藝局創修之馬路，往來車驢皆可成市。大抵自浦赴丁集徐家溜諸鎮，皆由王營；浪石漁溝，則經西壩。兩兩相較，出王營者較多焉。是時導淮入海工程方亟，沿河棚舍相望，監工者，挑河者，抽水者，淮陰境內東西三五十里，望之如蟻。吾儕循河西行，經阡陌間，遊歷本區西北境。此地開墾未久，至多不過六七十年。然白沙廣野之中，寒鴉飛處，亦頗有二三村落。又有農事機關三四所，錯置其間，國旗高

出林表，引人入勝，不容不觀。於是舍導淮工程，直趨上阪，一窮其秘。

縣農
場

先至淮陰縣農業推廣所，其地北枕馬路，南臨二十五路軍修築之廣道。有

槍樓一，測候器一，又有牛舍在後，豬圈在旁，迫視之，有般克豬二，英國

種也。其狀與華種異：頭大，肚小，皮緊，耳豎，看似甚醜，而最宜豢養，長成又速，

每頭能重至七八百斤。門前有上隄小道，矮松兩行，高不及肩，農夫送至隄上而別。據

農夫言：推廣所本為縣農場，成立於民國十五年，其名稱一改再改，至二十二年九月，

併歸省立雜穀試驗場兼辦，有推廣區三處，有地二百四十八畝九分八釐。」其輪廓如此

，至於成績，苦難猝覩。上隄西行，欲窮此堤之所止，至苗圃西一里，有丁字堤，與清

江浦土圩所用之汰黃堤相接。吾儕遂亦至是而迴車。夾堤間水旱無憂，民居浩穰，雖時

屆冬日，人家皆塞向墜戶，而積薪滿地，肥料滿窖，氣象固自不同。若越堤以北，則昔

為十三協營房，今為縣境農事機關官地。苗圃設於最西，舊為十三協礮隊第二營營址。

吾儕之來也，未見屋舍，先覩牌樓，其上大書省立淮陰麥作分場西場。過牌樓，有冬青

小道，行列整齊可觀。道窮，入場舍，有辦事房屋十數間，農夫三五，農具雜陳。問場

長，云在本場未來。問場地面積，云有地一百七十四畝，又有軍隊佔作操場者三百十四畝，不在收益之列。另有東場在洪福莊，南場在南門外，與此同屬麥作分場。問成立以來績效若何？則指門外示範農田以對。此來值冬季，麥苗始苗，他無所見，惟田頭木牌盈望，存當時之紀錄而已。打麥場邊，有黃金樹二株，臨風耀日，雄姿燦然，堪稱鎮山之寶。吾儕此行，先於推廣所見盤克豬，到此又獲觀黃金樹，雖未暢觀，有足多矣。

植樹

過苗圃而東，一片廣場，廢而不耕，而平治至爲光潔，其間有天橋浪木鐵槓木馬諸運動設備；又有壘土爲牆，以備攀緣跳越之練習者。然場中不見一兵，蓋廢壘空壕，前文所云軍隊佔用之遺迹也。堤坡有已死之小樹苗，斷續在眼。高等顧問言：「此皆官家植樹遺跡。」蓋每年總理忌日，例有植樹之舉。一時某機關，某團體，某學校，盈千累萬，來此造林。長官欲存甘棠之愛，甚至樹下留碑，碑上大書某官某姓名手植，其時興致，殆如中酒。然植樹亦自有其道：必當先令土壤疏鬆，栽後乃令堅實，更須澆水，乃可望活。而參加者率不知此道，祇須鑽土成穴，卽以樹苗插入，一插之後，掉頭不顧。迨夫盛事修過，怪象空留，遂令行人見而致疑，老圃聞而竊笑。

其樹下留碑者，乃至一株不見，片石徒存，其跡象亦至為滑稽。吾不敢謗植樹之非，但願後此踵為斯舉者加之意耳。未幾，過縣推廣所前，遂循松間小道下堤。推廣所不再入，其東北有一村，入焉，則農校校外農場也。此場與該校校內農場，同為專備學生實習之用。有耕作地面一百二十畝，所種為二麥玉蜀黍大豆苜蓿之類，號為經濟栽培區。其東有桑園四十畝，專供蠶務部栽桑之用。又東為省農場，所謂省立徐州麥作試驗場淮陰分場是也。

省農
場

麥作分場規模較大，有田一百五十四畝，其場址用工程廢營，葺而新之，成立於民國五年，初名省立第一農事試驗場，名目屢更，不可勝記。二十二年十二月，始定用今名。門為洋式，壁上圖表縱橫，故不見主人，已聞其略。迨升堂請見，更悉斯場之組織與其事業大端。蓋分場設主任一人，技士一人，技佐一人，事務員一人，練習生二人。又雇用工役十四人。其事務以麥作改良為主，以養蠶養豬養蜂等為副，又用合作示範，及各種農事改進委員會方法，以為推廣之助。場中何所有，則新式農具而外，最刮目者厥為美國之來克航鷄，鷄舍在東北隅，白羽紅冠，視普通鷄為小，

數之得二十餘。其前滿鋪白沙，供沙浴之用。蓋來克航鷄身上多虱，非此不快也。主任言：「此雞專供卵用，一年可產卵三百餘枚。」我國母雞生蛋，年不及百枚。雞蛋爲出口貨大宗，推廣之事不可緩也。吾儕以淮陰農村，亟須救濟，爰請於主任，願以半日之暇，粗聞救濟方針。承主任介紹農村經濟高振君之論文，所論至詳。大抵淮陰農村經濟情形，不出下列四端：

一、農田生產力，每畝兩季雜穀收量，平均不過八斗。

二、農產品以大麥小麥豌豆落花生玉蜀黍高粱芝蔴山芋金針菜西瓜爲大宗。

三、副業爲養豬養雞育蠶及油坊織蓆。

四、農戶每家每年平均消費約一百餘元，每人平均消費約二十元。

故農村救濟，當就原有之主業及副業，改良增進。夫畝收僅及八斗，足見人事不臧，地利未盡。本縣土質，雖有一小部分爲石英質砂土，較爲瘠薄，然大多數則爲長石砂土，及砂壤土，更有一小部分爲粘壤土。平均雖感腐植質缺乏，但若注意種子，注意耕作方法，則至少亦可增加產量一倍，此其一也。淮陰以土質言，以人工過贖言，以濕度較低

言，皆宜提倡育蠶。但桑葉，蠶種，及育蠶方法，絲繭銷路，乃蠶業四要素。前兩種易爲，後兩種必須儘量研究。宜集合蠶戶，成一相當組織。並設指導所，担任共同催青，稚蠶共育等事。其經費由場酌量補助。更設法聯合繭商，在本地開行收買，凡用改良蠶種所成之繭，每担視土種提高十五至二十元。既有實益，誰不樂爲，此其二也。淮陰肉用雞種，每隻不過二斤左右，雞蛋既小，產量又微；豬種更毛粗皮厚，生長遲緩，品種不良，收益微薄。現在外來鷄豬等種，皆遠優於農村土種，若設法推廣，一年便食其利，此其三也。高君之言如此。吾儕隨閱隨記，因撮其要領，置懷袖間。因隆冬易晏，而日程尙須經淮農一行。乃向主任稱謝而別。

越堤

過麥作場，循小徑而東，過牌樓，更循工藝局所修馬路而南。路東有工程營廢壘，土阜四起，其中爲麥田。又東爲清沭省道，至工程營前與馬路合。

王營西壩，由此分程。工程營地當衝要，旁無民居，又有圩牆以爲掩護，故歹人截路，爲前數年常有之事，自專員坐鎮，保甲完成，雖不持一兵，可以夜行。吾儕遵省道而南，旋抵越堤。越堤者，清江浦之外護，當黃河未徙，安涉橋東西十餘里皆沮澤，越堤既

築，縣城獲安。此堤以北爲砂土，以南爲粘壤土，大雨過後，騎者陷淖，車者妨轂，令人輒喚奈何，自淮農與建設局合作修築，令路基堅實，又置其西半不築，使專行牛車，而其病良已。近越堤有大莊園，羣佃圍繞，爲太平莊，又稱孫老爺大莊。種田而外，車馱實爲副業；近來主人日削，而佃人日富，十室之邑，未嘗不可見盈虛焉。五十年前，自西壩至清江，給馱夫六七文；今清壩之間，車值須一角五分。而因汽車遠通沐宿漣灌，致車夫生涯一減；因城鄉腳踏車日增，而車夫生涯再減。然則世事豈有常哉？

淮陰農
校一覽

太平莊之東爲淮沭省道，省道之東，卽淮農也。長途漫漫，最足牽引遊客者，無如林樾。蓋清景入眼，可以娛神；嘉樹四圍，可以息駕。此省立淮農者，比之於所聞，則二十八顆紅柳樹之鄧家莊也；比之於所見，則淮安河下對岸之湖心寺也。有圩有濠，有橋有門，門內穿池疊石，一任過客徜徉其間，謂之民衆公園。園中有石製之國恥地圖，於遊憩之鄉，寓教育之意。又進則爲操場，操場之前爲占地四十二畝之桑樹園，沈愛滄氏之遺愛，猶有存者。遙想長夏初曉，其葉沃若，脫巾獨步，徐聞誦聲，此樂惟農校師生能有之耳。操場後洋房兩排，連以長廊，爲職員辦公學子受

場之地，因而積綽然，不須屋上架屋，而自有千門萬戶之觀。過此則爲學生宿舍，爲農課，爲測候所，爲蠶室，爲罐頭製造場。皆個個獨立，不相連屬。吾儕過一處，即問一處。大抵農場有實習區，有育種區，有果園，有菜園，有花園，總稱爲校內農場，占地約六十畝。據言品種試驗結果，淮陰小麥，以大玉花爲最優，皮白粒飽，出麵量大，生長亦不受地勢土質之影響。惜鄉農不知保持純潔，故其中常有紅小麥及紅禿頭小麥混雜其間，選殖之事，不容緩也。測候所在江北殆爲僅有，有種種儀器，凡氣溫氣壓風向雨量之類，自十七年三月以後，每日觀測四次，皆有記載。據言：農校在東經二度七分一秒，北緯三十三度五分五秒，拔海十三公尺九五。一年中平均風向，三月至八月爲東南風，九月至二月（內除十一月）爲東北風，十一月則爲西北風。春夏兩季，氣溫較高，氣壓較小，故海洋方面高氣壓之濕潤空氣，乘虛而入，釀成雷雨之天氣。反之秋冬兩季，氣溫較低，氣壓較大，故空氣十分乾燥；苟無東風或南風之來襲，則天氣可保其晴朗焉。

蠶室凡四間，另有貯桑調桑上簇各室，氣筒紗窗，設備完具。農校設立二十餘年，民間最感推廣之益者，厥爲蠶種。春季養蠶，爲校中最大工作。鄉間如趙集湯集，皆曾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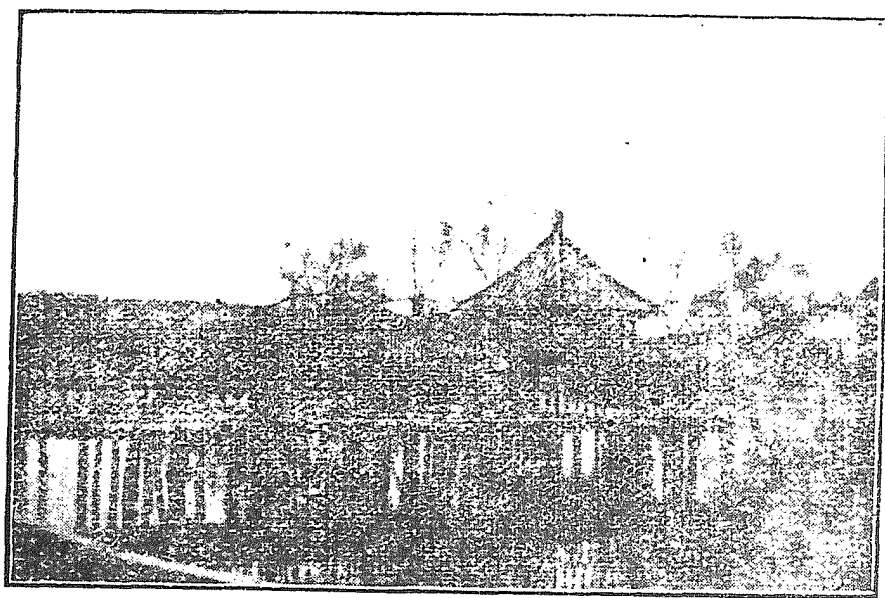
立指導所，蠶戶日見增加。惜縣境飼料，概屬荆桑，莖幹高大，葉皮瘠小，故所成繭絲，不足供高級之用。然已振起育蠶之精神及興味不少矣。罐頭爲二十二年新事業，有室九間，有四匹馬力柴油引擎一，三六尺汽鍋一，蒸氣殺菌釜一，其他切片成圓切角端折之類，各有機器，出品以牛雞肉爲多。其用意在收買蘇北之所產，一以免南客之抑勒，一以樹製造之先聲。聞日出三百聽，銷路尙佳。聞導者言：斯校又有除蟲菊多株，曾與王營同春香棧訂約製蚊香發賣，入市卽銷售一空，此亦提倡生產教育之意，其切實或在罐頭廠之上也。聞校中又擬推廣葡萄之利，吾縣農村凋敝，得一可靠有利之副業，何異得一寶山？甚願主持校務者不遺餘力，切實利導，不禁馨香禱之矣。此來值日暮，不敢駐足，真成走馬看花。行至溫室道旁，霜楓如血，愛不忍過。爰商得導者同意，取一葉插帽簷，以爲紀念。一行人衆，遂大踏步出農場之門，與導者別，直趨八面佛，入保安門，又經浮橋而入水門，休於逆旅，於擁爐劇話中，重溫此日風塵中之印象。

第三節 城西至紫汪

荷芳書院

浪游兩日，意興斗增

，聞馬頭多勝跡，決往觀焉，自城西始。先至水溜街，觀省民教館。入門，見門上有標準鐘，路旁有法國梧桐，壁上有觸目驚心之國恥畫。再進，則北為民衆劇場，中為運動場，西為民教館辦公地。布置井



荷芳書院

井，革命後之新氣象也。吾儕未訪問前，欲先覽荷芳書院遺跡，幸荷池未堙，玉砌猶在。蓋隔池一廣廈，昔為敞簷，今則有牆有門者，即當年之荷芳書院也。憶昔夏季從烈日來，此地有臨時茶寮，憑軒當風，望白石園于外，朱荷出水，塵心全滌。簷下

有抱柱一聯云：「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集泰山金剛經爲之，字大如斗。沿池尤多小築，如荷花世界藕絲鄉，如修竹甘蔗吟館，位置品題，皆極不俗。池北古樹亦多，皆數百年物，近假山處之龍針松，尤足珍護。藤陰有較射亭，百步長廊，氛埃自遠。又有歌臺在其東，檀板金樽，亦復足爲昇平點綴。池西則多小廟，紅牆外護，殆爲官眷禮佛之場。蓋此一隅池館，本河督官舍之附屬物。其名目更易，不可勝記。而荷芳書院者，乃高斌督南河之所建。高以乾隆初年駐節此邦，則此數楹之廣廈，問年已將二百矣。梁棟雖存，面目全改，則此數年之中，變遷不可謂不鉅。余踟躕久之，乃與衆客遊侶，遵長板橋，登池上澆亭，重溫舊時模樣。覺以園林言，今不如昔；以民衆言，則昔時徒爲官僚行樂之場，今則闢爲移民易俗之總機關，固異乎其不同矣。

省民教館
之精神

時則橋上遊人漸繁，中有佩證章者，望而辨知爲館中職員。於是團長揖而問焉，凡發數問，此職員皆有滿意之答覆。茲做語錄之體，書其略，俾世人知清江民教，實有其特徵在。

過去的通俗教育，專幹熱鬧的事情，今天來一個識字運動大會、明天來一個衛生運

動大會。我們最反對那些勞民傷財的事情。我們的主張，是在切切實實的做事，就是要抓住民衆，並且要在無論什麼活動裏面，時時留意於檢查他的成效；甚至我們要拿所用的錢，來和所做的事業，做一個準確統計比較，以求改進。——以上民教館之主張。

本館除負輔導淮漣泗高寶鹽阜興九縣民衆教育的責任外，館內設有中心民衆學校一所，內分成年青年婦女高級等六班，學生共三百多人。館所在地的荷生鄉，和各機關合設保甲輔導區，幫助推進保甲工作。根據教廳規定，在東門設民衆教育處一，爲城區施教區；龍江鄉設民衆教育處一，爲鄉區施教區。以前與農鄉民教處，從二十四年度起，因實施廳頒標準工作期滿，改爲普及區，留少數同人在那裏指導工作。——以上該館施教輪廓。

我們工作的重心，縱的方面是著重鄉區，橫的方面是注意於訓練民衆。中國最大的問題便是農村問題。農村有辦法，中國就有辦法。尤其是生計教育方面，（按如介紹品種，預防麥類病害養豬及合作社等。）特別著重鄉區。其次，民衆能夠組織起來，

那是不夠的。主要的應該施以嚴格的訓練，參加一切社會活動，（按如保甲訓練，壯丁訓練。）使他們知道社會與個人中間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以上該館工作重心。

觀以上所言，洵足爲今日最無辦法之民衆教育，作一種較有辦法之指針。該館議論如是切實，故旅行團同人聞之，莫不滿意，酬答未已，飯廳鈴鳴，直北鑼聲大喧。此職員曰：「吾且別去，君等可看戲矣。」

觀劇與 談謎

民衆劇場位於館中之北隅，本河督高斌所建御詩亭原址，當民教館未立，此地爲城南公園，招商賣茶，並建劇場。民教館成立，收回自辦電影教育，或化裝講演一類工作，改名教育電影場。若不值施教日期，亦有平戲可娛。吾儕入場，場上方演渭水河，太公望坐畫輪車，西伯昌服推車之役。太公行數武，卽唱數句，方丈之地，煞費周旋。坐久之，乃覺此等戲無可觀覽，等看壓臺老生馬玉英，則尙需三小時，且腹中已頻頻告急，乃魚貫而出。將出門，高等顧問指東首羣屋曰：此爲黑熱病研究隊免費診治之所，乃中央衛生署所設，自二十三年成立以來，所活已不下千人。又有省立淮陰衛生實驗區，辦事處設水門內，有衛生週刊，按期出版，縣政府又有衛生教

育指導員，此皆吾邑公衆衛生之導師也。道中攝影師爲談淮陰過去戲劇史略，云聞諸其友撫菊者，亦殊靡靡可聽。蓋浦中自光緒元年而有崑劇，其名曰同慶園。明年狀元樓開演，而浦中始有平劇。自後舞衫歌扇，榮落難詳，而遠香安瀾兩家爲最。慈禧六十慶典，遠香班在漕署，安瀾班在鎮署，皆演連環套。於朱光祖盜鈎一場，各逞絕技。遠香陳吉泰就漕署旗杆捺升及斗；安瀾吳容義就鎮署飛簷，倒挂捲簾。當是時，實爲淮陰平戲黃金時代。末造長春普慶，亦頗有名，然注重花衫，無當日之實工夫矣。蓋遠香爲漕督松壽所組設，安瀾卽遠香分身，各有背景，宜其絕倫超羣矣。言至此，已出民教館大門，望門上標準鐘已指二點。速記生曰：「事急矣！市中酒館，皆以歲底停爐，盍往人和巷，覓食於零硯齋乎？」皆曰「善。」入巷數十武，零硯齋主人適送客於門，見而拊掌，遂央吾儕至齋中，開漁溝大酒瓶，佐以東廚祕製之年肴，酒香肴美，各得溫飽。席間高等顧問道主人令大父丹稜翁以名拔貢授書鄉里，享壽八十有三，爲不可及，因詢主人長壽之術。主人言：「先祖生平無機心，授書之暇，惟以弈棋製謎爲遣興之具。雖年逾八十，猶步履輕健，追歡攬勝，有可樂無不往。吾所可言者惟此，不知其他。」衆曰：

「此翁之所以爲不可及也！」

軍署
一帶

飯已，辭零硯

齋，循水溜南行

，過魁旱關而西，有官署南

向，規模之大縣城無兩。高

等顧問言：「是爲清康熙以

後之南河河道總督署，同治

以後之漕運總督署，光緒末

年以後之江北提督署，光復

後之江北都督府，淮揚鎮守

玩好之類，莫不鬥奇競巧，務極奢侈，有歷三晝夜而一席之宴不能畢者。其他排場，可

以類推。以故游客大商，莫不走集，斗大一城，賴以繁庶。（是時尙無城，讀者勿泥。

）厥後河務廢，此地爲漕運中心；漕務廢，此地又爲軍政中心。蓋清江一隅，始終爲政

吐德音而見誠意

象往入舜宮

日中爲市

浮渭據涇

焚琴煮鶴

屋廬子

千金已去還復來

柳下稽康癩

管仲卒

趙王鼓瑟

以上各打諺語一句，

謎底詳范氏隱書。

使公署，淮揚護軍使公署；

今國軍駐縣，爲二十六軍總

指揮部。蓋建牙吹角，二百

年矣。余聞故老言，當黃河

未徙，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

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用

諸工程，十不及一，二十四

廳趨踰於外，十二紅憑藉於

內，或分其潤，或殖其餘。

物力既豐，凡飲食衣服車馬

治都會。故其居民，大率分利多而生利少，生活基礎不牢，有如浮寄。一朝變故，榮悴頃刻。爲子弟擇業者，應知所從事矣。至新駐之二十六軍孫總指揮，以二十五年春來屯斯土，紀律嚴明，於百姓一無所擾；又非惟無所擾；且撥隊助百姓導淮，則前此所絕難多見者也。過公署大門，行影壁後小巷，委蛇登南城，望公署西南一帶，宛在水鄉。循城西行，則見有荒園臨水，迴廊小榭，鬋髯秦淮一曲者，路氏之環漪別墅也。同治初，盤屋路氏有名崇者，官淮安府同知，流寓是邦，實營斯園。今庭荒不除，墻欹不整，一門之內，二十餘家割據而居。或曰：「路園之先，實爲董園，乃武進董保成主善後局時之所營，而路氏買得，爲之拓充耳。」折而北，下有水關，有塘繞武廟一周。遙望戟門巍峨，朱牆繚繞。門西下馬石之前，有金字牌坊，題曰至大至剛，知門東一坊，必曰允文允武矣。武廟屋舍甚多，故前半紙工所居，後半公安分局設此。民國二年，朱鈍初在上海遇刺，浦中國民黨人在此設位追悼。有一聯，記其斷句云：「你說是洪述祖，他說是趙秉鈞，我說是袁世凱！」可謂擒賊擒王，快人快語，今日之所易，而當時之所難也。社會黨支部亦嘗挂牌於此，未幾解散。

淮師

下城頭，由小馬號巷趨西門大街。小馬號者，清時驛馬在焉，王營馬號，養馬一棚有半，此雖縣城，而僅養半棚，此其所以爲小也。西門大街有學校一，曰淮陰師範。同人於此校多曾發生關係，不須入觀，局勢已自了然。蓋自民國初年設立第六師範，江都徐君長斯校者十有五年。校中一切建築，十九出徐君經營；邑中小學教師，強半皆徐君弟子。其在職也，精勤廉公，人無閒言，學校而外，不知其他。雖戎馬頻經，弦誦累輟，而校產校具，保管有方，未嘗少損毫末。故地方欽其德操，官廳重其氣節，在當時省校，實爲星鳳。革命以後，此校校長十數易，在職三年者僅二人，餘則一年者有之，數月者有之，受命而不到任者有之。成績難觀，職是之由。大抵在僻陋之邦辦學，是一件苦事，聰明者恆不樂居，故往往甫到而思去。非夙有定力，能咬菜根，未足以語此矣。同人以既已及門，豈得不觀，爰投刺入焉，承某君之導引，過雨操場，見新建禮堂卽就操場原址爲之，甚見利用空間之巧；然校中無可拓展，亦可見矣。（該校面積僅三十畝）洋房兩排，前爲辦公室成績室等，後爲各級教室。東西各爲學生宿舍：東女生宿舍，西男生宿舍。前後左右，合之成一口字房，結構雖甚緊嚴，地步實

傷局促。過成績室，瞻各種手工製品，蠟製花果最爲出色；革命後，該校曾以此輩聲國際，蓋得已故手工教師邑人游峻先指導之力爲多。東西宿舍，乃清末考棚舊築。考棚爲光緒初漕督黎培敬所建。縣志云：「城西舊有總督行署，久燬。適河工秤餘，積數萬金，培敬悉出之，就其地建官舍爲行臺，更於其前建東西文場三十楹，綠以周垣。於是邑之士子，免就試官廨風雨寒暑之苦。」秤餘在官時，例歸宦囊，公獨不然，其清德爲難及矣。今學校東偏有黎文肅公祠，則邑人報德之所爲也。教室兩側皆有掖門，東掖門通荷花池，爲女生活動範圍。此校初高中共十二班，男女各半，初招女生，亦始徐校長時。西掖門通宿舍及運動場。此來觀高中軍訓，嚴肅殆同學校所無，淮陰年少之風，髣髴見之，卽教職員亦皆軍事化矣。教室之後，尙有天井一方，環之者爲膳廳，職員辦公室，圖書館之屬，不具述。此校在江淮數百里內，規模較大，所負責任亦甚巨。九縣地方教育，皆將賴其輔導。頻年如本區研究會，暑期講習會，中心小學，及師資訓練班等，皆爲此校不可磨滅之事業。深冀能咬菜根之校長，不懈於位，惠我淮人。

步出鉄柵門，與某君握手爲別。西行可五十步，便出登稼門，淮陰之西門也。昔同治

登稼門外

三年，漕督吳棠實築斯城，候補知縣師長樂督工恭勤，及明年城完，而師君適病卒，人遂以西門門神稱之。西門外行人較希，而風景實較爲清淑。一徑中通，兩旁陂塘相望，夏秋之季，水木清華，對之可以忘暑。人家多種菜爲業，四時負甕，眼底常青。斜陽古柳間，時見三五健兒，舉石角力，圍者數匝，報以掌聲。未築城前，此地西趨洪門，南出五孔閘，市廛相接，有石徑可證。今則隙地多，居民鮮少，冬日過此，天寒水枯，四望如一，覺一城之隔，氣候頓殊矣。吾儕出城，城邊原有小徑，可直達河邊。以其地爲軍署刑人之場，捨而不由。遙望增新祥蛋廠，樓臺甚偉，近以蛋市不振，軍隊居之。廠西有準提菴，年年三月，老者道婆，少者村姑，各攜紅白小燈籠，詣庵焚化，擾擾終日，云爲亡者冥中之用。是蓋與生人燒紙錢寄庫，同其愚昧。將來教育普及，此等事當可漸少以至於無也。吾儕遵石路西行，經成志中學操場，遙見校門有牌大書曰「成志初級商科職業學校。」茲校爲邑人朱眞民所創，本設城內；李更生君接辦，遂以城外勸棉場舊址爲校址，經營締造，三年有成，而未嘗享絲粟之酬報。革命後，斯校呈經教育廳立案，專辦商科，內營新廈，外闢商店，規模井井矣。益西步仄徑

，過小石橋，漸有人家，北接洪門，迤邐成小市。蓋自二十四年淮陰區王專員設感化院於普應寺，城西一帶，頓非昔時荒墟可比矣。又數折，遂抵普應寺。

普應寺與
感化院

普應寺，唐刹也。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重建。清代河務盛時，大官多隨喜於此，十笏寶華堂，長爲歌舞地。嘉慶中吳璫總河，尤推此山功

德主。道光時頌龍藏全函，言浦中之大寺必推焉。今方丈如蘭有花木之癖，竹院追涼，松堂攬翠，此中不少佳趣。而綠牡丹尤名貴，春時花放，不知勾城中多少詩伯，踵崇效故事，醉吟其下。至如籬菊盆魚，清池瘦石，皆有可觀，不能悉記。自感化院成立後，寺中強半爲辦公場所，罪囚千餘，雖放戒無此熱鬧。吾儕五人，疇昔皆曾屢過祇園；此次因參觀感化院，故罷而不往。感化院事屬新創，意在教誨期匪期間所獲之徒刑人犯，初擬但收五百，其終乃達千人以上。吾儕既至，主人導入觀光。歷經印刷版藤器廠教誨室鄉公所合作社醫治處養病室男女號廚房浴室等處。皆有條不紊，儼然一模範監獄規模。主人言：「此中既爲千人以上之社會，必不可無組織。故做自治辦法，使囚之智識高者爲之長。更授以生產技能，爲之組織合作社，使一旦恢復自由之後，無業者有業，有

業者具合作之習慣。至教誨方法，除做陶知行小先生制度，視智識高下命其遞爲講授識字課本外，並由大醒法師親撰懺悔篇，現身說法，而以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諸書爲輔，以期漸化凶暴爲善良。至衛生方面，每週剪髮一次，並建三尺餘深之浴池，資其沐浴；籃球網球，亦皆設備。此皆公等所已寓目，不待縷縷。現在輕罪人犯，已開釋三百餘人。又擬挑選自新人犯二百人，墾殖漣水陳家港一帶灘田，已在漣水設籌備處，經費由省確定爲八萬八千元，領到後即可實現。近以西門外道路窄狹，行人久感不便，又與成志職校合作，由本院派壯丁四百名，開馬路直達西門，工竣之後，擬名感化路；又開支綫以通成志，命曰光明路。此皆本院一年以來之工作情形，堪以奉告者也。「同人聞之，稱歎不已，速記生函爲筆之於冊，曰：「貴院造福淮人深矣，吾儕不敏，惟有乞鑿鉛槧，奉揚仁風。」辭出，過萬壽宮遺址，有穹碑對立其前，東曰普天同慶，西曰萬壽無疆，巨鼎承之。浦俗每歲花朝，城中婦女，抱幼子，攜赤繩，羅拜其下，先以繩約最首，然後取繫兒頸，謂可長年，蓋亦古者以龜年命名之意。其時去清明不遠，百草具肥，傾城如市，倩妝麗飾，炫野照川。此來雖冷落，石上燒痕宛然。

隰西
草堂

寺以南，羊腸四出，左右皆菜圃，過小橋，瞥見道旁有碑，題曰明遺民萬年少先生隰西草堂故址。邑人王軻皆先生所立，先生名登雲，光緒壬寅鄉試中式舉人，會長高等小學及縣立初中，以樸誠教士，在先輩中持身爲不可及。隰西草堂者，徐州萬壽祺遭崇禎甲申之變，攜妻子避難浦西，築廬治圃，以隰西名之。「春日下簷，秋瓜落圃，草堂無事，負甕而已。時或爲人傭書，春秋佳日，引觴賦詩，彈琴自娛。圃居陋巷中，前後多牧豕人，剝啄者少。西鄰普應寺，時時曳杖入退院中，與沙彌爭餘瀋也。」先生之自記如此。縣志稱其晚被僧服，自稱沙門慧壽，然痛飲食肉則如故。每與遺民避人歌嘯，泣然泣下，蓋故國之痛，有難言者。然草堂故址則久不可指。乾嘉間，有補建於小南寺之右者，小南寺卽淨慈寺，今在碧霞宮後，道光以前在玉帶河南。其地去普應寺過遠，聊志餘韻而已，非舊跡也。王孝廉此碑，雖不可泥稱片石之下，卽爲堂基；然較量方位，相去蓋不甚遠。要之「西鄰普應寺」五字，足爲後人考按之資，則甚明矣。

普應寺直南約百步爲潛庵，明天啓間建。庵久破廢，無可觀。惟門前明柏一株，邑人

我行其野

謝天然晴廊瑣記書之，謂其枝幹有古篆籀意，風來時，謾謾作海潮音。余盤桓其側，深有味乎其言。自此登土圩，曲折至龍鬚礮台，望郭外冬景，一切如睡。循圩而東，得小有門，北望桂花庵來鶴寺，東西鐘磬相聞，若不盈尺。來鶴寺相傳爲一游宦所建。落成之日，適見一鶴飛來，遂以爲名。題額傳爲陳曼生書，其勁瘦騰踔，亦如鶴云。自寺之左近以至龍鬚礮台，菜園子最多，晚風吹來，臭氣洋溢，觸鼻每不可耐。乃知古之名士，動云隱於菜畦，其實亦談何容易也？聞茲壤所產，以霜後肥白菜爲美，葉柄扁，僅有三絲，故庖人重之。礮台外爲李家荒，李家荒以南爲費家荒，皆除湖舊壤，居民已墾爲田。日云暮矣，吾儕不敢出圩，然因明朝尙須作馬頭之行，又不欲重入西門。爰下圩，思假館成志職中。行桂花庵旁，得微徑，左右皆畦，又多糞溷籬落，吾儕一步不敢忽，猶不免數窺於犬。荒不擇路，此之謂矣。抵成志，已暝色四合，主人張燈啓門，款接備至。是夕，以學生皆放假，卽下榻齋舍中，一宿無話。

洪門與清江浦

次日，循河堤而西，民居漸行漸稠，有雜貨糧行餅肆之屬，糧行似較盛。又有三叉石路，南通普應寺。是名洪門，由來甚古，莫知其始，或曰：

「說部有火燒洪門寺，捉拿費德公。費卽南圩外費家荒人，洪門寺卽今洪門街所在。」此屬里談，未足置信。或曰：「洪門出黃豆芽，蒸豆餅。有嘲之者，謂此地有銀樓及造幣廠。」是雖嘲諷之語，而居民小本營業，足覘一斑。彼雖微業，亦屬有功生產。世人於肩挑貿易者，恆輕視之，此等觀念，所當矯正也。洪門有餅師某，工製餅，又善藝菊，古貌古心，悠然自賞。淮陰有道士，或者轉當推此等人。洪門之西爲清江浦樓，雍正七年建，洪門街市至此而訖。清江浦之名，肇於平江伯，前已言之。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永樂八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者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嶽所開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今湖心寺所在）之馬家嘴，至鴨陳口（今失所在）入沙河，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牽挽；仿宋洪澤閘制，創新莊福興清江移風四閘，互相啓閉。」蓋今由淮安至馬頭之運河，在宋名沙河，在明則曰清江浦。迨成化年間，新莊閘（今惠濟閘）至清江閘間，沙淤不通舟楫，遂築壩蓄水，於清江浦置仁義二壩，車盤達淮。換言之，卽北上漕船，至清江浦改用車輛盤駁以入黃河，（仁義壩卽仁義窪，在今水渡口。）此清江浦之所以繁盛也。兼以明設四大造船廠於此

，督之者有工部戶部二主事，於是地位益重，市井益稠，兩岸居民，達數萬戶；人盡知清江浦本山陽大鎮，而不知其原爲水名矣。此樓北臨運河，其意蓋謂此水本名清江浦耳。世人不察，乃有謂樓之所在，卽清江浦鎮之所在者，豈其然乎？

美哉
禹功

清江浦樓以西，有禹王宮焉。入門二重，登玄帝山，山陰有二石柱離立，龍纏其下，獅踞其顛，中有磴道三十級，攝衣而登，仰望殿宇沈沈，若不可極，穆然而思禹德之難名。既登，瞻帝座，觀左右兩鐘樓，盤桓庭樹之下，憑高望遠，襟懷自暢。六合汪達鈞詩云：「半天虛籟磬聲落，一片夕陽帆影來。」卽詠此也。吾縣近郭無高山，乾隆三十七年，河督吳嗣爵創建斯臺，蓋負土爲之，而拔地未甚峻絕；故詩人眺詠，亦但及磬聲帆影而止。然浦中士女，當重九佳日，欲修龍山故事，舍此又何之乎？臺東有別院，爲縣立公共體育場，時常寒假，器械虛陳，中庭寂然。臺西亦別院，冬青列植，池面已冰，蓋民國六年知事趙邦彥闢之以爲城西公園者。入院門，草堂三楹，壁間題字殆滿。正中懸邦彥一聯曰：「天然有水有山，好趁佳節清明，徧栽桃李。地乃半村半郭，願與此邦父老，共話桑麻。」草堂之西，有陶陶亭，俯以欄杆，延以長

廊，實爲園中勝處。若當孟夏之際，深樹如幄，池水如藍，約兩三勝友，於此中半日靜坐，可以談心，可以弈棋。廊盡處，得紅板橋，橋西有亭曰北高，甚宏偉，乃江北高等學堂同學資建以爲紀念者。此堂創於光緒二十九年，以行台舊址爲之，今淮陰師範之前身也。益西，阻於土圩，不得過，乃坐草堂少憩，由前門出。西行過圩門，謁陳潘二公祠，陳爲平江伯，爲開清江浦之功臣，已一再言之。潘則明總河潘季馴，主築隄障水，在萬歷間治河有效者也。二公塑像甚偉，朱服修髯，目炯炯見神采。當民國初年，丹漆剝落，上雨旁風，今運河局葺而新之，頓爲改觀。梁上「遠績禹功」四大字，亦雖久如新。旁又塑立像數尊，不識何名。諸殿壁勒有平江恭襄侯祠碑記，永樂宣德弘治諸詔書及諭祭文，又有祠基祭田圖記，凡六七通，皆考證之資，允宜護惜。攝影師原擅打碑之術，遂施氈奮椎，各拓一片而行。一中年奉祀生送至門外，問爲陳姓，蓋平江之裔孫也，今其家已式微矣。

麵包與
雞子

又西行，入大豐麵粉公司而觀焉。斯亦淮陰有數之機械工業也。承主人導觀一周，上樓復下樓，欲止不得止。計所見者，有二千匹馬力磨麵機一

座，淘麥機十座，輪動如風，其聲如雷。吾儕欲有所問，然玉屑紛飛，有口不得語，卽語亦不可聞也。巡覽既遍，乃入廳事而坐焉。廳前左右砌上，有花木數株，故雖在冬時，而眼底已盎然有春氣。當由團長致訪問之意。主人言：本廠創立已四十餘年，資本一百六十萬；每日開機，用麥八百石，多或至千石，一晝夜可出麵粉四千袋，以二三四麵爲多。頭麵則甚少。職員三十餘人，每月開支約六千元。原料多購自寧潯、皂河一帶，在本地收購有限。銷售區域，則江北皖北爲大宗，有餘亦運銷鎮江上海，此其大略也。近來廠中營業，大不如昔。其故由於江北各縣多有小組組織之麵粉廠，皖北一帶，又苦運輸不便；故銷路大受打擊，有時竟非停機拍賣不可。此種損失，殊不在小也。余因問東鄰增新祥蛋廠如何？主人云：「增新祥每年出口總值，開達一百二十萬元。年來因內地養蛋副業，已瀕破產，貨源日減，而特稅仍重，遂不能支矣。不久該廠仍須開機，但貿易量必不如前也。」余思此兩種工業，在淮陰皆有相當利益。卽以教育經費論：大豐公司年出六十七元，增新祥年出一百元，其數似微，而在學款貧絀之淮陰，則所補畢竟不細。其他公益事業，每有所助，又可知也。以農村方面言：淮陰農村，以雜糧爲食物大

宗，小麥率以易錢。能實行倉庫制度，使農民無遠道求售之苦，無橫遭貶價之苦，無形中可培植農民實力，計之上者也。今省政府既未能普遍設立倉庫，則大豐總可謂為最大之銷麥場。雖曰駝販轉售，不免坐收差額；然若無此工廠，則流通上或未必能如此便利。但境內小磨坊，不免見奪於機械工業，此則生產方法上之無可如何者耳。至增新祥之有益外輸，則又關係國富，不惟境內養鷄之家，有策厲之效矣。時諸同人與主人酬對已久，乃辭而出。廠西有義塚，縣令侯紹羸墓亦在是，樹林深黑，土人謂之簸箕營，軍署刑人，多藁葬於是。由此南行爲五孔橋，跨玉帶河上，乃由運河南岸之馬頭鎮之孔道。玉帶河卽清江南圩壕，作半月形，兩頭皆通運河，此爲西口，有石閘，今河道淤廢，不能與運河通矣。

大橋口
以西

立五孔橋上，悵然不知所之。鄉導曰：「欲往馬頭，出此道自無不可。」

但河北尙未經過，宜行北岸。」衆曰：「如鄉導言。」於是先席地爲野食

，然後撲去塵土，東行至拱宸門外，乃遵浮橋以造北岸。當未至拱宸門時，紅日纔上城頭，陽威未灼，曉風侵肌；足下薄冰有聲，如履霜葉。遙望對岸一破寺，高樹出牆，禪

門晝掩，題額晃朗不可辨。其東則有貧民工廠直隸會館之屬，次第赴目。拱宸門爲吾縣北門，無甃城，而城樓特具偉觀。門內外因臨河之故，終歲脚底無乾時，石磴滴水成冰，皮鞋又絕無把滑之用；攝影師獨攜手杖，爲之心羨無已。北岸亦有勞工休息所一，人力車望之成陣，水邊有人儼船，皆以馬頭或高坂頭爲終點。馬頭去縣二十二里，高坂頭去縣八里耳。北岸近浮橋處曰大橋口，其特徵在小客棧多，飯店多。吾儕由大橋口入阜成街，通名河北大街，一名小河北西坊，卽十里長街之西段也。此街殊冷落，不逮東段。西經淮邳段工程事務所之門，當記者執筆時，江北運河工程局已由江都移此，而遷淮邳段於宿遷。此署在前清爲淮安府同知公署，同治十一年路崇建。通稱裏河廳，轄連口清江平橋三汛之運河工程。今則上起黃林莊，下訖三江營，所有蘇境之中運及裏運，皆運河工程局之管轄範圍，視裏河廳爲不侔矣。高等顧問言：「運河本身，以隄工爲第一事，平時修守，漲時搶護，無非護隄工作。近來擇重要處所，改掃爲石，在運河局方面，可謂能事已盡。至根本計畫，仍在使淮沂沭三水，各有去路；尤在有相當節制機關，當運河無水，可以招之使來；及其既多，又可揮之使去。今導淮委員會以國帑開淮水入

海之道，劉老澗淮陰蔣壩高郵邵伯，各有船閘或活動壩。工成以後，運河根本大害可除，水利可興矣。」又西過海神廟，公安分局在焉，從前祀典所關，故門牆甚峻整。海神廟以西爲縣立初中舊址，上推則爲縣立高小，又上則爲崇實書院，山長多通儒，裁成甚衆。

汪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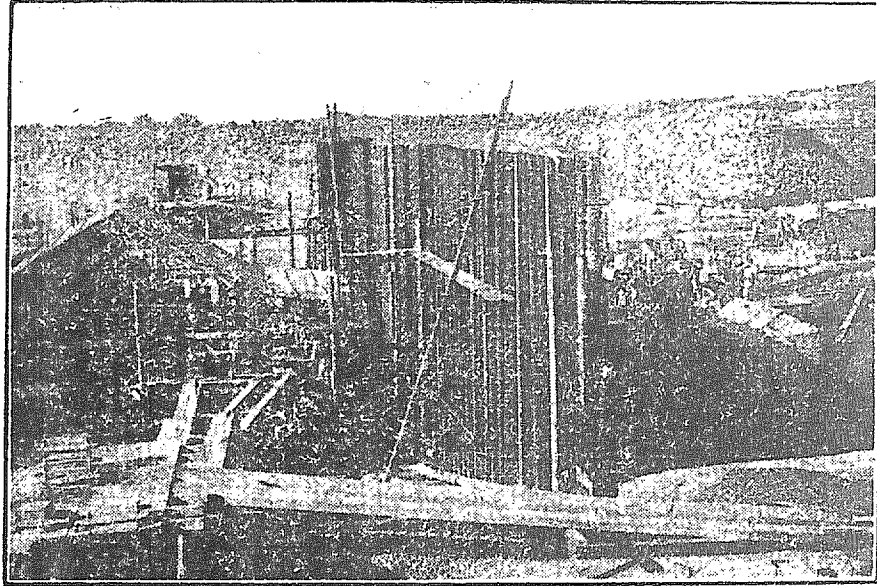
行至西土圩門，鄉導曰：「今可直趨馬頭矣。」圩門外有小市曰祭臺口，車驢雜沓，糧行豬行各數家。又有神行太保之輩，清早赴馬頭販魚，歸售城中，每日一往，謂之跑鮮；操是業者，亦有數家。時以趕路心急，團長問於衆曰：「此行以驢乎？以車乎？」皆率爾對曰：「驢哉驢哉！」於是各乘其一，搖策而行，過龍王廟，市容不見，野景入目。右顧河隄以北，沮洳一片，荒草蓬茸，東西可十餘里，直視無礙，人影殆絕。是名窰汪，其起原不甚可考。惟按志書有「五座窰」之名，同治三年築清江城，取磚於是。以窰名汪，殆此之由。今已間段淤肥，升科不少。近運隄處有裕民洞，爲蓄洩之用，廢閉已久。其西又有一洞，初亦久堙。民國十三年，土人紀藍田等募錢二百九十五串，呈准裏河廳徐，用通濟閘石修復，遂資其利，督工者王紳軛皆也。

其顛末輒嘗會有碑記之，駟背凝思，猶得其概。又西，茅店三五，門內列坐具，門外車駟成簇，是名大水煙攤子。二十年前，猶見桌上有若干仙鶴腿，自捲菸風行，衆鶴皆飛去不見。又西，有道西北馳，鎖鑿汪之口，平直修廣，蓋通楊莊者。縣志有彭家馬頭御路卽此。今北口稱爲磨盤莊，南口稱爲御路頭，各有村落，而磨盤莊人烟爲繁。又西，鐵軌蜿蜒，卡車蠕動，鋼骨撐柱，輪軸迅轉，北風哀勁之中，有千夫萬指，與風爭雄，則淮陰船閘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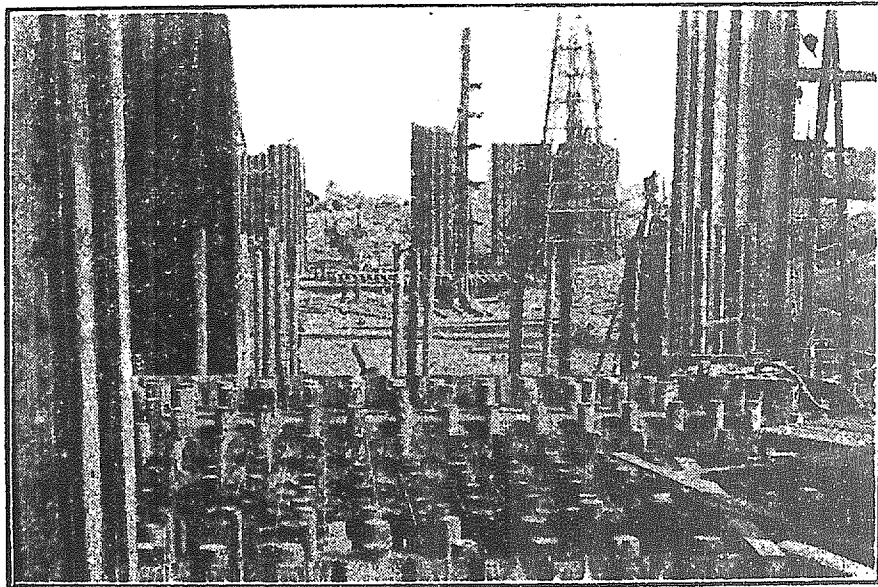
淮陰船閘

是時衆人皆舍驢而步，於羣工如市北風如虎之境界中，先投閘東板屋，訪船閘工程局職員，要其指點。承諒吾儕遠來之意，殷勤導觀。蓋船閘安設於引河中間磨盤莊前。河長一千五百公尺，其南端在御路之西，中馬頭之東，放水之後，由此直達楊莊，不復更繞經三閘，實省十二公里之水程。至建閘之意，則以中運裏運之間，上下游水位高低，不能相等，有此安全通航機關，則水位雖殊，航行無礙。此吾儕未至此地之前腦中所具粗淺之概念也。迨身履其境，得主人之指示，行大木碎石峻坂鋼壁之間，但見排樁密豎，洋灰正澆，雖閘門未安，而此龐然大物，已略可見其基礎。大

抵閘寬為十公尺，閘長為一百公尺，閘門設開關機，閘壁設輸水道。船隻自上游來，先



一 閘 船 陰 淮



二 閘 船 陰 淮

由輸水管放水入閘，使閘內水面與上游相平，乃啓放上閘門，使船進閘；同時已在閘內

守候之上行船隻，即可出閘。再將上閘門關閉，洩水外出，使閘內水位與下游平，然後啓放下閘門，下行船隻即可出閘下駛；同時上行船隻亦即進閘，而下閘門又復關閉。如是至多一小時間，可以往復一回。主人口講指畫，媼七不休；吾儕於觀察中得其半，於想像中得其全。雖吾儕五人中，無一人曾學工程；但主人取譬甚巧，又有模型為教便物，故聽聞之下，莫不頻頻點首，若有會心。既而五人中又續有所問，主人言：「此閘係導淮委員會主辦，由陶馥記營造廠承包，全部工款預算為七十五萬元，開工於二十三年三月，至二十五年六月可以竣事。此閘上下水位最大差度為九公尺二公寸，有此維持水位之機關，在吃水二公尺之船隻，可終年通航而無阻。更析言之，則有五善：

- 一、航道安全，可以避免舟楫通過舊閘之危險。
- 二、航運改進，可供大號輪船之來往。（雖九百噸之巨船，每次亦能通過一隻。）
- 三、舍灣就直，縮短航程。
- 四、當建築時，運河交通現狀毫無所礙。
- 五、舊閘仍可利用，祇須稍加改進，即可供節制灌溉水量之需。

公等此次所見，除片段之工程外，僅此具體而微之模型；他日再至，則可安坐舟中，特地演習一回，屆時必有新發見，爲吾此番所不及詳者。然公等觀開工以後，又將何所之乎？」團長以將續覽引河形勢對。主人乃備汽車，俾吾儕兜行一遭。蓋引河北口逼近磨盤莊，莊東爲三堤，春日桃花如蒸霞，然世鮮有知之者。又東爲二堡，在汰黃堤上，乃打蕩者所聚居，再東則北通西壩，南通清江。磨盤莊者，古稱磨盤口，宋喬維嶽開沙河，亦至此處入淮，今距之已九百餘年，乃開引河者又踵其故轍，不約而同，豈非異事哉？西行一里，至草閘，爲一區西北之一角。隔岸望楊莊，恰當淮運兩水之交點，未來之發展，殊不可量，此當於下卷詳之矣。粗覽一遭，主人又命車手直送吾儕至中馬頭乃已。中馬頭有豬行二家，七八月最盛。平時爲人駁運貨物，由御路逕赴楊莊，以避三閘之險者，亦有數家，謂之過壩。小船亦夥，幾戶戶有之。與父老言，咸慮新河通水之後，此地將夷爲中洲，失向來之形勢。言時，狀有憂色，此真切身之感也。時天色沈陰，似將釀雪，團長謂此地不可久留，會駝夫又爭來攬客，乃復各跨一騎，望韓侯故里，加鞭急驅。

第四節 馬頭鎮

高坂頭

未至馬頭鎮，先經高坂頭。高坂頭略有市井，車駟於此打尖，人僦船於此攬客。平時過壩生意，亦頗不惡。然此處隄工繁矣，重重疊疊，如陵如岡，有逼近運河者，有岔開而遠離運河，直造馬頭北門者。高坂頭尤隄上加隄，如連山之有主峯。其下有石工，則長覆土中，不見天日。吾不經此，不知積土之可以爲山也。昔有三肥人，皆邑中前輩：一重百五十觔，一重二百觔，一重三百觔，由縣城共棹小舟來此有事。從者先登岸，雇三車。車夫皆延頸舉踵，候於船側。艙門開，重百五十觔者先出，黠者駭其肥，謂其侶曰：「我拉第二人也。」及第二人出，乃重二百觔者，黠者吐舌曰：「我拉第三人也。」久之，第三人出艙，舉足嶽重，從者屏氣承之，望之如天神。黠者視狀，不覺失聲，他車皆笑不可仰，此事實也。過高坂頭西南行，有堤直達馬頭北門，今闢爲汽車道。堤勢之高，雖高坂頭有不能及。道西有一枯河，斷壁中開，下窺如井，是名塘河。當道光初年，高堰湖水大洩，淮不敵黃，當局乃創灌塘之法，借黃濟運

。其法於塘河北口建草閘，於南口建臨清堰。凡重漕北上，先堵草閘，挽船入塘，繼則堵南端之堰，啓閘渡黃，即溯中運河而上。據云如是輪轉灌放，可八日而畢一塘。今時有笑其笨拙者，有譏其無異陸地行舟者。吾謂塘河用意，與今船閘亦復何殊？但當時科學不如今日，故未能製成適當之工具耳。然則笨亦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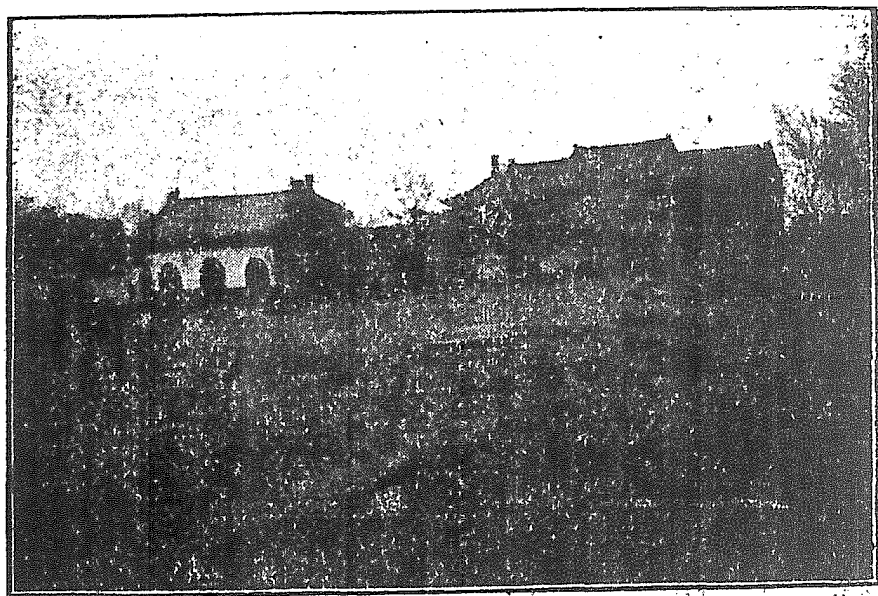
惠濟祠

斯時也，吾儕上下陂陀，捷於猿猴，高等顧問呼曰：「塘河不足觀也，其仍遵汽車道，觀惠濟祠乎？」衆曰諾，乃遵道西南行。時則天欲雪，雲滿野，氣微溫，每過煙火聚落，必有茶棚，歷數棚，遂抵祠側，所謂新莊鎮也。祠據重岡之土，地勢如脊，其左右及前方皆運河。昔日漕運盛時，南漕一百五十餘萬石，舳舻相繼，經過此間，望祠三面，乃須三日。故舟抵津沽，恆舉以語人，謂「南河有個奶奶廟，東山頭到西山頭，三天三夜。」水經注所謂「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以彼喻此，何必不同，固行客之危譚，亦轉漕之佳話也。惠濟祠建於明之正德，清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建行宮於祠左，因命重修，仿內府壇廟式，火珠耀日，飛閣凌空，雖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入山門，即觀左右兩碑亭，黃瓦覆之，蓋不待捫讀，

已知其爲十全老人之七言詩矣。碑亭形狀富麗，殆如金傘，美術上至有價值。大殿之前有門，金書「碧霞元君祠」

五字，門穹而深，故有無梁殿之名。正殿奉天后聖母像，相傳爲泰山之女，所謂碧霞元君也。神仙譜系難明，考證紛然，可不具論。或曰

娘之位，「不一而足，使人聯想聊齋志異中故事。睡像在房內，金容如病，妝臺如洗，殊不勝寒儉之態。再後爲三清閣，地高風烈，在夏季則爲尋涼佳處，兩河帆影，三闌溝



惠濟祠

：「乾隆有妹，南巡亦從，而薨於道中，故乾隆立祠祀之。」此則顯與志書相背，決不然也。

聞每屆歲朝及四月七日，例有廟會，故四壁煙熏火燎，不辨丹漆。寢宮在殿後篆香樓上，有坐像睡像。坐像在正中，兩旁帖子滿壁，或題「黃姑娘之位」，「黑姑

聲，到此完全領取；惠濟之勝，亦至此而窮。既下樓，重經前殿，訪茲祠舊藏之鉄鼓，不可見，見壁上挂大法船，雖小而帆檣無缺，每值海中風浪大作，苟其人合當不死，則聖母必乘此船入海救生。又有鱖魚肋骨一具，長可丈許，挂壁如鉄胎弓。據河督麟慶碑記：魚長十八丈，高四丈餘，昔常爲害於南北兩尖之間。一旦而天后顯靈，颶風擁至，漁戶爭撻其肉，凡歷六七日，始剔淨肋骨一具；會風潮再至，遂擁以去。此鱖字不見說文，麟慶碑記謂其脊上朱字云云，蓋神道設教，往往而然矣。

三 閘

吾儕出祠門車行，抵福興閘，又南里許抵通濟閘，又南二里抵惠濟閘，一般所謂三閘也。三閘皆有越閘，其旁皆有大王廟，其金門皆寬二丈四尺，墻皆高三尺六寸。但上下水面之差，惠濟爲二尺半，通福兩閘皆半之；故惠爲頭閘，通爲二閘，福爲三閘。建閘原爲節制水源，而危險亦甚。蓋水勢束怒，航途艱險，故下閘須善爲把舵，上閘又須用力絞關。當絞關時，爆竹紛飛，鑼聲轟發，一時岸上居民，無老無幼，悉受閘夫雇用，爲之邪許，隨鑼聲之緊慢，爲用力之緩急。下閘亦不易，迎溜尤爲大忌，斯時船主，或因自身無此經驗，或見船中人手不齊，每多雇用積年閘夫，爲之

管舵。故上閘需力，下閘需用巧，閘夫雖不強人雇用，而人自有不敢忽者。大都管舵自二壩至三閘上，人可得一二元；遇船隻多時，日放閘數番，則七八元。上閘費有定額：頭閘大船十六元，中船八元，小船四元，空船減半；二三閘及清江閘，其數又爲頭閘之半焉。閘夫如此，閘官可知，故當未統一前，人多以謀一閘缺爲榮。當局窮於應付，則間用共管之法，民國十九年，四閘有官二十三人焉。今運河局委四閘管理負一人，駐清江浦。挽費徇四閘總役之請：四成歸公，六成給閘夫。

天妃閘與
漂母墓

惠濟閘，一名天妃閘，南河有數之大閘也。據舟人言：「七十二閘，天妃爲首。」閘東大王廟，不知曾受多少大員禮拜，多少糧船燒平安香。其閘牆高峻，閘塘深廣，一望而知伏秋水漲時奔雷撼海之奇觀。當民國二十年時，淮沂暴漲，天妃閘之水與石工平，閘旁子堰，加不勝加，西風猛雨，日夜而不已。由天妃而下，若雙孔，若八段掃，若五孔閘，以至清江，南岸堤身，去潰決才一綫者七八處，駐軍民夫，併力搶修，直至是月下旬而始定。至今思之，猶爲股栗。卽在平時，斷面縮小，舟航不便，既多勞費，又滋危險，而水勢大時，又直無法通航，此淮陰船閘之所以

不容不建也。天妃閣西有越閘，實舊時之正閘也。堵塞以後，人呼之曰背閘。或曰：「此閘有隧道甚長，閉塞以後，無人敢入。」是耶非耶？背閘之西，有淖曰荷花塘，以形似

而有名。里人謂中

有荷花，廣一畝

許，為夏日游觀

勝處，自開自謝

，遠人不知也。

裏運險工，荷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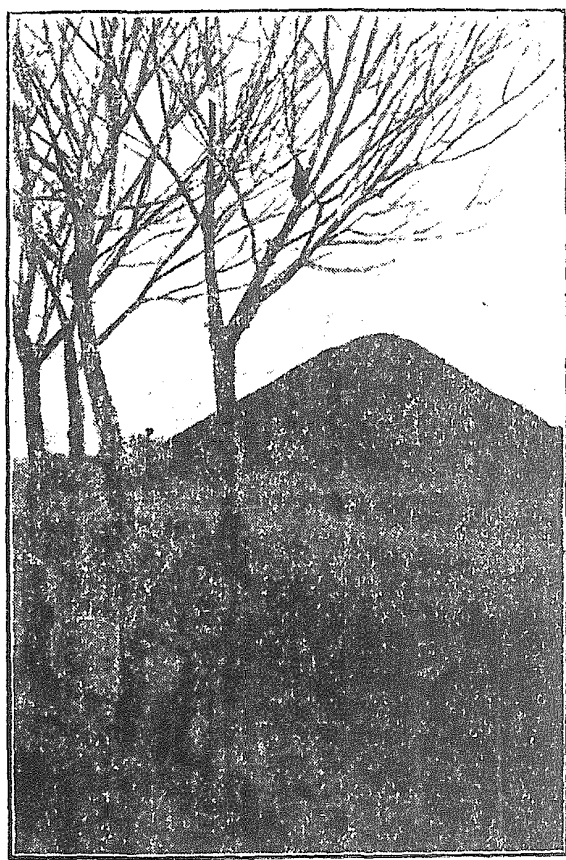
塘居其一。民國

二十一年，工振

村漁舍，歷落十餘家，當戶度帆，臨流張網，其樂非吾人所能企及，而漂母墓尤推一

坊之望。墓高十五公尺，以地近東嶽廟，故一名泰山墩；其南為築墩取土之地，今亦名

泰山湖。水經注曰：「淮陰故城東有兩家，西者漂母家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



漂母墓

處以美麥募災民

修堤，應募者十

倍所需，千百淘

淘，至武力彈壓

乃已。夫不為根

本之謀，雖年年

工振，庸有濟乎

？開東一帶，水

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投金增陵以報母。東一陵，卽信母冢也。」吾謂信之報母，非特以一飯之恩不可或忘；而信之事業，實母之言有以激成之。此等巨識，豈在蕭何下乎？今縣城節孝祠，以正堂祀漂母。漂母賢母也，與節孝兩字不必卽相合，然其意則可取矣。冢旁有短碣曰：「漂母古墓，禁止取土。」乃光緒三十二年邑人周森等所立，保存古蹟，誼所當然也。一行五人，到此飢疲俱忘，乃披草共登其顛，遠近高低，一一在眼，望三閘五壩，陵谷起伏，居然有波濤萬里之勢。又東望信母冢，一邱遙對，更信水經注之說爲不誣。慨歎久之，乃相與同誦劉長卿弔漂母墓詩而去。詩曰：「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年年綠，王孫此舊游。」

初入
馬頭

下墩北行，由二閘過河，又南行，入馬頭鎮而休焉。今之淮陰縣，治清江浦，二千一百年前之初設淮陰，（秦時）則在今之馬頭鎮。馬頭鎮其產牛英傑之皋壤耶？其在漢代，實爲七發枚乘之居，三傑楚王之窟。所謂馬上文（枚乘子皋，倚馬作露布。）胯下武（韓信未達，曾受辱於胯下。）者，吾儕之歷史教師常常道之。

其經繪略，自

在青史，短書小

記，無取枝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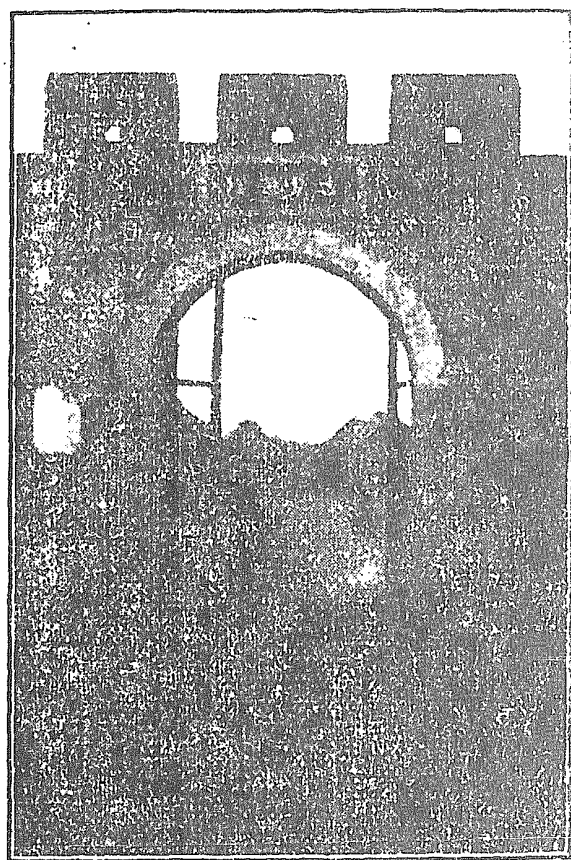
然其遺跡所留，

餘芬所被，指點

萬口，吟詠千春

，所謂「甘城晚

照」漂岸漁燈」



馬 頭 鎮

者，乾隆縣志且

列為八景之二。

豈非思古之情，

鄉人之所同耶？

吾儕斯時腦中，

蓋皆有此等感想

。未幾而馬頭至

矣。柵門宏開，

門上有額曰「古楚淮陰」，知事劉樓壽書。馬頭三方阻水，形如西文U字，此處樹柵以

資遮闌，信足為北門鎖鑰，故風氣完固，強徒息心。吾儕未入郭門，先訪甘羅城於風神

廟後，行葦塘中，望土阜而趨。是時塘無水，枯莖在地，凡著布鞋者，觸之傷履，然嗜

奇如吾儕，乃不暇顧。既至，不見一碑，但有一土地祠，孤峙小邱上，社公社婆，危坐

其中，衣冠古樸，容貌滑稽。四圍皆汗澤，又外則隱然如城郭。乾隆志曰：「甘羅城周

四百二十七丈，在淮陰故城北，秦甘羅築。」卽此地矣。地既寥廓，民無居者，偶見負薪人，問以地名。則曰：「此爲城子頭，土性耐火，爲爐不易裂也。」蓋甘羅城之名知者鮮矣。

馬頭
一覽

於時，五衆皆疲，五內又復枵然，乃投安瀾大街一餅肆，且以充飢，且以問俗。乃知馬頭有八百餘戶，四千三百餘口之人烟，鬧市昔近頭，曰新盛街，久廢。此安瀾街者，北起圩門，南訖頭壩渡口，雖長不盈三里，而皆依隄結屋，故出地甚高。若自河西望之，崔嵬隱秀，儼然萬寶之所聚也。又有岔街，在隄下，與安瀾街平行，則十家九閉門，未甚繁浩。要之淮陰諸市鎮中，馬頭實爲水埠，運河繞鎮三面，成一銳角灣，西與張福河接，謂之運口，其東制以三閘，其南鎖以五壩，漕舟北上，湖客西來，茲地實扼其襟吭，故咸豐志曰：「其民多游手空食，漕至啓閘挽舟，千百邪許，媮衣美食以相驩樂。漕過無所得食，婦子凍餒。」又曰：「好苟且目前，靡有巨商大賈，多與湖舟市，梟盜大猾，往往出沒。龐雜叫囂，有淮陰年少之風焉。」今漕運久廢，而安瀾哥老，其習不能改也。民風所尚，大都喜競淨食，做小官，又好入賭場，好提雀

籠。其市面賴船隻之賜爲多，數年之前，南河豆麥由張福河輸來，因不熟淮關則例，又心驚三關之險，恆在馬頭投行卸貨，改裝鹽包出湖；豆子則由運河船接裝南下。故市面豆行有二十餘家，一筆貿易，自不在小。又有入皖之鹽船，北上之煤油布匹竹木雜貨船，南下之豆麥花生油酒船，合而計之，每日平均可停泊二百至四百隻。有此大宗主顧，故商店賴以銷貨，勞工賴以糊口，保衛團商團之屬賴以收捐；乃至游娼七八家，亦皆藉賣笑湖客以自養。又有魚行三家，當八九十等月，日銷魚可一千四百担；炭廠三家，最多者十餘萬噸，最少者四萬噸，各有轉運碼頭，其中中興一家，每日卽有抬力數百千文，入於鎮中勞工之手。凡此種種，皆爲馬頭繁盛之由。自淮關撤廢，南河豆船揚帆直下，不需投行；到常州賣去後，亦徑由三河而西，不經馬頭，免三關牽挽之費，於是豆行減爲十家。炭廠三家中，大通及烈山早經撤去，二十三年，中興亦併歸清江。凡此種種，又皆足使馬頭生意日趨減少，此市面之所以日貧也。將來船閘竣工，中馬頭引河放水，此地局面必將更壞，彼時富商可以遷地營生，小木奈何？苦力又奈何？夫取銷淮關，原爲惠政，建築船閘，亦謀航運安全之良好建設；今馬頭一隅，乃獨因此而受犧牲，甯非

天哉？

興盛街
至嶽廟

吾儕行安瀾街上，東趨有牌樓，題曰「古淮陰市」，所謂興盛街也。溫飛卿詩曰：「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黃山谷詩曰：「我嘗貫酒淮陰市，韓信廟前木十圍。」吾過此間，吾有無數感想生滅腦際而不可已。攝影師言：「興盛街當漕運未廢，閭閻稱盛，東嶽廟前一帶，有綴肆三家，他業可想。」余按縣志謂馬頭與新莊天妃稱河東三鎮，新莊頃已經過，天妃即興盛街之東市。此行所見，誠已荒僻如三家村；而人家門端，舊時市端，猶可觀其一二；沿途石徑，亦藉見八十年前之車轍，吾將順道而咨訪焉。先經觀音菴，此菴在古蹟上未有價值，一破廟耳。舊時第六區公所設此，自馬頭併入一區，此菴爲縣立馬頭小學拓爲校舍。菴後有方塘，水清可鑑，當暑則蒲稗因依，清影滿塘，若有蘆中人呼之欲出者。里人皆曰：「古韓侯釣臺在是，其東則跨下橋也。」夫史公作傳，但書受辱跨下，曷嘗云橋？釣於城下，城下淮流所經，亦本自無臺可指。自好事者造立名字，處處誌之，已不免虛誕之譏。然猶曰紀念鄉賢，未甚爲失也。獨怪明清郡城大吏，意取耀俗，遂漫不深考，自湖嘴以訖舊城，

所標古蹟，同於吾縣者三數處。信如所標，則是韓侯非釣於淮水，而釣於運河；非受侮於里中年少，而受侮於境外之夫；其然，豈其然乎？菴東爲雙大王廟，廟東有圈門，出門，遂入東嶽廟而觀焉，相傳魏忠賢生祠之一也。城內洪濟祠，今爲第一區公所在，傳亦忠賢生祠之一，其炙手可熱，有如此者。高等顧問言：「忠賢事敗，建祠者懼禍，皆撤像改祀壯繆，今天下關廟之多以此。」東嶽廟山門久閉，吾儕由左便門入，西過正院，殿宇森聳，仰視漆黑，與佛寺迥別，一望而知爲能禍福人者。其前有戲臺，後有寢宮，兩廡則十王陪祀，牛頭馬面，濃髯判官，以及世間酷吏所不肯用之刑具，滿坑滿谷，對之毛豎。在昔每涉中元，嶽帝衣冠出遊，當此時也，東起淮安，南及於蔣壩，愚夫愚婦，不知因何大不得了之罪案，披枷帶鎖，波聚雲會，一日之中，糜香錢以巨萬計。馬頭有大香肆兩家；一爲盛太和，一爲劉太和，皆日以三十人做工，中元一至，銷貨逾半。當差者稱青衣班，會之前夕，唱名點卯，徹旦而不能畢。次日出會，一市如狂：鹵簿中有大蘘，其柄爲五丈竿，一夫頂之，三人曳之；有高蹺，以雙木續足，粉墨塗臉，每組十餘人，且行且舞，其高者可踞人屋上而休；又有市中潑皮，赤心扈駕，自取長錐

貫腮，踴躍興前，呼爲馬弁，人不敢犯。蓋此一日之中，殊形詭製，儼然一活動之地獄變相圖。自革命軍來，提倡破除，於是學生毀像，軍隊住廟，舊時陋俗，始焚蕩一空。再東里許，爲惠濟閣，以午前已觀，不須再往，乃拔隊言歸，投宿北市之淮北旅館；館雖不大，而修潔爲鄉鎮所無。市中有浴堂三家，其一闢樓座，雅有陳設，同人異之。

張福 明
河 日，

七時卽起，訪「

韓侯故里」於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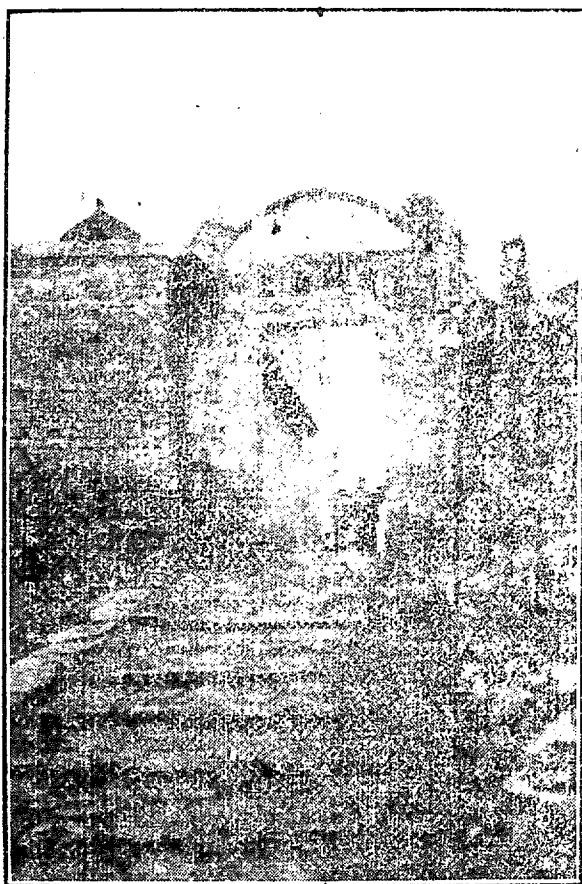
頭官巷，巷端題

字宛然，拍照而

行。南市有鉄犀

一，亦爲人敲去

實不然，吾接此邦穆士，皆溫溫有禮貌，然則人言豈可信耶？街道旣窮，爰沿河邊行。



韓 侯 里

其角，與玉皇閣

所見，可謂無獨

有偶。益南，過

濟真寺之門，蓋

鎮中多回教徒也

。未至馬頭者，

多謂此間回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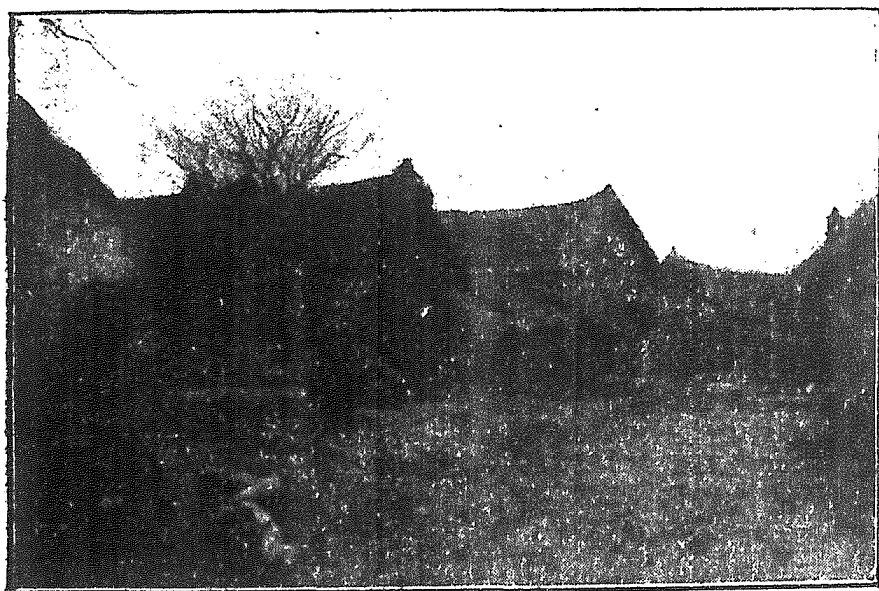
好娶族陵人；其

昨夜天公行雪，雪甚小，而氣更寒。隔河望張福口引河，但見清波一綫，至三神廟前，與運河會合，會處寬約五十公尺。此河長凡五十四里，舊有利淮小輪，由此西通蚌埠，光復後久停。此河爲淮水入運之幹川，而因清時黃流倒漾之故，積沙甚富，河槽又鬆散平闊，浚濬不施，年就淤積；湖漲則暢出，運漲則倒灌，此與下河水利，關係甚大。上年導淮委員會爲實施初步工程，特籌款與挑張福，爲之開寬浚深，功成之後，僅用銀三十餘萬元，由是豆客鹽商，直駛無虞。

石工頭

於是吾儕遂捨馬頭而東歸矣。先由頭壩度運河而南，行乎隄上，而抵石工頭。石工頭有二十餘家緣隄而居，門臨三叉古路，車轍縱橫，既類乎市；屋後石磴陂陀，偏有牛欄豕圈，又疑爲村。吾儕入市，首問茶寮所在，然竟不可得。乃假矮几於餅師之家，取地圖觀之，略得形勢。蓋石工頭者，亦乾嘉間南河之要工也，其西北起自二區之七堡，東經運口，又迤邐而南，到此長十餘里。又東行五里曰頭堡，與洪湖北隄相接。當湖灘未涸前，隄西小橋一帶皆水國，障川挽狂，非堤莫屬。當時此堤之用，與今日高堰以南之洪湖北隄，殊無以異。是以杉木爲樁，長石爲腹，又以亂石鑲砌爲

頂。其自石工頭東行之堤，則石面銹筍，堅牢與大堤同。自同治間漕督吳棠築清江城，拆石爲基。於是頭堡以西五里內之條石，在堤爲毀，在城爲成，此七十年前公案也。高等顧問言：「當啓用時，淮安人深以東堤不固，懼郡城危險，然案經奏可，又不敢公然干預，遂僞爲劉伯溫預言碑，埋諸頭堡。有掘得者，聞於吳公。公讀其文曰：「劉基造，吳棠拆，拆到此處拆不得。」公一時心動，遂命輟錫。此又拆堤公案中一



石 工 頭

件荒唐故事，不見記載者也。一時游侶各適所適，吾乃閒行僻處，踞一礫礮而休焉。道旁但見小車啞啞，車上滿載豬毛，次第過眼。聞市人言，知此地乃泗陽南新集下清淮之支道；今灘人往來縣城，尙皆捷徑視之，出馬頭者十之一二耳。余問今堤西久

成桑田，不識此堤尙有用否？市人言：「民國十年二十年，兩逢湖漲，湖中風檣如陣，直造堤根。當此時也，豈曰無用？」

一壑

石工頭迤北爲余家壩，其東五里爲七里墩。壩太遠，目力不至，惟壩外水光數頃，白波泛泛，明滅可觀。蓋北與泰山湖，東與七里湖，幾連成一片矣。

。是何說哉？問諸顧問。顧問言：「嘉慶十三年六月，湖水暴漲，頭二三壩刷塌，水漫各閘而下，清淮危險。總河徐端萬不得已，遂啓放余家壩，衝成缺口兩道，明年正月始塞。今之所見，卽當年缺口衝刷之塘耳。」鄉導言：「父老或謂此壩水深無底，下有修磴，不知所窮。傳有多年黑蛇，潛藏其下，惜與風浪，累敗堰工。一日某大員上任，宿廟祈夢，是夜卽見驚而老人，趨前乞哀，言將舉族他徙，請以三月爲期，勿過相逼。此大員覺而違之，亟用石灰數千擔，菱土雜施，不日而塞。黑蛇銜恨，又復示夢，謂我子孫爲汝勦絕，必有以報。後此河員卒遭腰斬云。」余曰：二公所言，其一信而有徵，其一則不經之談也。然余家壩是當年一大事，徐端亦坐貶一秩，此等神話，未嘗不可見一時之民意焉。」或曰：「南鄉夙爲稻田，自嘉慶倒余家壩後，沙停地淤，遂至改播旱穀

。「理或然也。七里墩以西距舊縣七里而名，居民約四五十家，皆自耕農。丁氏有田五六頃，最富，有磚砌槍樓，生八子，以分爨而貧。近周氏崛起，有田兩三頃，視丁氏爲殷實。蓋整個中國農民，皆可作如是觀矣。墩在村之北首，高度略遜漂墓，余問一小兒，此墩何名？則以「青驢墩」對。昔者拾遺訛爲十姨，子胥誤爲髭鬚，古今史事，亦何必不然也。墩東有旱河，南至武家墩，北接通濟閘，是名永濟河，萬曆十年，因清江浦淤，開此通運，未久而閉，然故跡仍存。又東爲黃泥堆，又名黃泥岡，高等顧問言：「余家獨決口，此岡亦有相當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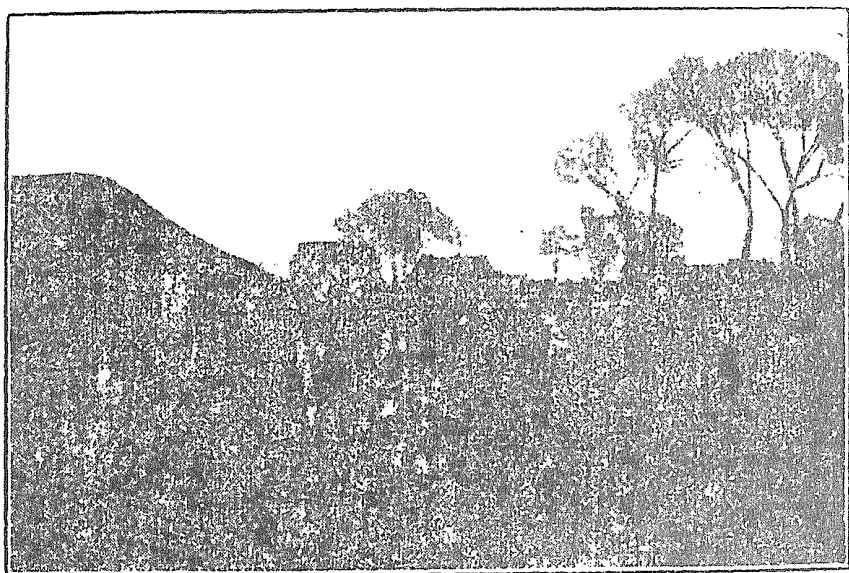
韓母墓與
韓信城

黃泥堆東北一里爲清水墩，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作青墩，縣志闕作青狗墩，其實一也。此墩卽韓母墓，與泰山墩東西相望。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信母死，貧無以葬，行營高敞地，令其下可置萬家。」今觀東家，其言允矣。北趨又過一旱河，西起二閘三閘間之雙孔涵洞，行淮陰境中十一里，東流入淮安境，下白馬湖，今七里墩以東田潦入焉。原清代開此，所以分減運漲，保護郡城，故以護城河爲名。河北又一里，過韓信城，土阜綿連，四圍拱抱，略存形迹。近城

而居者十餘家，就而問之。村人指缺處告余，謂此爲南門口。問他尙有遺迹否？皆不能答。

城南地勢淤下，黃蘆新割，景象蕭瑟；東則坡陀斷續，蓬科滿眼，動人感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信本此縣人，其冢宅處所並存，後受封爲侯，因築此城。」

師多，不如其已。」是乃但觀其一，未觀其二，豈篤論哉？附城一帶，土性堅硬，居民多篩取土中砂粒，售之駝販。駝販則散入米穀中，售之糧行，以增升斗。此等行爲，自



韓 信 城

「此記載之最古者。元末張士誠兵起，褚不華曾命劉甲守此，爲淮安屏蔽；後韓信城陷，淮安亦陷，當時爲兵家所重如是。今城荒地僻，民復愚陋，問韓信何人，恐亦不能置答矣。此地至今尙無小學，當局屢欲推廣初等教育，此邦人曰：「識字徒令訟

不可想，然生計之艱苦亦可見矣。東北又五里，遂入小南門。

稍息

清江有甌城，又有土圩。甌城在內，同治四年築，周一千二百七十三丈六尺五寸；土圩在外，同治元年築，跨運河兩岸，南長一千三百十三丈一尺，北長一千四百四十七丈三尺。小南門者，土圩西南隅一便門也。諸圩門中，無如此門之閒僻者。門側無一村，無一店，無一守望所，惟見高者農圃，低者水澤，與夫天上浮雲，枝頭凍雀，田間牧豎，烘托而成之一幅野趣圖。而吾儕一行從馬頭鎮來，衣上帶故城殘雪，脚底粘漂岸塵土，胸中味唐賢斷句，朝辭歷史最富之鄉，暮宿全縣中心之地，真不知北風之可畏也，出門之無車也，一年之將盡也。是夕，五人又宿城內逆旅中。逆旅主人曰：「今夕人家已送竈矣，而君等尚不少休，敢問何也？」團長反詰之曰：「送竈以後，縣官不許道上有行人耶？」逆旅人猝不能答，五人皆大笑。其次日，攝影師以所拍影片付照相館，完洗晒手續，又添購軟片，備下鄉用。五人又各返宅，整理衣物，稟辭家人。家人問何時可歸？曰：「但看春水云七，東風解凍，卽其時矣。」家人皆曰：「今歲吾家有旨酒肥豕，粳稻醃豚，足以禦冬，足以嬉春，且割半儲之，待汝歸也。」

第五節 徐家湖至武家墩

南門
糧市

一日下午，團長乃復領導吾儕，經史家橋，出清江南門，觀於南郊。南門者，迎薰門也。門有額，書體黑大肥圓，與三門同；有甕城，與東西門同而較深。甕城中有關帝廟，正子午向，廟貌尊嚴無比。其上有額曰：「千古一人。」是門也，城中人除清明上塚，無出此機會；倘塚墓不在南郊，有終其身未出此門者矣。而南鄉老圃，則每日必擔菜而入，挑糞而出，如上課然；而糞與菜，又一小小之循環也。出門有街，街未盡，又出一門，則圩門也。圩門外有長街，街道湫隘囂塵，屋舍參差，棚柱歪斜，無大宗商店，幸有十數家糧行，作買作賣，支撐門面。此糧行者，比城隍廟街，水渡口，洪門街，祭臺口，皆遠過之。吾儕聞名久矣，故今茲過此，鄉導主張訪問，衆皆贊成。乃共造一家，於灰塵中通姓名，主客問答移時，吾儕又參以目覩，遂識其泰半。蓋糧行除顧客外，有三等人：一曰開行的，主持全行者也。二曰管賬的，掌銀錢出納

，記載糧款進出賬目者也。三日行夥，司雜糧之量出量進，兼評定價值者也。三者之中，行夥實爲技術人才。其量斗也，能令進少出多，使行主得利；其報價也，能令物值所值，使兩方甘服，故賬房貴乎有德，而行夥則貴乎有才。糧之來源有二途：曰鄉戶頭，曰驢駝販。前者品質優良，人所樂購；惟近處莊戶，未必卽爲賣糧之家，故來源不旺。後者驅牲口四出，糴賤販貴，事屬專業，自無脫貨之虞；惟貨色不純，甚至不講道德，攙以泥沙，又其短也。至於去路：則秫七玉蜀黍，當產當銷。麥豆產量鉅，又非中下人家常食之品；故小麥除大豐公司收貨較多外，類皆近卸高郵，遠銷無錫；黃豆市場，則常州爲盛。至行主抽用，大率每擔一角五分，取諸賣戶；亦有自辦自運者，則行用又其小焉者矣。惟對於駝販所售糧食，則酌減行用，以廣招徠，其藉重有如此者。

徐家湖

南門外，東西皆軍營也。滿清末造，巡防營駐此：東爲一隊二隊四隊五隊六隊營址，西則僅駐第三隊而已。巡防營爲綠營之化身，第一隊營址，昔爲演武廳，每逢大閱，督撫蒞止，州縣忙於辦差，將弁忙於操演，大官躬擐甲冑，小官亦帕首腰刀，迎送奔走，至再至三，聲噪於薨薨之青蠅汗，密於絲絲之雨點。一時環而觀

者，何止萬人？其實完全是戲，完全與整軍經武不涉，若比之於迎神賽會，其庶幾乎！其前一片白地，革命後常用以開某項大會者，謂之教場，凡占地一頃有奇。教場一帶人家，清時多在城守營吃餉，至於讀書，非所措意。教場東南有盆地，當民國二十年大水，由此上船，一帆可抵南京，是名徐家湖。天下郡國利病書云：「徐家湖在清江浦南，凡黃淮水發，穿阜陵湖泛青墩入此湖，衝運渠，其勢甚險。高堰之北，青墩至韓信城當築堰者以此。」阜陵湖者，即今二區之地。青墩者，今清水墩也。明清之交，西水方盛，故此地一帶，被其波及；今西水勢弱，二區又久已出水，則徐家湖自不能有湖之實，勢也。聞土人言：湖上時有掘地得甌瓦見屋頂之事，「足知當時民居孔繁。志稱明時巡按御史王燮，嘗就此湖訓練水師。彼時浩浩蕩蕩之狀，度亦不在督撫大閱之下。燮字雷臣，故此湖又名雷湖，邑賢湯調鼎有雷湖八景詩。八景者：一松楸積雪，二桃柳環春，三別業書聲，四畫船歌板，五漁謳斷浦，六牧笛斜陽，七片月涵川，八千帆極望。讀者但觀此八景之名，不必讀湯氏之詩，而一時之勝概，已可想像得之矣。

過演武廳而東，沿土圩行，欲觀玉帶河入運之雲壘壩，則遺跡半堙，文峯塔僅存培塿

廠下

，有水環之，東流入淮安境，是名文渠溝，亦稱柴米河，城內外洿池積水之所歸也。文渠與運河之間，有大佛寺，奉人公人母像，龍鍾道士，指以語客，謂即亞當夏娃。問大佛安在？曰：「舊寺建於唐代，實有高七八丈之金像，耳輪中可張筵款衆客，全身稱是，後累年改造，像日以削。」余按茲寺有不可解者：以大佛名寺而有亞當夏娃，一不可解也；既曰佛寺而住持偏爲道士，二不可解也。無怪有識者之斥爲荒唐矣。又東爲下廠，地偏人窮，多小本營生，一日不買賣，一日不得食。若問其職業，名色亦繁：賣蠶豆者，賣淘籬者，賣蘿蔔者，賣辣湯者，賣豆腐腦者，皆出其間；而伴媽尤廠人之專業。近省民教館新辦識字教育於此。謂之下廠者，此地明時有二船廠，一爲山東廠，一爲江甯廠，與五孔閘旁之直隸鳳陽二廠，皆主督造糧船。當時平江伯查閒曠之區，建蓋廠房，鱗次而處，每一廠各包括若干衛所，以地爲名，職是之由。每年造船各百餘隻。其廠址皆甚廣衍，有長至五六里至十餘里者。今河道變遷，地望難詳，僅此「下廠」二字，透露當時消息於有意無意之間而已。

下廠之南，有棲蘆寺焉。廟貌不宏，遙看如村舍，但瓦屋耳。寺爲無住禪師手創，縣

棲蘆寺

志曾記其事，而山陽縣志所載特爲奇卓，其略曰：「無住，荊州人，進士，不知其姓氏。明李隱於僧，常持齋魚，坐邑中蘆葦深處，食蘆根，啜水，無一椽蔽風雨。土人伐葦，見而異之，因爲結室，自題曰摘蘆。」據吾縣志書，則曰「折蘆，」今日「棲蘆」者，又康熙之賜額也。方外尊宿，其行止不與人同，有如此者。吾儕披草徑，叩禪關；一灰衣老衲滿堆笑臉，烹茶款接。問其歷史，不甚了了。問有碑記否。指前殿示意。吾儕遂登韋陀殿，一老儒方據案授書，戶內誦聲琅琅，客至戛然而寂。老儒見諸生住口，仰面而知有生人至，則起立，去眼鏡，鞠躬爲禮，且讓坐。吾儕一面周旋，一面求碑，卒得之於東壁下，卽塾師書案所蔽者也。撤案見全石，速記生抄而存之，蓋康熙五十六年編修俞兆晟之筆，略曰：「余旣爲湛真立石，朗極禪師復請曰：衲於湛真創也，於棲蘆因也。無住先老人創棲蘆草菴，時有兩弟子：長卽老衲，次爲西極，汲漿道旁，以飲行者。先老人歸匡廬後，西極參學四方，衲留袁江，長淮名刹如林，獨無念佛場，遂以蓮池遺範，四時念佛，逐日行持。」據此則棲蘆所宗者淨土也。無住晚歸廬山，廬山卽淨土發源地，蓋一脈相傳如此。淮陰大寺有六，在城者三，在野者三

，然野寺終較近市者爲勝。問其所以，卽我亦不能言也。抄畢，遂與塾師別；出門，又與灰衣老衲別。

南鄉
道中

既辭棲蘆寺，東行數武而出疆，乃折而西行，先問龍爪樹。五人者，皆未嘗見樹，然莫不知其名，斯時腦中幻想，皆從「龍爪」二字揣摩附會，逢人便問，狀至愚默，往往爲村人所匿笑。既而得之於胡莊之北，黃莊之南，則已「虎倒龍顛委荆棘」矣。胡翁年六十三，據言當樹未倒時，東南一枝，曳地如龍形，（或曰：樹影照地如龍形。）實爲靈物，曾飲水於荷芳書院。民國二十年，一夕風雨暴作，樹爲雷火所焚，今僅贖上端一枝，前曹姓上墳，此枝又爲遺火所灼，卽委地者是也。吾儕近而察之，桑樹耳，樹皮已脫，斧痕縱橫，蓋病風寒者之所爲。攝影師數其年輪，僅得五十有九。據胡翁言：「兒時聞老人言，已閱二百餘歲。」使翁說而非妄，則此樹曾見明代衣冠矣。龍爪樹於二十四年秋，城內省民教館新設民衆教育處於此，南鄉直無教育，斯舉可謂甚當。正南一里有杜家老墳，甚嶮嶮，僅亞於韓母諸墓。吾儕以遙望可見，因未往。時日將夕矣，五人出徐家湖前，過小鬼莊，相顧駭然。又西得大路，乃直通武家墩

者，蓋歲既暮，時已昏，小路不敢由也。相傳同治初年，捻匪據清江城，四出劫掠，此地本屬麥田，被衝爲大道。總兵章合才發所部老湘合字營兵而修築焉，今又一再培修，遂行汽車。吾儕遂亦由此經費家荒，過古董墳。費家荒以燈市著名，龍爪樹亦然，爲燈戲者皆武家莊人。古董墳乃清初金石家張力臣墓；城中博古巷，力臣故宅所在也。時日已西匿，暝色逼人，初望遠村如霧，近村如一團，漸至遠近皆沈黑海中，僅辨路影。有時舉頭見路旁樹，側耳聽遠近槍音，心悸亡然；「草木皆兵」之喻，度亦不過如是。道上除五人外無一人，雖屏氣疾行，不能止村犬之吠聲也。行三四里，得一大樹林，鄉導曰：「公等勿畏，此卽吾儕投宿地矣。」

周莊
夜話

福田菴迤南，有周莊焉，兄弟五六人，多曾受高等教育，丁壯精銳，火力充實，匪不敢犯。高等顧問與鄉導，皆與主人爲總角交；餘三人亦無不相熟者。然此來也，入村而村犬大鳴，及門而門閉。斯時壯丁聞聲四集，詰客何自來，衆以清江對。一壯丁曰：「清江距此五里，計出城時已掌燈矣，公等豈有意宵行耶？」衆語塞，不知所對。高等顧問前致詞曰：「衆位勿相訝，請姑爲我通報員外，借宿一宵，可不

可惟命」。曰：「公等來歷未明，主人不得而見也。」又一人曰：「主人皆入城未歸，從何通報？」相持半小時，觀者益多，團長以下皆有窘意。忽東首屋上呵呵作笑聲曰：「是君等耶？其速開大門！其速開大門！」衆驚而仰視，乃知笑者在檜樓上，其人卽周家五員外也。於是吾儕中與主人總角交者爲先導，由大門入；主人兄弟皆下樓，遇於門內，攜手登堂；客先陳迂迴覓宿之故，主人亦伸巨指贊客之有膽。既而設饌留賓，又既而呼僮掃榻。吾儕以爐火方溫，夜燈有味，皆不欲卽眠，因請於主人，願俛燈談此邦風土。主人笑曰：「吾懼客倦耳，若我輩方將擊槍守夜，豈貪睡者哉？」於是先由吾輩發問，主人及莊漢，次第作答；初猶一問一答，漸至一問數答，又漸至不問而亦滔匕，又漸至攪成一片，不知孰爲問者，孰爲答者，如是直至四鼓乃休。余爲速記生，事後自當整理其說：大抵南鄉一帶，皆農民也，最富者不過有田二頃，而二三畝之佃農居最多數。南鄉厥田下下，專賴牛力糞水，是以戶勤稼穡，民多副業。稼穡以玉蜀黍爲大宗，一畝之穫，至少一石數斗，皆單顆子，不兼種他穀。一般食品惟玉蜀黍山芋；麥豆花生，皆輸境外。又有三副業，曰養豬養雞種菜，而種菜最有名。高升橋以北，土性多沙，殆十

家九菜圃。其入城挑糞，各有糞窩，亦以菜換得之，爭窩者爲羣衆道德所不許。莊後舊有浮溝，自西徂東，可資洩水，今溝心已可種作，僅存浮溝漚之名。費家荒有泓子，亦無蓄洩之用。然此邦地勢窪，極需溝洫。當民國二十年，水由雙孔涵洞來，此地脚底水深五六寸，大路可以行船，設非併力打圩，真有爲魚之歎。一般百姓，其知識尤爲愚昧，有清二百餘年，南鄉無秀才。（？）民國二十餘年，南鄉僅有小學兩三所。福田菴小學辦理最早，至今未曾中斷，堪稱最高學府。學校既稀，私塾宜盛，而私塾亦不及十所。人民固陋如是，故巫多於醫：搖鈴過關，謝土安宅，上廟還願，一聽巫者之撥弄。而在龍江鄉未施民教以前，南鄉又無一合作社，四五分利息，取者不作，聞者不驚也。然南鄉有二善：其一，此邦向不駐警察隊，故自衛力強，福田菴最佳，關門程次之，馬路與又次之。此間新築大槍樓，費六百元，雖有壯丁數十，不能及也。其二，此邦民窮而產均，窮則相安於忍，均則衝突不生，故里無訟師；多有產子抱孫，猶不知衙門爲何物者。使吾縣而但有南鄉，則胥役皆將餓死；使全縣而皆如南鄉，則官吏可以不設。且安清絕少，賭風亦微，此皆遠勝北鄉者也。然南鄉之民亦良苦矣！開一油坊，勢家可以抽

捐；二麥登場，鄉保，青頭，提控，獸醫，皆得而剗創之，謂之「時豐」，此去彼來，視爲當然。然則興水利，辦教育，提倡合作，剷除寄生蟲，夫豈非南鄉施政之急務哉？時夜深氣寒，參星在門，主人提梳燈，引客上檜樓。樓設三榻：團長體肥，據其一，他四人皆抵足。初猶相譁，漸皆睡去，夢魂栩栩然，不知東方之既白。

福田庵

明日，別周家昆弟，趨武家墩，衆員外皆相送於野，不肯卽歸，吾儕辭焉，則曰：「宅後福田庵，有一物足觀，願爲鄉導。」團長謂是何物？曰：「入門將自知耳。」迨漸行漸近，則見庵屋新修，亦有新式窗櫺，向外而開。隔窗見粉牆黑板，鮮明無比。門左大書曰「縣立福田庵初級小學。」鄉導曰：「吾知之矣，君所謂一物足觀者，其學校乎？」員外笑曰：「公等殆以昨夕談話，曾指斯校爲最高學府乎？然公等途經小學多矣，豈得一一淹駕？吾所言之一物，固有他處所不經見者，但請入門，便自得之。」入門，相與拊掌稱妙。蓋庵屋爲口字形，小院一方，被閱世二百餘年之臥松，卽一稱蟠龍松者，占去五分之一。松高不踰尺，其葉如針，其枝如蔓，縱橫四出，布滿階墀。其上則蒼翠有光，白日照焉；其下則短杙如柱，小鳥嬉焉。昔李北海爲吾邑

作娑羅樹碑，謂其「娑娑十畝，映蔚千人。」乃至沙門義淨，還自西域，過此亦「信宿因依，齋戒瞻歎。」其足爲一方靈物，夫何間然？若此松者，雖無娑羅之奇姿，然若得北海之筆以摹狀之，夫亦可謂南郊之寶樹矣。贊歎久之，巡禮一周。知山門雖改教室，後殿仍奉世尊，木魚與風琴，六字真言與「文」，形成一不調和之交響樂。殿中有萬曆十九年山主費氏所鑄鐘，上有倉南浮溝福田庵字樣。浮溝，古有今堙，昨已言之。倉南，謂常盈倉以南也。常盈倉亦平江伯建，在今桂花庵西，當時有廩百餘間，久圯。清道光時重建，改名豐濟。同治中，又移建於今址。常盈倉田產，城內外皆有之，淮陰官產之一也。旋出，與蟠龍丈人辭，又與兩沙彌辭。道旁園蔬青青，信爲大觀，殆家家有之。園多不設藩籬，惟北面則樹葦箔以當北風，故有暖笆菜之名。間有四面植籬，以禦牲畜作踐者，則近南一邊常不種菜，卽種亦祇種稀者，所謂老烏菘是也。菜圃近城最多，以土質疏鬆之故。曠野麥田而外，但見丘墳。其形類多四面削立，宛然如鐘。按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世乃多高塚。然墓作鐘形，邑中罕見。高等顯問曰：「修墓如鐘，以求美也。」團長曰：「此間土人貪利，售田爲墳，常得善價，往往一棺之外，卽無寸土

，非不欲大，勢不可也。」鄉導曰：「南郊多完糧代種之戶，墳小欲其占地狹；墳主久不問，則遂平之矣。」三說似皆有理，並書於此以俟知者。過周莊，與周家兄弟握手爲別，遂行汽車道上，整齊步伐，作行軍式前進。既又齊唱薩都刺過淮陰詞，且以却寒，且以取興。詞曰：「短衣匹馬，望楚天空闊，碧雲林杪。野水孤城斜日裏，猶憶那回曾到。古木鴉啼，紙灰風起，飛入淮陰廟。槌牛醜酒，英雄千古憑弔。」「柯處漂母荒墳，清明落日，腸斷王孫草。烏盡弓藏成底事，百事不如歸好，半夜鐘聲，五更雞唱，南北行人老。道旁楊柳，青青春又來了！」

高升 橋南

歌未歇，汽車掠地而過，蓋自清江開赴蔣壩者，卽他日京魯鐵路之一段也。過善寶庵，四圍深樹，一如莊園。庵東半里有道士莊，乃平江伯祭田所在，其東有花園門潛庵諸勝。（此潛庵與城內爲二。）今其舊跡無一存者。道士莊東二里爲倚兒莊，相傳平江伯後裔，嘗招山東佃客，來此種作，爰有是稱。此兩莊皆未往。善寶菴前有木橋，跨護城河上，是名高升橋，橋名甚噪，通邑皆知。再下則爲淮安境之如意橋，亦有名。然如意橋以下，居民濫築堤壩，壅塞水道，致護城河無宣洩之用，雙孔

以下積水無法暢出，邑人病之。護城河以北皆沙土，以南則黑崗土，直至武家墩皆然。行一里許，見路東又有大樹林，林間見前村後村，無慮百戶。村人或擔水，或抱薪，或掃落葉，動作非一。亦有叉手團坐，或抱兒負暄於門者，是則冬日田家之樂也。鄉導謂團長曰：「是名關門程，有前後兩村，不可不往。」團長曰：「諾。」遂行兩村間，入縣立關門程小學，與校長語移時。校舍假用普渡菴房屋，以甫辦未久，校具皆新。問答之下，乃知關門程以程氏爲巨姓，南村曰前關門程，北村曰後關門程。其得名之由，鄉談不一：或謂黃巢作亂，賊衆由南來者，至前村而封刀，由北來者，至後村而封刀；蓋八百萬之數已滿，故百餘戶之口獲全。或謂韓信屯兵，覓飲水處不得，一卒入程家得之，其家適閉門，故以爲名。按黃巢作亂，未擾淮陰；封刀之說，根本不能成立。至行軍覓水，得諸閉戶之家，此說自爲事實上所可有；然亦安見其必爲韓侯之事乎？要之此地自爲古鎮，觀近年里中常掘地得古井可知。關門程多田舍翁，其俗重積財而輕讀書。聞村中擁田一二頃者凡十餘家，曾組「富戶會」，專以拒絕貧民借貸，包辦收買田地爲宗旨；貧民無以自存，多有渡江爲苦力者。此說無論確否，有救濟貧農之責者，斷不可不

注意。前關門程之南爲馬路吳，土稱馬浪湖，以吳姓爲地方巨族，自衛力甚強。此地距城稍遠，民間曾有私設糧行之事。南門各行病其壟斷，每至與訟。蓋開行除領照外無手續，除繳納照費外無資本，而既領之後，可以坐得行用，有實力者，孰不樂爲？或問實力爲何物，則請明告之曰：「拳頭」而已。

武家墩

過馬路吳，仍遵汽車道南行，約里許至武家墩，去清江二十里矣。未至武家墩，先見一墩矗其東北，御馬墩也。武家墩自屬武姓先壘，御馬墩者，豈康乾南巡，其御馬會葬此乎？此御馬者，是否又卽響馬竇二墩之所盜乎？途中鄉導故意云云，高等顧問性嚴正，則以「齊東野語」譏之，衆人笑之，團長兩解之。既而過一石橋，古老堅壯，境內除安涉橋外無此宏工，又有石路數十丈，車痕如溝，由此而西，直造堤根。顧問言：「此橋所跨爲永濟河，因會通鹽運，故亦稱鹽河。石路所由，則當年之鬧市也。」過橋，觀北行亦有街道遺跡，不止一條，逆計當鹽漕通行之時，南北附隄之市，殆將半里。今惟石路爲大街，有飯店數家，專待陸路停車打尖之客。時自日正中，團長主在此打尖，兼開談話會決定今後路程，衆皆贊成，乃共入路東一家，揀副座頭

，以清茶佐炊餅食之。隔座皆車夫或小販，無一人似吾儕之專誠拜謁者。議及路程，決定今宵暫住此地，明日清晨，附汽車至高良澗，再雇湖船之老子山。然此地無旅店，又慮借宿非易。會鄉導有中表住河東，慨然自任，乃始釋然。於是上堤觀覽形勢，衆人好奇，亦羣相尾隨，作臨時衛隊，行則成行，止則成簇。堤上極寬闊，極平坦，極高爽，南北各有大廟，若爲武家墩把守關隘者。吾儕乃揖耆老而問焉。耆老所云，又視高等顧問之言爲實在。蓋志書所不載，高等顧問卽茫然不知也。據言：「武家墩以西，道光以前，湖水拍堤，此地有船塢，湖船避風之所；有望湖亭；官眷於此觀潮。康熙下江南，乾隆下江南，此地爲臨湖要工，幾乎每次必到。老夫聞祖父言，淮水盛時，湖中白浪如山，西風吹浪，直打堤根。初至似若小住，旋即轟然一撞，流沫四濺，石工爲之動搖，水花已過堤矣。所謂日費斗金，禁不起西風三浪，此客之所知也。因堤工重要，故廟宇紛繁，三官，大王，顯王，真武，共有四所。顯王廟祀唐許遠，在堤上南頭，乃淮陰淮安交界之點，民國二年，爲大風吹倒，餘亦漸壞，惟北頭之真武廟，巍然尙存。至於市中盛況，當年有當舖兩家，浴堂十餘家，舉此二者，可推其餘，而今則如何哉？」因拉

吾儕循堤北行，指堤下一大石坊曰：「此爲葉家牌坊，君看建築宏壯乃爾！」過真武廟見基址甚高，耆老曰：「此卽武家墩舊跡，其下有鄉紳街，有陰陽街，有驢脚巷。鄉紳之義，不須解釋。陰陽街謂其地一半爲人家，一半爲墳墓；驢脚巷者，謂所居皆執鞭之士也。」吾儕聞耆老言，共歎縣志記載之疏，乃共登其顛，東南欲望淮安文通寺寶塔，恨林木蔽遮，難騁吾目。鄉導言：「昔者武家墩居民，家有喜慶事，苦桌椅或杯箸缺乏，恆焚香禱於墩下，其次日，所求者皆一一出現。自小民愛財，事畢不還，信用喪失，遂無靈驗。」高等顧問斥之曰：「君又作齊東野人之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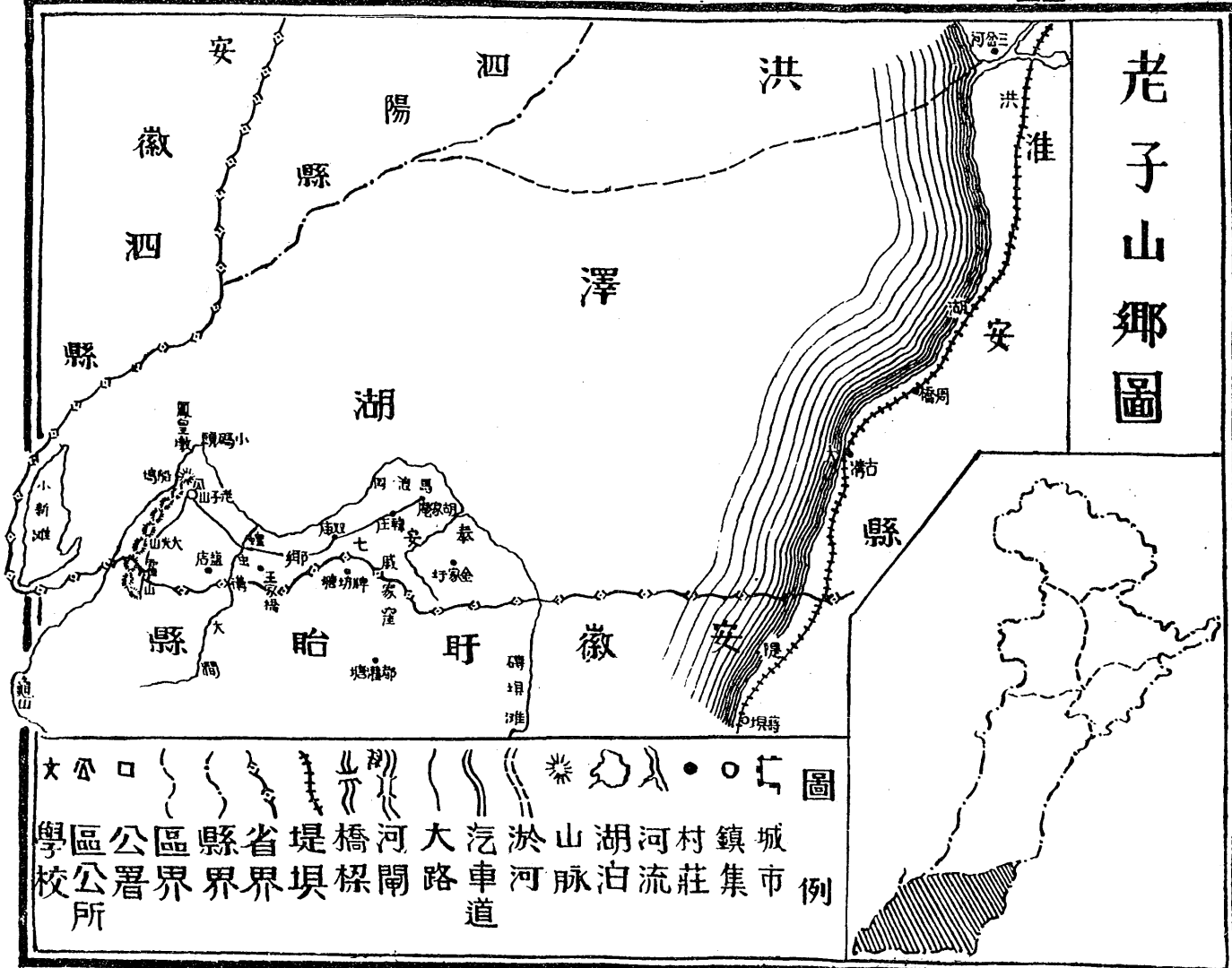
洪湖 大堤

大堤自武家墩迤南，直至蔣家壩，皆爲石工，總長一萬七千五百丈，武家墩以南，壘石凡十三層；老堆頭以南，則十五層，每層皆厚一尺二寸，此吾儕之所夙聞也。吾儕以今日不出湖，乃與臨時顧問閒行堤上，繼又覓石工缺處，下堤而西，爲斷面之觀察，乃知茲堤雖閱年數百，而石塊猶整齊均一。其在土上可見者，七八層或八九層不等。以指量之，每塊約長三尺，闊一尺半，厚與所聞者同。近湖一邊，間有刻文，如「鞏若金湯」等類語句，示此堤之堅牢與重要。若更量堤面寬度，殆皆在十

五丈外，真國內有數之巨工也！臨時顧問曰：「公等但觀堤身，不量堤東堤西地面之高
 度，猶不足以知當年之危險程度。」然吾儕此行未攜量器，爰命堤西站一人，堤東站一
 人，團長在堤上左右奔視，而大勢以明。蓋堤西地面，低於堤面者約一丈五尺；堤東地
 面，則低於堤面者殆達三丈以外。今湖水已去武家墩三十餘里，若在當年，淮城直爲釜
 底之物，豈不可駭？乃知陳瑄潘季馴斬輔諸公，辛苦築堤，非無故矣。是夕即宿鄉導中
 表家，所聞荒唐故事，尤甚於鄉導所云，不可悉記。明晨五人鵠立堤上，以待汽車。八
 時車至，皆上車，過顯王廟，遂行淮安境，淮陰農田在堤西，野樹離離，遠村隱隱，次
 第經過，瞥不留眼，中間經高堰老堆頭兩小站。高堰漢廣陵太守陳登築，長三十里，上
 自武家墩，下迄老堆頭，爲洪湖大堤之最初部分。其後明清加築石工，皆爲高堰之整理
 與延長。語曰：「倒了高家堰，清淮不見面。」其實此堰豈惟清淮，亦高寶與秦諸邑之
 生命綫也。既而五十里之程途已至，站上高報高良澗地名，吾儕即下車。車門一開，寒
 風鑽鼻，體索索欲顛；吾儕懼失青年精神，則力自振作，羣呼一二三四，下車而奔，未
 幾，體溫漸和矣，高良澗爲淮安西境大鎮，當潯河東出之口，魚蒲之利甚饒。凡緣堤南

下者，至此乃得視琉璃萬頃之洪澤湖；此行望湖面竟未凍塞，益喜。此地北距武家墩，南距盱眙之蔣壩鎮，皆爲五十里，過客頻繁，街市喧鬧。吾儕先由鄉導至湖邊，雇定船隻，二桅二艙，粗可容身。然後飲於肆中，烹湖魚下酒，酒過三巡，聽隔座弦管乍發，一壯士曼聲歌曰：「我好比沙灘上，一隻失羣鵝，又被那獵人尋着了奴！我好比順風船，到江心失了舵，是誰人駕着小舟來搭救我？」以下不甚辨，而聲調淒清，亦復靡靡可聽。攝影師曰：「此吾縣淮曲之『滿江紅』也，此地亦有能歌者耶？」是時也，寒威甫敵，鄉思又生，同人中念家庭團聚之樂，有垂頭不語者。團長顧四衆曰：「諸團員忘辭家就道之言耶？若半途而廢，何以爲大丈夫？」鄉導亦曰：「此行一區纔徧，今若中止，全功瓦解矣！」於是皆奮然曰：「有進無退！」須臾食畢，扶醉由三岔河碼頭上船，船上鋪位逼窄，殆無隙地，然以貪睡之故，乃渾忘一切。是夕梢公仗順風，揚帆星光下，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老子山鄉圖



圖例
 城市 鎮集 村莊 河流 湖泊 山脈 淤河 汽道 大路 河閘 橋樑 堤壩 省界 縣界 區界 公署 學校

省揚中末濕秋繪

第二章 老子山鄉

第一節 老子山

在湖
言湖

高良澗至老子山，水程六十里，一舟如葉，客夢偏酣，月黑風緊，寒星顛浪，此數客不知也，其天上之仙舟耶？人間之搖籃耶？於時團長體肥，因羣宿一艙，雖在隆冬，不禁煩熱，側耳聽湖波沸喧，推窗看湖天寥闊，以為有生二十年來，未曾見過也，遂披衣起坐，獨賞清景。詎一客醒，四客亦醒，既醒之後，不復能睡，問舟子以航程所至，云已去澗二十餘里矣。鄉導富於俚談，若泗州大聖，水母娘娘，皆此公之絕好談資。衆以在湖言湖，非高等顧問莫屬，因叩於顧問，粗得大概。蓋今之洪澤湖，古名破釜澗，隋煬帝過此遇雨，因更名洪澤浦。其時範圍極小，雖東與富陵泥墩萬家諸湖相通，而並非一湖。湖北有淮水，自盱眙龜山東來，過老子山東北行，經淮陰縣，（今馬頭）東流至雲梯關入海，與洪澤亦兩無關係。宋梅聖俞使風詩曰：「胯下橋

南逆水風，十幅蒲帆轉如弓，淮波帶日魚鱗紅，岌岌飛上北斗中，龜山始撞人定鐘，岸草澀澀鳴秋蟲。——胯下橋即指今馬頭之淮陰故城而言，當時自淮陰至龜山，逆水順風，一日而達，其舟全行淮水中，未嘗入湖也。其後雖開洪澤運河，龜山運河，以避淮水之險，而與諸湖仍各守汛地。自宋元訖明，黃水迭次闖入，北地始見淤高。康熙時，河決宿遷之歸仁堤，演水漫泗州活劇，淮水與諸湖遂聯爲一家，波勢之壯，遠勝射陽駱馬，此洪澤湖之所以爲大也。諸水既合，遂開聯邦會議，以爲北地已高，與其循故道入海有登山之苦，不如在裏下河一帶，順勢奪取新地盤爲妙。而一般河務大員，因漕運關係，非硬令暢出故道不可，於是拚命築洪湖大堤，以爲攔制。其結果，不上不下，但見湖面日見擴張。今之湖面，已縱長八十里，橫寬六十餘里，周迴三百數十里，甚至四百里矣。以政治區域言；蘇皖二省各有其半，在蘇境者，泗陽淮陰又二分之一。若老子山者，本與淮陰其他各地交通無阻，自諸湖聯邦，良田淹沒，水陸隔絕，遂成孤懸之勢。苟非有山，直無跡可求矣。時梢公在船尾，聞艙中人語，亦本其行船經驗，雜相應和。余問湖底之深幾何？梢公言：「湖底有稀淤，深約一丈以外；淤面以上，夏秋時亦一丈外，冬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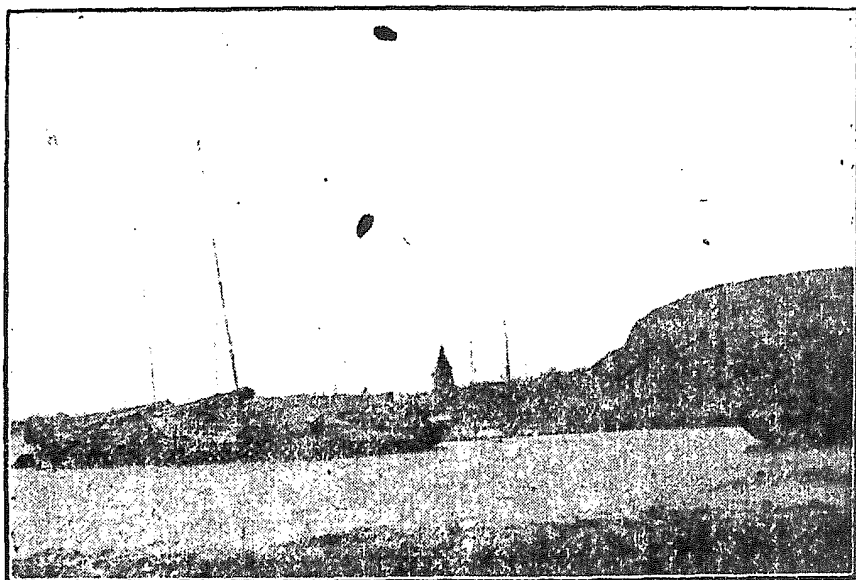
才二三尺耳，而喫水六七尺深之船隻，猶通行自若。蓋船藉風力，可破淤前進；淤泥甚鬆，實不足生若何之阻力也。」既而不十里過周橋，周橋在唐時爲棠梨溼，屬淮陰，不知何時改屬山陽，今爲淮安西境大鎮之一。又十里，過馬浪岡嘴，於是洪澤南岸始見陸地。此陸地與老子山相接，換言之，卽眼中又覩淮陰之土矣。

船塢
遇友

馬浪岡，東西二十餘里，如長蛟舁水，與波起伏，直至老子山東岸而後止，霍山之餘脈也，又淮南山勢之盡處也。淮水西來，爲岡所阻，上有怒濤，下有回淵。行船至此，無避風處，無繫纜處。重舸不能疾駛，更易傾覆。而地爲渡湖必由之徑，又萬萬無可繞避，誠天險也。清同光間，山人請於漕督，設救生紅船於此，一時獲救不少。自湖水日淺，河務廢弛，紅船亦隨而俱廢。岡土沙石相間，水落時，岡南亦有灘可耕。吾儕舟經岡嘴，因流急湍深，揚帆疾駛而過。岡西地勢漸平，沙灘斷續過眼。久之，天色微明，舉頭瞥見老子山一角，突出湖濱，拔起三十餘公尺，其上則煙樹微茫，樓閣參差，覺咫尺間可與仙靈把臂。吾儕五人中，無一人曾見真山者，一朝獲覩，快樂直不可言喻。既而舟過鳳凰墩，折而南，茱萸倏過，船塢在目。塢西向，背山臨

湖，口小腹大，成半環形，徑可百丈，船入其中，廓其有容。於是繫船西石工側，團長解囊付船錢，又付酒資，將次第扶篙登岸，先爲北山之遊矣。忽岸上一短衣少年，見吾儕出艙，揮手狂呼曰：「兄等皆已來耶？吾待子久矣！」團長等皆愕然，鄉導

江區之游，此君早已還山。臨別之夕，曾與鄉導執手相約：「願以陰歷歲暮，每日在船塢相候，勿令望穿雙眼！」而他四人皆不之知也。讀者諸君，應知在本章中，同遊爲六



老 子 山 船 塢

眼快，亟健步趨前，報以笑聲曰：「是××兄耶？有約必信，君子人也！」衆乃皆悟，握談之樂，視初見此山爲益甚。蓋此君亦××中學之校友，本山人也。當五人相約周覽全縣，此君亦願爲團員，但言明祇任導游本山，他區概不追陪，故當吾儕爲清

人矣。此君之名維何？則請以「短衣少年」稱之。

老子山

大別山脈，爲淮南衆山之宗，自豫省蜿蜒東赴，入皖爲霍山，皖之潛霍諸縣環之。自是岐而爲二：南支達巢湖而隱；北支緣壽春合肥盱眙以至淮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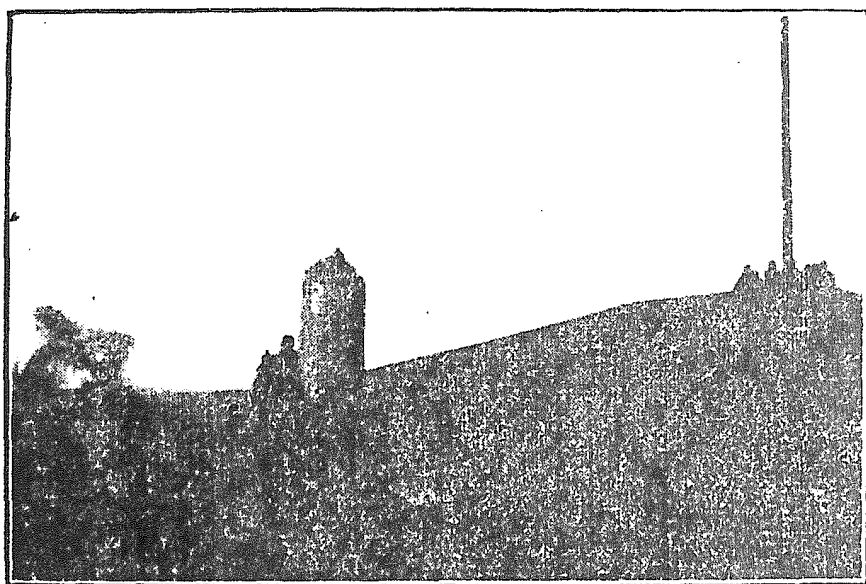
餘勢所結，是爲老子山。山周迴不過十餘里，其高不過數十丈，而背高俯下，形勢天然，從無水患。自平面圖觀之，老子山與馬浪岡，皆斗入湖中，東西相望，爲洪澤湖南岸兩大土股。若以立體觀之，則馬浪岡僅如波浪起伏，老子山則雄峙湖隈，其氣象又自不同。蓋自船塢以北，此伸入湖中者，北西南三面皆如壁，最高處約達五十公尺，鳳凰墩仙人洞諸勝皆在焉；惟東面土坡，有小市，魚鹽商販趨焉，是爲老子山鎮。吾儕既遇短衣少年，因假座船塢街茶寮，略進小食，決先遊老子山。當未舉足之先，則請地主以此山得名之由見告。短衣少年曰：「老子山，一名腦子山，相傳老子煉丹之地，其顛石色殷紅，土人指爲仙跡，故又有丹山之號。按老聃生於苦縣，（今河南鹿邑縣）官於周室，其游蹤東至沛，西至函谷，不聞有會到淮南之事。姑讓一步言，既能至沛，未嘗不可至淮陰。然丹鼎爲神仙家言，老聃爲哲學家，雖受彼輩尊爲祖師，實則全無關係。故此

山所有仙跡，姑妄聽之可矣。僕雖山中人，不願爲附會之談也。」團衆聞而善之，須臾果腹，乃依短衣少年之指導，行至菜窪，先遊「北山」。以下所述，皆此短衣少年爲五衆指點之語也。

北山之遊

北山面湖而西向，有壁峭立，高十數丈，逶迤可百餘步。壁上罅隙淺深，榛蔓掩伏，野鴿巢於其間。頽陽將下，朱霞照波，此鴿輒戛然飛鳴，山水清音，自相贈答，遊人至此，真覺仙境不遠矣。好事者或發槍射得之，烹以爲炙，鮮美無比。由是山中常有老饕，不畏艱險，由絕頂緣繩而下，攀其危巢，而攫其雛卵，於是北山棲鴿，遂無瞧類。由此南行，壁尤峻削，有「滑油山」之目。吾儕乃北行，甫數武，有穴隱於崖下，仙人洞也，猶龍書院後亦有仙人洞一，而此則爲北洞。洞口徑尺許，望之若甚狹，鞠躬以入，則亦綽然，可容三數人膝語。志稱洞深二尺餘；而俗謂是中有隧道，潛通龜山老禪洞，長達三十餘里。短衣少年則謂今已阻塞不通，亦竟無人敢於探險。昔民國十六年四月八日，盱匪大劫老子山，居民倉皇逃命，有藏洞中者，竟得免焉。聞曾有人炳燭入觀，見巨石相覆如蝸紋，石上苔痕斑碧，致饒古意。但境寂神寒，不可

久處。洞外有蝸止草，莖不數寸，葉對生，多漿，狀如瓜子。蝸有蝸者，搗汁塗敷，其痛立止。又有鳳尾草，葉長三四寸，形如鳳尾，亦富美感，然皆祇台山中生，移植則鮮有活者。洞在山麓，其上山勢突高，堪稱此山尾閭，是名鳳凰墩，亦即北山之絕頂也。坡墩有磚塔三，不知何代大師，埋骨於此，其旁枳棘圍焉，其上藤蔓滋焉。墩上豎一木，高聳雲際，風瀟雨晦之夕，懸燈其上，遠近航船，恃以不迷。蓋墩南大王廟



鳳 凰 墩

，從前香火最盛，燈油之費，悉出其中。今地方不靖，商賈不來，燈柱變爲古跡，山下夜行船，皆成探險家矣。下墩益北行，又有一岡斗起，長約十餘丈，闊約數丈，是名小碼頭。四周多怪石。狀齷齪然。湖水三面衝激，音響如鐘。山雨初收，則見岡

下石子含鉄頗富，意其下常有鉄礦，未可知也。吾儕當風而立，不敢畏寒，引領北望，有不勝感歎之情者。蓋萬歷以前，直北湖面，皆吾縣懷仁鄉可耕之腴田也。湖漲以後，懷仁鄉與益北之移風鄉，一時俱沈水底，道光以後，移風出土，今爲二區之壤，而懷仁則惟老子山本鎮存。康輿志曰：「湖水南侵，淤成阪田，居民汲於山麓。所謂稻塍，亦非昔比。」味其語句，則知直北未沈之時，皆稻田也。短衣少年言：「自此東北里許，舊有桂家庵，相傳明季有桂氏女者，以殊色被選入宮，甲申之變，女亡歸故里，結庵奉佛，以終其生。今雖庵址亦無有矣。」

大王廟

下墩數武，入大王廟。廟門臨湖西向，當門黃棟數十株，盤錯巖壁之間，偃蹇蒼勁，叫雨呼雲，對之不寒自慄。入門登戲臺，俯月窗，下視崖塹，深不可測。西望大湖浩渺，波光涵天，蘆洲沙渚，若隱若現。戲臺對面即大王殿，有月台，歷階而上，瞻大王金像，左握寶錠，右執鋼鞭，若匠繪之武財神然。旁立四將軍，雷公電伯，雲將雨師，各盡其態，彫塑甚工。兩廡各六間：北爲老君堂，觀音殿，南爲都天財神二殿，此來值新修之後，皆璀璨可觀。惟以來路不同之神鬼仙佛，聚居一門之內

，殆如北平之「大雜院」，座位縱無爭執，主賓豈得相安？但廟祝財源所在，多多益善，有不暇問其是否合理者矣。短衣少年曰：「今歲冬令不冷，此地但可望湖，不能賞冰，吾請以封湖期中之壯觀語客。當夫冬令西北風緊，湖面結冰，放目萬頃，渾如烙銀作蓋，寒光耀日，使人眼花。有時玉山纍纍，或嶙峋如刀劍，或摺疊如萬卷書；而一夕之頃，隨風因溜，又復萬變，不可方物，真冬令之奇觀也。所不幸者，冰塊可以壞舟，冰礁可以沈船，或有中途冰塞，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孑然孤舟，一陷動數十日，則赤族亦事之所有。愚民無知，遂謂大王能解斯厄。好事且爭相傳述，謂每值嚴冬，因湖冰驟合，舟楫不能出者，倘能於夜分焚香露禱，是夜便見遠處紅燈點點，羽葆紛紛，一巨人披甲執鞭，連鞭水面，如是自近而遠，漸不復聞；明朝起視，冰紋漸裂，搗之立開，船得泊岸，遂以獲安。」衆人聽之，皆驚其奇誕，而又同時感覺自然之權威，與身受者幻想之可憐。短衣少年曰：「此冬日故事也，若在夏令，亦有可言者：盛夏多暴風雨，而午後尤劇，舟人相戒，有「過午不開船」之信條。間有朝開而暮不達者，中途風起浪湧，四無可住，命在頃刻。然或剎那間而風定浪平，復歸安靜，則知大王巡湖至矣。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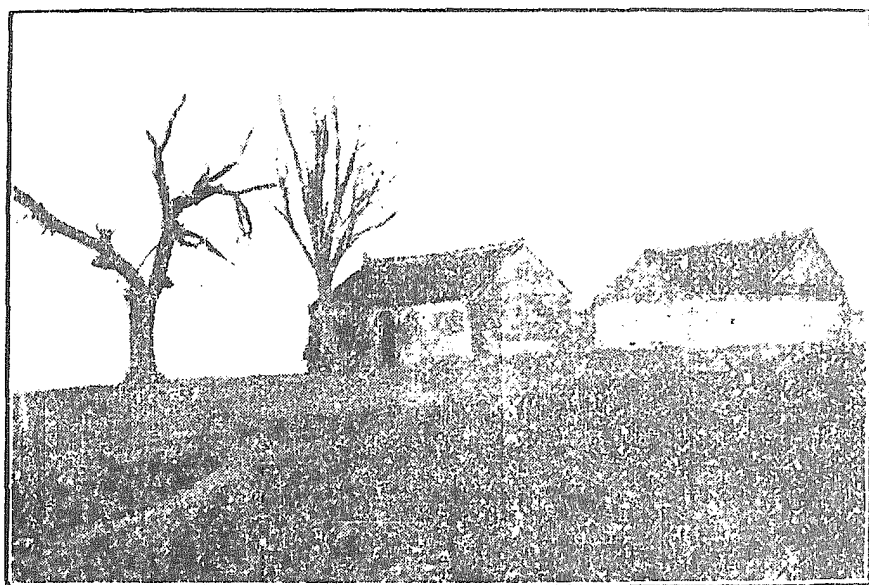
騰之，如真爲大王巡湖，則必見有方首蛇身之化形，緣桅而下，或附舷而上。舟人則盪承之以盤，揚帆直指老子山，送大王入廟。既登岸，舁以香亭，鼓樂騶從，前後扈引，廟僧則焚香誦經以待。斯時大王於盤中瞿然昂首，升案入龕，龕前有金色香爐，高二三尺，覆以獅形之蓋，而空其中，大王臥焉。既臥，舟人備牲牢致敬，而禮以成。有時舟人因大王巡湖，舉行盛典，而此大王者，始則不肯入盤，繼又不肯入龕，強入之，亦不肯臥，遊於月台；山僧參鴨正飢，立前啄食之。聰明人皆曰：「此水蛇耳，真大王甯有是哉？」

三元宮
龍燈

出大王廟，南過三元宮，宮亦在北山之顛，其下有磴道，卽所謂「滑油山」者也。前有草場，廣可百步，舊時洪湖營教戰處也。地勢隆起，與南山爲犄角，皆湖防要區。廟門南向，有三奇樹，閱世皆數百稔。東一株爲公孫樹，青翠可觀，童童如張蓋。中爲黃棟，大可三人合抱，遠望如倒書人字，其上杈枒突怒，各有所之，殆如游龍。枝柯岐出處，有穴如盂，中積石片甚多。據土人言：「船戶有求子者，投石卜之，中而不墮者，爲育麟之兆。」噫！是可笑也！其西一株，亦棟屬，臨崖最

近，烈風吹樹如吼，然卽以是故，卒爲風摧。鎮人以其材爲閤門，重千斤，寇不敢犯；用之如此，此樹爲不死矣。入寺，觀木塑奎星，司文柄而其狀駭人。記有集杜詩爲聯者曰：

一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絕作也。正殿五楹，傳爲明代遺構，中塑天地水三官像，高各八九尺。廟初在霍山，爲風所拔，移祀於斯。上元令節，舞爲能事。龍燈長六七丈，以竹絲作數百環，貫索成架，分爲若干節，每節皆有柄可持



三 元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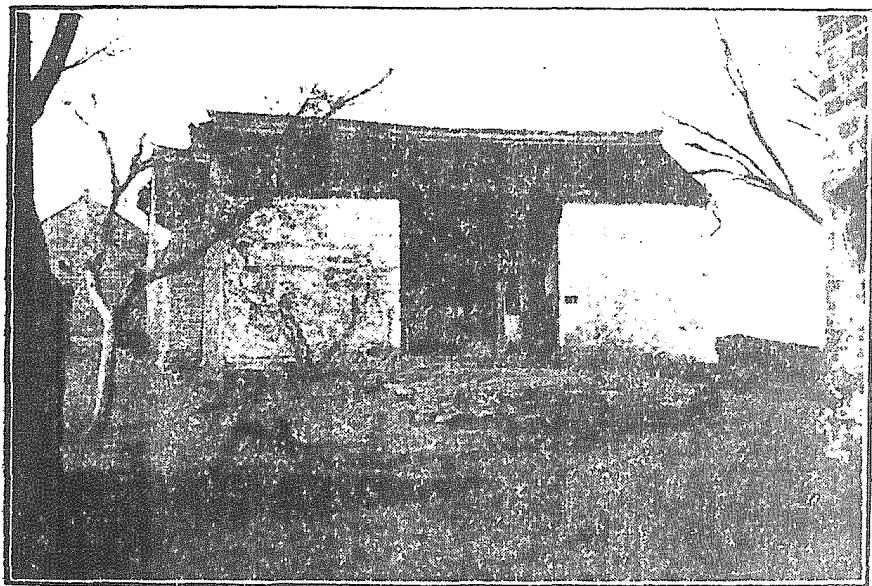
爲三官作會，爐煙蔽天，庭燭燎野，僧侶諷經殿上，男婦拜禱中庭，與九月十七日之大王會，同其熱烈。最妙者爲鬧龍燈之俗。短衣少年言之致詳。蓋每年燈市，諸般百品：大都年少而壯碩者好龍燈，浪子好花鼓燈；前者以漆龍爲絕藝，後者以粉墨歌

，外則畫布爲皮，中則懸針置燭。謁聖之夕，舞「龍搶珠」之戲，或左右盤旋，或上下低昂，鑼鼓應節而鳴，真如一條火龍，天矯萬頭之上，奇觀也。花鼓燈以傘燈爲主，而禽魚蟲介蔬果諸燈圍繞之。傘多六角形，五色錦箋，鏤繪花鳥人物，工緻絕俗。撐傘者以主角爲之，行止歌舞視此。四圍雜扮西廂白蛇水滸種種人物，且踊且歌，旋轉如走馬燈，雖絲管雜作，而未嘗不中節奏，往往如一刀切，如是者直至二月初二爲社公作會，始爲最後之一場，此誠民間休閒之樂，亦太平無事之象也。今世亂年荒，此樂豈可復得？

都司
廢署

出三元宮南行，又東轉數十步，觀水師洪湖營都司廢署。廣場一片而已，無所謂署也，然其歷史，則老子山之民多能道之。蓋道光十三年兩江總督陶澍奏改鹽法，淮北要鹽，始以西壩爲總匯之區，其西南渡湖出境，非設專官，無以緝私梟，完正課。故是年冬，親率淮揚道李國瑞，登山相度形勢，決廢錢集都司，改設洪澤湖水師營都司於老子山，扼全湖要害，並建公署於鳳凰墩之南，隨帶千總把總外委額外共七八員，馬步戰守兵一百四十名。初設時屬河道總督管轄；後廢河督，改設淮揚鎮總

兵，乃屬鎮標；繼又改屬漕標若提標。本山而外，龜山蔣壩周橋高良澗高家堰，皆其汛地。光復後，改組爲江北湖河水巡團第三營，旋復裁撤。民國七年，江蘇台營官地局拍賣營產，於是循大之建築物，竟以八百餘金，橫遭拆賣，形勝全非矣。未廢之前，軍門鼓角，足壯湖山之氣；三年大閱，此間弓箭火槍常爲十三營冠。其衙署規模，父老能言：大抵前後五重，門前照壁巍然，左有吹台，右有旗亭；頭門高敞，有甬道直



署 廢 司 都

達儀門。儀門東偏有別院：東爲火藥庫，又東爲花園；西爲官廳，又西爲射圃。園中多老樹，皂筴一株，高數丈，秋深筴熟，滿樹如佩刀；射圃則賓僚公餘習射之地也。其北花廳五楹，最宏偉，亦最幽爽。花廳之西，乃爲正堂，堂後爲二堂，二堂之後

爲上房，此其大略也。當初毀署時，猶有照壁一堵存。民國十三年春，盱匪猖獗，居民築土爲堡，患堡門不堅，更毀壁取磚爲之。二十年，有墾其故墟爲菜園者，可謂能盡地力者矣。夫物毀之易，成之實難，是署也，與其鞠爲茂草，何如因其舊築，設立工廠或學校之爲有用哉？世人不知利用公物，往往如是！

種菱
取魚

廢署之東爲楊家桃園，園東數十步，有樓高出林表，二帝閣也。二帝閣本過街樓之類，清初南市未興，生意以此處爲盛。街東西橫貫，東至湖邊，賈船於此停棹。西出樓前數十武，折趨而南，稱北大街，沿街多大宅院，人烟稠密。自洪楊亂後，商肆南徙，此樓乃成孤立，遂稍加拓展，上祀文武二帝，樓下配以都天，又闢北舍，以奉觀世音菩薩。若清晨登樓，遠眺湖天，斯時日尙未出，紅霞照帆，光景奇麗。薄暮看宿鳥歸林，寒煙繞樹，亦復耐人久立。既而吾儕欲循北大街而南，以入船塢街，短衣少年曰：「不如東行。」遂取徑東園，又東南行，漸行漸下，以至湖濱。湖濱多游沙，沙中含腐植質極富，若加播種，必致美稔。惜湖上水位漲落無常，故近水皆成蒲葦之鄉。近陸則高柳叢生，不下萬株，里人高氏，於此治場圃，圃心結亭曰柳亭，爲長

夏納涼勝處。遠帆入座，野鳥窺人，高氏村居之幸福爲不淺矣。或曰「地乃法華寺故址，寺爲明代大刹，沈水二百餘年，冬春水涸，土人有墾荒得磚甃錢幣及陶器事，」不可勝詳。登柳亭東望，淺水處陳根點點，水中又若有長圍，小舟數十，穿插其間，狀甚忙碌。短衣少年言：「是爲菱田，種者意不在菱，而在藉菱以得魚，此時彼輩正演取魚影片於君前，若在平時，不易覩也。」圍長觀之良久，仍未能盡明所以，爰請少年對此電影爲有聲之說明。少年言：「此邦百業莫如漁，漁莫很於種菱。工於漁者，往往擇淤沙淺水，種菱爲田，冬來風勁水冷，魚類多就菱根覓食避風，此時圍而取之，往往可以竭澤。菱之爲草，當暑而種，及秋而茂，承種者每六十方丈，出租二十元。其葉飼牛馬而已，每束七八斤，得值四五十文，承種者課兒割售於市，種菱主人不計較也。迨冬令一屆，朔風怒吹，同雲四合，波興而水渾。斯時魚類無處覓物，潛聚菱中，種菱者先以大刀平水推水中枯葉，作一長圍，綿亘常十餘里，望之如長蛇，密密重重，牢不可破，然後掉小舟數十入焉。舟中各有二人，其一操舟，其一則手持筍網，入水擲魚，魚雖掙扎，無一得脫者。如是一刻鐘之頃，艙中積魚如山，彼卽越圍而出，徙魚大船中，更以空

船入圍，水上往還如穿梭。斯時圍漸緊縮，達於菱田中心，大魚小魚咸集其下，泥漿草根，與魚相雜，濃稠如臘八粥，其獲魚之豐，可想而知。於是種菱主客，獲利分金，妻孥醉飽，再訂明年之租約。此事在淮陰全縣中，恐惟老子山有之矣。」高等顧問曰：「是乃歷史上所謂圍制之法，淮軍用以破捻者也。」衆皆大笑曰：「足下引古證今，不愧顧問！」

山市概觀

從東園至此，一路皆行湖邊沙岸，不知此身已在圩外。乃又折而北行，由圩門至船塢街。先是咸同之交，吾縣長吏倡築圩寨，爲防捻之計。清江浦首先築成，四鄉亦相繼完工。老子山圩工，西起船塢，東止小碼頭，成拋曲綫形，各依地權所屬，任守護之責，年久失修，湮廢無迹，惟東園及柳亭一帶溝渠，傳爲舊日之圩濠而已。民國十二年頃，匪猖獗，所至塗炭，山中岌岌可危，遂興築圩之役，東西北三面臨水，不需圩牆，惟南面有之，兩頭皆抵湖邊，長二里許，又建圩門於茶菴之前，扼全鎮之咽喉，誠壯舉也。惜工事草草，今已半缺，作用全無。至今過其門者，惟間見守關壯士，持槍威衆；或向鄉人上街做買賣者故意糾纏，藉索通過費而已。然圩門誠咽喉

哉！村人入市者，舍此徑無第二徑，縣志所謂「四面環繞，獨一路南出」者，卽此門矣。若以淮陰各鄉鎮與較，惟馬頭之格局似之。吾儕入圩，決周行市中，一攬斯鎮大勢。蓋圩內有石堰障水，名東石工，傍之者皆糧市，交易稱盛；糧食多輸蔣壩，亦或遠售盱眙。循石工北行，經草市口，西折卽船塢街。街環塢列廩，亦作半環形，臨水之處，稱曰「河底」。船塢街西端市廩盡處，亦有疊石捍水之堰，與前堰同長，是名西石工，與船塢並爲陶文毅（澍）之所築。街之中部，有魯巷口者，則與北大街接，此其大勢也。全鎮居民，昔有六百餘戶，近漸少，而山東流民聚居東西石工等處者恆百數十家，其操業當別詳之。市中商店，土著爲多；終年長市，無集期。貿易糧行之外，當推布匹雜貨，資本最大者，不能逾千元。河底則以魚市爲中心，亦可謂老子山百業之中心。著姓有五：曰高張丁畢韓，皆詩書之族，姻婭重重，負地方重望。每與一役，凡經此數家之合作者無不成。距縣既遠，故雖祇數百戶，亦建爲直屬鄉，鄉公所設大王廟，調解爭訟，視他自治區爲煩劇。公益事業無定款，臨時按戶抽集。其募諸往來商賈者，則船捐爲甚。西石工山頂有捐局，專收客船捐錢，其名目不一，就二十三年言，有燈油費，更費，

碼頭費，鉄板划子費，（水巡用船）伙草費等。因之客商不勝敲剝之煩，除鹽船向不停泊者外，商船非不得已，亦絕不停泊。誠欲招徠商賈，興復市廛，則減輕負擔其首務也。

漁家生活

是日爲舊曆小除夕，市中行人較多，避道爲繁，又加貪問土風，不覺過午。短衣少年曰：「公等五人今晨於睡眠惺忪中下船，一脚高，一脚低，東回南北，隨我所之，公等之心熱矣，而尊足亦當倦而怨矣。蝸廬不遠，願爲雞黍之會。飯後小步猶龍書院，其他一概不往；俟休息數日後再導游潤西潤東一帶，庶幾共樂新春，不至過殺風景耳。」衆方鼓興以遊，足力似覺可用，一聞少年之論，團長首呼脚痛，鄉導亦云腰酸，遂皆罷游，相將入北大街，而至短衣少年家。少年置酒款客，席間雞黍而外，魚膾魚羹魚腊之屬，堆盤列案，其製不一，然可一言以蔽之曰：「湖水煮湖魚」。按吾邑水族之味，舊推白魚，亦稱「淮白」，乃唐宋貢品。蘇軾詩云：「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楊萬里初食淮魚詩云：「魚吃雪花方解肥」又注云：「淮人云，白魚食雪乃肥。」淮白之重，由來舊矣。今縣城庖肆，但以輓兜鱒魚著名，古時不如是也。短衣少年見衆客稱道淮魚，因卽席詳言此邦魚業種種，頗富異聞。大抵以魚爲業者，種其

類凡三：駕舟捕魚者曰「取戶」，代客買賣者曰「行戶」，出資買魚，醃之曬之，以運銷他處者，曰「醃莊」。取魚之具，曰鈎、網、卡、篩。鈎長盈寸，每百餘鈎繫之以繩，如網之有綱；漁者植竿湖中，綴鈎於竿之四圍，上下凡五列，其上出水寸許，望之每延數里。寒風暴起，魚逆水觸鈎而躍，愈躍而鈎愈密附，愈不得脫，故恆得大魚。網有大網，有泥網。大網張風雨中，船大且堅，不畏波浪，望之如海馬，其得魚既大且饒。泥網施之淺水，取魚不擇巨細。是乃澗東田家之副業。用鈎網者多大舸，近灘水淺，不能泊岸，且易失取魚機會，故又有行船，逐舸收買，往來駁運，謂之「花鮮船」。花鮮船船身皆小，篷索篙槳皆堅利，故能晝夜出入湖中，烈風雷雨不迷，覺「使船如使馬」之喻，猶不足以狀其輕捷。卡爲專取鱮魚之具。取寸餘小竹籤，裂之而置餌焉；魚張口就餌，卡裂開如人字；魚口小不得脫，遂遭毒手。篩編竹爲之，置淺灘草際迎溜之處，取魚兼以取蟹。每魚一條，中置一簍，名曰「夢虛」，有活門，可入不可出。天清月明之夜，漁人駕小舟，潛行其間，出「夢虛」，取魚蟹，引酒放歌，醉倒船頭上，蘆花淺水，任其所之，此樂雖蘇長公不逮也。

市魚

短衣少年述至此，鄉導顧吾儕曰：「妙哉妙哉？」團長曰：「君知其妙，盍盡一觴！」鄉導曰：「獨樂何如衆樂？」於是各敬短衣少年一杯。少年飲畢，又續談行戶及醃莊之概況。大抵行戶爲買賣之中介，故對於生產者及販賣商，皆須有一種連絡工夫。而在老子山魚行老板，則不愁莊客不至，但慮無貨可以應客，故對漁戶尤講感情。春夏淡月，山中漁戶無以爲炊，乃尋常事。斯時老板之有識者，善打算者，多能先人一著，貸以救急必要費用，言明他日賣魚得錢，再行結賬。迨至秋冬魚旺，此輩誰無良心，自然歸之如水。且行戶亦實有起人敬服之處，彼常能以談笑之間，爲衆漁戶排難解紛，其論事之公允，與態度之不使人難堪，有一般機關或紳董所不能及者。故漁戶行主之間，相親如家人，恆有歷子孫數世，猶不改投他行者，斯可見矣。至醃莊一業，操之者多爲高寶下河一帶之人。魚既入行，固以蘆摺，其多可稱「魚山」。斯時卽有刀工十餘，雜男女老少，磨集其下，剝腹者，疊之入缸者，灑鹽者，各執其事，不需亞丹斯密之提倡，而已深合分工之理。魚子則刀工小兒之恩物，沿街賤價喚賣，人爭購之。醃數日，卽暴之成乾，自備船隻，運售他邑：小魚泰安濟甯，大魚蘇皖等埠；大

率資本在三十串內，獲利可十四五元。更有收買鮮魚，運銷江陰一帶者，則獲利尤厚。老子山有此魚肆，非惟本身貿易已踰十萬，一切店鋪，一切小販，一切勞力，莫不沾其餘瀝，肥其身家；而專待此事以舉火者，蓋比比也。少年談興甚濃，吾儕聽講興味，亦正不薄，既而日已在申，主客罷席。主人曰：「猶龍書院近在咫尺，嘉賓如有興，不敢不陪。」衆皆願觀，乃行北大街，入山造焉。

猶龍書院

猶龍書院據後山之勝，在菜窪之南，船塢之北，院門東向，由圩門入者多由此登山。書院廢矣，而斯宇猶建南部小學，垣內外雜植花木，空氣清佳，一大好讀書地也。何況波光嵐翠，舉目卽是，書聲樵唱，復相贈答。有此佳境，則六十年來，以方隅之地，頗有人文，或名在庠序，或應舉鄉里，非無說矣。昔洪楊之亂，老子山不守，山民泛宅湖中，猶聞船上有誦書聲，至今傳爲美談。吾儕入門，校中久放學，一校工應門肅客。無主無賓，自行巡遊一周，然後休於應接室，聽短衣少年之報告。少年曰：「飲水者當思其源，遊書院亦然。吾每在此山聞老輩語，未嘗不思臨桂侯公之惠人深也。公諱紹瀛，字東洲，以光緒二十年爲邑令，其次年，因事渡河之老子山，喜

其風物清淳，士知向學，又惜其一隅自限，見聞不廣也；爰慨然捐廉發起，先後捐募所得，凡二千四百餘金，爲屋三重，爲楹十五，以二十三年告成，命曰猶龍書院。茲山以老子爲名，今建書院，卽取孔子稱揚之語，而又無害於尊孔，此命名之所以爲卓也。若取義於神仙家，而命之曰煉丹書院，則其謬戾可笑，爲何如哉？自有此書院，山中讀書種子，益以繁滋，故山人感之至今。」少年語少歇，高等顧問小語吾儕曰：「前過簸箕營，曾視侯公墓道，今尙能憶及之否？」速記生曰：「吾已涉筆書之於第一章矣。」（頁六九）團長謂少年曰：「而今何如？」少年曰：「請續言之。光復以後，書院改建惜陰小學，而里中高氏亦私立啓愚一所，後經合併，而韓莊又新辦一所。今仍爲三所：曰老子山北部初小，設啓愚舊址，曰老子山南部初小，設書院中；曰韓莊初小，地址如前。三校學生數皆甚發達，多或至百餘，少亦五六十，視察者迭有好評語，而竟無計增加學級；且距城篤遠，無完小以資升學，高材輟學，尤堪痛心。今欲真正謀教育發達，則此等困難，不可不注意也。本山教育一項，本有專產：有書院之泰安七鄉灘田九十六頃，有大王廟捐助之小李莊學田一頃，有二帝閣捐助之岔路口學田二頃五十餘畝。惜此等田

產，或遭侵占，或被盜賣；其僅存者，亦缺乏整理，淪於無用之地，斯則更可痛惜者矣

！

四二七
慘案

猶龍書院在民國十四年，有一痛史焉，所謂「四二七慘案」是也。此事

短衣少年敘述綦詳。先是皖豫之間，貧瘠之區，鄉民有踵義和團故智，爲大刀紅槍等會，欲以符咒禦匪者。流波演迤，浸至江北。老子山地沃民淳，飽享太平之樂，數十年無兵禍，儼如世外桃源。民國十四年，盱匪屠二鬻嘴肆虐，老子山民不知兵，弭盜心切，不擇所尙，而禍機伏矣。有韓效成者，盱貽銷槍會首也，聞本山不靖，請設壇於斯。自謂其術爲清末黃山隱者徐大賢所倡，有夜禪功，朝陽功，閉火訣，分子彈法，乃至吹治創傷諸術，受法者可百日而成，不畏槍炮；苟非貪財好色，或懷貳心，或已身實爲匪類，無不成者，無不驗者。山民急不擇醫，則設壇求教焉。一日，效成拈香大王廟中，駐防水巡隊哨官劉瀾子者，怒其不先關白，責以惑亂聽聞，猝出槍擊之，洞其脛，遂以異端解淮揚鎮守使署，置之法。其徒大憤，輿情亦不平，鼓噪逐劉；劉發槍，槍有不發自炸事，大懼而走。鎮守使馬玉仁旋撤劉職，以溫雅之楊連長代之，又收編

其殘部。殘部與匪有連，非陸軍比，致楊履新未十日而慘禍作矣。楊之初入山也，駐兵猶龍書院，振作精神，一掃水師腐惡之習，居民如解倒懸。一日，楊召集地方紳耆，商禦匪策，忽門外槍聲一鳴，衆以爲壞槍觸發，皆不介意。頃之，中庭有槍聲應之，方知有警。楊立起，入室取槍，槍緊緊壁上，力掣之始脫；握機柄，柄縛於布，撕之不可開；急吹笛集合部屬，而賊已入室矣。彈發如雨，欄檻何足蔽，遂與地方父老同及於難，鮮更生者。匪破營之後，殺人劫市，械彈糧餉，更恣其所取。旋市民有竄登茶菴礮樓發一槍者，匪謂援兵至，始挾男女肉票及所賂財物，入湖張帆而去。黃昏槍息，家屬紛入書院尋人，但見一堆屍，滿地血，一時哭聲震動山谷，慘不忍聽，時爲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老子山有史以來，如斯慘禍未之有也。事後追求禍因，乃知三日之前，已有匪船數隻泊南山下，因有水巡舊伍往來上下，人不敢言。是日午後，匪徒分批登岸，有二人翻山，徐行至營部前。衛兵張九齡，眇一目，乃軍籍，隨揚俱來者也，匪袖槍擊之，立斃。入門，水巡舊伍發槍應之，而新至士兵，事前原不之知，方聚衛出室，鬥葉子戲，聞槍聲，已不及備，死傷者十八名，餘並逃去。事聞，馬玉仁大怒，謂老子山爲匪窟，

欲屠之。山中紳耆有住縣者，亟疏其原委於聞翁漱泉，翁邑之先達，玉仁師事焉，遂以其事白於玉仁，玉仁乃改派吳李兩營入山料理善後。縣長朱光瑩又因其請，率警隊一營，弔死問孤，撫輯流亡。山中子遺，則集資買棺衾，斂死難之衆，并開會追悼焉。是役也，在死者罹此冤橫，誠爲不幸之尤；而存者亦煞費心力矣。

流民
之居

徘徊久之，遂北過菜窪，將休乎短衣少年之居。菜窪又名西園，與東園皆山後窪下之區，但堪種菜耳。吾儕過此，無意中得參觀此山之「貧民窟」。

此處貧民，其人大都家本山東，逃荒南來，如亞伯拉罕之就食埃及；久之但有續來，更無他往，茅舍相望，殆成小市，因之戶口遂遠較土著爲多，而破本山之紀錄。今過其聚居之一角，覺其依山傍水，未嘗不別具巧思。然而棚舍不足蔽風雨；境遇惡，知識蠢，尤不足以言衛生。故平時則便溺絕對自由，穢氣熏人，不可嚮邇；一交夏令，疾疫流行，死亡率尤大。其家居飲食，亦與山民迥然有別。好喫饅頭饅餅，而以生葱大蒜諸辛辣之品佐之。好飲酒，不醉不休，醉則多言，言多則起爭端，乃至叫囂，乃至毆打；好事者從而調解之，敲以竹槓，財去始安。其猶愚若是，宜難生存，而住山有年，往往致富

，蓋以「勤儉」兩字得之。一年之中，冬則打魚，夏則張蝦曬蒲，秋則割草採菱芡，春則織蓆，或駁卸大船貨物，分運近埠，謂之「駁淺」，故四時無闕暇；而菱芡菱蒲之事，山東流民尤深賴之。菱角之莖，可充蔬食；若醃而乾之，可落佐冬膳。其實謂之菱米，味清香，可以煮粥，可以磨粉蒸糕。流民劈菱有絕藝，祇須一刀，無不中者，無缺碎者，婦女尤敏捷。芡殼堅圓，劈之自視菱尤難，然彼輩工作，視菱尤易。劈時，以拇指食指捏刀，後三指則揆芡置砧板上，一劈一揆，如珠走盤，且刀落芡裂，芡米自然脫殼而出，觀之極爲有趣。菱角之利不如芡實，強有力者多肆行封鎖，熟時買山東流民採之，與佃主收租無異。產芡之區，推西北溧河窪一帶，地接安徽泗縣，每季總值十餘萬金。改國後，有劉某曾總洪湖水巡，一時周迴三百餘里，山澤之利，悉歸私有。按建國大綱所定，則應歸公有無疑也。菱草秋來結實，與稷相似，磨粉作饅，色黑味甘，土名「窩窩」，含維他命特富。流民除菱芡外，以爲常食。湖中洲渚，盛長蘆葦，霜降草枯，灘戶放刀，人人得而割之，可得刀工錢；或運售他方，亦可得水脚錢；更或用碌礮壓扁，用以織蓆，船家尤樂購之。若當夏末秋初，新蒲既熟，流民割之曝之，捆載入市，利

益亦復甚厚。夫其生計既非一端，則其致富自非偶然。蓋天地間惟貧賤憂戚，最有玉成之用；而求食又生物之本能也。寄語邑人，無但談物質享受，其速師山東流民！

年過

從西園東行，復入短衣少年家。主人於廳事設五榻，吾儕日日飯稻羹魚，飲春酒，嚼年糕，賭食湯團，兼得飽嘗湖濱野味，如是安居度歲，直至正月初三。而新歲風俗，猶有可言者：除日舉狼烟，換桃符，懸影，祀先，還店賬，送先生年敬，送種種人情；除夜接竈，辭年，分壓歲錢，守歲。其中有需為稍詳之介紹者，請擇言之：舉狼烟者，時在五更，地在門外，志書謂為「除舊布新之意」；然其口號則曰「齊心殺韃子」，知其事之有關民族運動矣。三十晚為鋪戶總結賬期，亦債戶最不易度過之一日；太上還債，其次回債，其次賴債，其次「老爺不在家」。店夥一日一夜，奔走不息，直至天明始已，積其脚步，殆在百里之外。然必籠燭自隨，一今用桅燈——雖天已明，苟手中提燈，尙可為最後之討賬，曰：「吾奔走各家，猶未歸本店也。」過年為大休息日，亦支出最鉅之日，故諺有之曰：「賠不盡女兒，過不盡年」。歷歲錢由家主發放，卑幼及傭僕，各有所得。同時地保，更夫，丐頭，青頭，挑水者，喊火燭者，散

財神者，一切窮民倚市寄生者，其手段不一，名目亦不一，總之亦無非壓歲錢之膨脹。若給與親友家小兒，則往來以禮，非此類也。大抵人家自送竈以來，日行事件，無非舂米粉，蒸點心，殺豬，打年貨，籌備金錢，終朝忙碌，全爲博此日一家之笑臉，而不可得者仍不知凡幾，可慨也！守歲以上中之家爲最樂：更長燭明，爐火熊熊，博塞歡娛，十家而九；小兒驟富，亦出入喧唱，或簇坐小兒，「下逍遙」，「擲九點端鍋」。一家之人，擾擾終夜，甚有直至五鼓燃松盆，（古曰糝盆）焚香敬天地，猶未合眼者。其在喫齋行善者流，則或於是日及歲朝，茹素兩日，謂之年頭年尾之齋，其滑稽如此。次日一家慶歲，例不出門拜年，又次日，乃考之於書，擇定財神方位而從事焉。見面一揖，「恭喜」外無冒子，發財生子外無祝詞，人類私衷，彼此畢露。其家則款以船盒，中實果餌，每敬一色，必作吉利語，如喜娘然。是時婦女工作，亦一切皆停，且曰：「新歲不宜動針也。」初四，店家治酒請店夥，被黜者居上座，未坐時皆惴惴，既被與爲座首，亦絕不辭讓，此亦事之滑稽者。初五，官家禁賭矣；十五，市中大開店矣；自是以經，一切狀態漸如常矣。是爲吾縣街市一部分新年風俗之縱剖面。

第二節 澗西與澗東

十萬峯巒
脚底青

陰歷初三，辭短衣少年遊本鄉東南一帶。短衣少年固請爲導，乃同出圩門，登茶菴，汲清泉，入棗樹林，坐林間石床，觀近村田舍生活，或磨麵，或打鉄，或製豆腐，各勞其生。林外則衰草荒塋，山村野店，不勝其零落淒迷之感，蓋去鬧市亦已遠矣。吾儕昔遊船塢之北，今復造塢南諸山，以窮境內之勝。出茶菴數十步，有礮樓廢址，古之演武廳也，今廳固久廢，樓亦無存。蓋四二七慘案後，人亡政息，故樓亦虧於一簣矣。西行經大小義塚，遂至大小窰窪，窰窪者，謂山之窪處有石灰窰也。塢南凡二所，背山而湖，小舟運售外方，與河工碎石皆山中特產。吾儕由大窰窪下坡，依山足徐前，亂石出水，烈風滿山。過韓山嘴，始豁然開朗，有沙岸柳塘，爲山中聽水勝處。又前過楊家窰，亦煨石取灰之所。窰南爲孫家山，有石窟高數丈，空其中，是爲聖人龕。越龕而上，得二巨石，平臥地上，縱橫皆丈許，其上各有蹄跡一溝，徑六七寸，深尺許，清泉在澗，不溢不竭，是爲青牛跡。古稱老子騎青牛，此則青牛之

蹄涔也。或謂猶龍書院仙人洞下，有石刻「古金牛跡」四字，則青牛跡當在彼，短衣少年則謂其石平倚山麓，無蹄跡，故不足信。由此益南，踏大尖山之頂，山平衍無巨石。又南，見一峯從面起，四山起伏如波濤，則極南之霍山是也。霍山高七十公尺，登其上，觀老子山全勢在目，如荷葉之平鋪水面，而連山爲之莖。志稱山上有宋建東嶽廟，爲邑之南界，今朱牆碧瓦，不存一礫。里人或謂北山之三元宮，卽自此移建者；而三元宮卽宋之東嶽廟否，又不能明也。要之霍山頂上，爲盱眙淮陰二縣分界處，則無疑耳。淮陰地形，橫不足而縱有餘，據志書所載遠近，則吾儕脚底之青峯，去淮陰城已一百二十里；若自霍山北行，至極北之後六塘河，則當得二百里。使洪澤無水，曠土盡闢，則淮陰亦不可謂小也。時木落山枯，遠望倍清，遙見西南山盡處有物橢圓，色蒼蒼然，伏於水濱，少年指謂余曰：「此龜山也，去此山十里矣；再三十里，則爲盱眙縣城。」余按淮水由龜山入湖，繞老子山，過馬浪岡，其大股南出蔣壩注三河，入高寶諸湖；其小股北由高良澗附近注張福河，又至馬頭，會中運河沂泗之水入裏運河。小股者，昔時之正流也；大股者，今日之正流也。導淮成功，庶幾復舊。少年又指正西近處一沙洲曰：「

是名小新灘，出水纔十餘年。近山民有墾殖事，有新擬之破釜澗復河渠諸地名。余按南齊之破釜澗，在古洪澤鎮，居老子山東北六十里；今命名者以此洲當之，非也。

澗西
話匪

霍山遠連界外，既不可以騁吾足，乃共下千尺之坡，行澗西無人之野，入澗而上，土質多含沙石，易於滲漏。逆計雖夏秋大雨時行，雨止亦當流洩都盡。故本坊農田，不思水之不洩，而思水之不蓄。若能羣策羣力，深浚陂塘，使水有所滌，庶幾臨時可收灌溉之效耳。范莊主人言：「澗西民智低下，近遜老子山，遠遜澗東諸村，地方貧瘠，人煙稀少。當保甲未辦，常有強徒隱寄其間，或寄藏所掠肉票，土豪得賄庇護，人不敢問。」因爲談十六年龜山匪首高八洗劫老子山事，短衣少年又引申之。蓋皖北民生憔悴，風俗殊悍，梟傑之徒，多以作賊爲能。盱眙北枕大湖，蘆花灘上，蓼兒窪裏，數十里不見天日。盱之當局不能制，則棄劍言撫，苟安一時。民國十六年，有高八者，所部好漢千餘，兩度受撫，難蹙其志，是年三月，據龜山而叛，焚劫百里。老子山自四二七之役以來，老成寥落，一般不學無術之流，以抵抗爲速禍，以妥協爲萬全。匪遂橫

行里間，聚賭搶親，叫囂睥睨。繫地方人望之諸姓，又各懷門閥偏見，不能和衷，築會可以三年，舉棋不得一策，浸假而四月八日之禍作矣。先是西匪李長傑，混跡來山，獻保山之策，謂願押牛酒金帛，爲本山作犒師使。詎其人雖往，而禮物多所中飽，高八憾焉，繫使不反。會高八有義兒張小扣子，因在山有私識之女，迫其父兄許婚，爲里人所捉殺，八遷怒本山，次晨遂空寨來襲。山中當局知事不了，夜集民團水警，合洪湖水練，得槍二百餘，憑險固守。然民團無長時間之訓練，常不免妄發子彈。官兵則各自爲陣，指揮不能統一，於是叛變者有之，賣路者有之。九時接仗，十一時而圩破，比屋殺人焚廬，男婦老幼驚號乞命之事，震撼天地，嗚呼慘矣！所幸湖邊多小船，山東流民，一時皆如菩薩化身，垂手殷勤，拯諸苦難。高良澗將壩一帶，則富民多先期往避，二者所全實不在少。至下午四時，匪衆擄掠男女牲畜財物無數而行，禍水某氏女亦被劫去，至龜山，摘心生祭而死。是時革命軍北伐未至，孫傳芳部已退走，各地防務空虛，老子山仍在賊手。二三耆老，商於高良澗水練營長劉鉅蘭，延泗陽錢懷寶，募勇士四十人，以二十日工夫籌備集事，揚帆破浪，直搗老子山，鋒銳勢猛，一鼓而平。遺民歸山，但見

巷空垣赤，草生犬瘦，令人不忍視聞。厥後累經興復，乃得稍稍繁盛，回首當時，有餘痛焉。最後范莊主人曰：「方事之殷，山中人不知其危險；吾居村中，習聞人言盱匪故事，故能詳也。」寄語山中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澗東
話狼

相談既久，是夕遂宿范莊，詰旦而行，主人以六騎送至澗東。六騎者，六頭驢耳。時則野雞四唱，曉月窺林，半里過鹽店，寒風著面如刀。鹽店亦無鹽，其得名之故，姑弗深考。又二里，過板橋，穿大柳樹林，微霜被地，時見蹄跡如梅花。又未幾而大澗橫前，是爲澗西澗東兩坊之界水。澗西爲懷仁鄉一圖地，糧田也；澗東爲泰安七鄉新澗地，灘田也。短衣少年曰：「此水一名大澗，一名官圩溝，一名蝗蟲溝，乃光緒初年所築，西連盱邑，東接湖濱，身長六百丈，滂則導水出湖，旱則引水灌田，又盱邑湖澗數十里，蝗蟲滋生，竄入極易，有此鴻溝界隔，幼蟲亦不能東越，是亦護田之絕好設備。民國四年冬，知事趙邦彥因歲久淤塞，飭董興挑，五月而畢工，并建橋以便行旅。今此澗終年不脫水，然遇大水，亦往往斷行人。蓋地勢淤下，一旦水漫涯岸，則有橋亦如無橋也。」逾澗而東，入澗東坊，抵王家橋，憩於野人家，王家橋皆草

田，莊佃一、二家，結茆居此，爲主人守柴。食品以油條爲貴，餐廳以牛屋爲尊。吾儕坐牛屋，進油條，怡怡如也。食頃，佃人談「狼的故事」，除短衣少年外，多爲之毛骨聳然，今節記之。蓋本地有謠曰：「年成荒，狼上莊。」故時難年荒，狼則爲患。捻亂之後，山民死者大半；大兵之後，繼以凶年，人煙更希。漸時狼輒成羣覓食，曳尾長嘯，其聲尖厲，四村遺民，鮮得活者。狼似犬而長瘦，故有「狼爲犬舅」之說。吻長，故名「大嘴」。孩提之童，言「大嘴」則莫不知懼。晝伏林谷或草莽間，傍晚則徜徉入肆，尋豬羊及小兒啼聲，攫而食之。其攫物也，不擇所在，既寓目，卽銜負背上，疾馳至無人處，始擇要害而中傷之，謂之「換口」。故生物爲狼銜去，及其未換口而追之，猶可活也。木工朱禿者，一日爲人造船，暮猶未歸。其婦擁兒臥。兒夜啼，婦拍而慰之，啼益急；撫其脾，床褥浸溼，以兒之溺也，張燈視之，見有喙自芭壁努入，掣兒股甚力，始知狼也。幸其姑未寢，共奪之，歷時甚久，終不捨，卒裂其股肉一片，食之始去，兒得不死。甚矣其貪也！方談未已，一牧兒來，聞佃人言，曰：「不特此也，狼且甚詐。吾家有一駟，體龐而多汗，常易發癢，腹部尤甚。一日吾牧之葦田中，狼循循然至

，卑身近馱前，始搔以爪，既舐以舌，衆見馱木立不動，以爲快樂不可言喻矣。詎意狼舌有蓄，似鈎而密，故未幾而腹破矣，腸流矣，狼已飽啖而去，馱尙骨立如初。然則狼之爲詐，又何如耶？」吾儕曰：「說得有趣，請食油條！」牧兒食其一，又言曰：「吾聞之祖父，昔山有李發科者，其家畜犬十餘，皆雄碩善獵。每出犬必隨；有時家居，犬亦相守不去，行人無敢過其門者。一日黎明，狼入豬圈中，已果腹矣，遭羣犬於道，鬥良久。李聞，擊鋤出，猛擊之，既中，狼猶伸喙追李，李去已遠，會道旁有巨石，因粉碎之乃死。李剝其皮，剖其腹，得豬肉二三十斤，尙未消化也。」團長曰：「此尤有趣，今有油條三枚，以啖汝，但以再說一事爲條件。」牧兒且啖且言曰：「狼又畏火及響器，故從狼者類乘炎火，或鳴銅鈺，狼鮮不失措者。然追兵太急，斯時忽有惡臭觸鼻，則追衆往往自然不前，而狼遂失所在。蓋此觸鼻不可耐之惡臭，卽大嘴物所佈之煙幕彈也。」衆聞煙幕彈之說，益信生物自衛之巧。有田婦在側，亦作而言曰：「大狼不易獲，小狼則吾人割草時，往往得諸穴中。東莊趙大，嘗搆一小狼，歸而畜之，日投肉以飼之，由是其母時於深夜哭諸窗外，其聲甚哀，久之乃絕。然狼子野心，雖飽食，猶殘殺

生物如故，故中道未有不爲豢家所撲殺者。後此小狼亦如是焉。」個人最後作結論曰：「近年此間人煙漸密，舊時僻地無不居人，以上所云，皆可作故事觀矣。」

勘界與

設縣

過王家橋步行而東，雙廟，短衣少年舉右手南指，示吾儕曰：「自此直南十里外，有鄒家大莊，卽竊佔吾縣泰安七鄉灘田主角之所居。諸公不曾聞民國十八年之血案乎？緣此間一帶灘田，舊亦曾報永沈，同治放領，除砂礮水塘官路黃崗不計外，凡得游灘草田二百九十二頃六十八畝，南界直抵盱眙之都灌塘。原領花戶，各有清冊。中有三十二戶，因地多在水，不便耕種，先後退出地九十六頃，光緒年間，撥爲猶龍書院學田。灘田有界碑，學田亦有勒石兩方。徒以地處荒僻，無人經理，致被附近盱眙人民逐漸盜佔至一百二十七頃之多。民國五年，盱人鄒驥昌又肆意北佔，當被我縣拘押，退出侵地，建立封墩，而久佔之一百二十七頃，則仍被佔如故。民國十八年，經兩縣依界碑形勢會勘，甫丈出二十餘頃，界碑南之百餘頃尙未丈及。而驥昌兄弟有鄒駿昌者，竟不服勘丈，擅自割麥。山民前往理論，鄒姓突出男婦二百餘人，拳械交加，當下砍傷李排長，架去民夫丁祖道劉得標二名，鄒子亦中流彈殞命。自此次血案之

後，至今無明確之畫界，以證據言，在我雖視如鉄案，在事實上已成懸案矣。」高等顧問曰：「肇事以後，不曾有兩省廳委會勘之舉乎？」短衣少年曰：「十九年五月，兩省縣代表十一人，前往勘丈。盱眙方面，界碑可以私遷，田契可以偽造，四圍皆灘田，中間可以有糧田；我方如縣志，如碑址，如原領花戶清冊，皆不容爭論之證物。然而金家大圩之會，盱眙周縣長不終會而去。四省委談話結果，我方主解決省界；皖方則謂先決問題在刑事，畫界當留爲第二步。議論不合，終於流產。自此以後，遂竟無起而根究之者矣。」速記生曰：「吾謂淮陰亦有過焉。」衆愕然問故。余曰：「地爲官產，不載民賦徵冊中，縣政府不之知，猶可說也；勸學所或教育局，爲直接管理學產之機關，乃一聽其侵占，至民國十八年始大舉會勘，不亦異乎？」短衣少年曰：「此事與老子山改隸盱眙一案，亦至有因果關係。當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皖省政府曾一度呈准將委員長，在洪澤湖設立水縣，以維護全湖秩序。嗣經派員會縣勘測，老子山設縣治，北割淮陰之順河集武家墩，泗陽之新灘，西割泗縣近湖之區，南割盱屬之都灌塘（今通作都管塘，此依宋史）下龜山一帶，東割淮安高良澗等地以益之，而歸皖省管轄。其後呈覆結果，

因水縣財政殊難自立，淮陰失地過多，亦將不能成縣，於是此案遂未成立。蓋皖人涎慕

都灌塘，宋時其地屬濱頭鎮，爲九域志淮陰三鎮之一樓。鎰北行日錄：自淮陰西上，六十里至洪澤又三十里至濱頭，又十五里至歐家渡，又十五里至龜山，又三十里至盱眙，一路程如繪。又濱頭有神，可以借潮，得潮則上廟挂幡，亦見樓氏書。其開都灌塘，在南宋淳熙八年，以灌田也。按利病書卷三十四：「盱眙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一帶，宜量設巡司以控制寇盜」云云，則明時已屬盱眙矣。

—淮陰舊疆考—

湖利，非伊朝夕；而餽糗及米，得寸進尺，更屬人情所有。故明明盱眙匪時擾我疆，乃偏云老子山爲匪巢穴；又不足，則以疆界不整齊，水陸成間隔，等等語句，使人聽癡。不知天下疆界，除美國一部分以經緯度畫綫者外，無一面可云整齊者。水陸間隔，是暫時事。上湖則懷仁移風，僅隔一衣帶水。（淮河）下推則洪湖遲早須涸；卽不然，而傍堤之灘地日闕，則陸路可通；京魯路成，則縣城與老子山間，將朝發朝至，夕發夕至。有

何理由，而必須裂之爲二哉？今水縣無論矣，彼西鄰者，常欲攘山入其版籍，吾山民平日，食其禍亦多矣，誠不忍爲之民也！」

澗東至

蔣壩

灘行枯寂，賴六衆健談，增其足力。而左顧大澤，右瞻廣野，吾縣未來之資源，殊不可量，又何樂如之？既而人烟又稀，短衣少年曰：（是名戚

家窪，其土宜稻，得水者昌。然農家無水車田壩，一切聽天；故除民國二十年稱大有年外，至今更無美稔。蓋窪北近湖之處，漲落不一，不易引水，是其弊也。）已而行行又稍費力，連村不斷，直至韓莊，是爲馬浪岡之西坡。短衣少年謂吾儕東道主人在是，不宜錯過，乃請少年爲介，借宿於韓莊初小。校創於民國十三年，澗東二百餘戶之學齡兒童，賴此不致失學；附近又有私塾五六所，亦有輔車之益。吾儕以天色未晚，爰請校長韓君爲導，北觀丁家嘴，嘴下昔爲船塢，今地名大窪，其西曰劉家窪，皆農田，而漁業副焉。東北過胡家廐，（一稱東廟）至大孟莊，又觀東嘴。東嘴者，馬浪岡嘴也。三面臨湖，不可以泊舟，故繁榮卒讓老子山獨步矣。又順湖岸綫南行，過田莊，有弄船者；過侍莊，韓君爲道此莊於民國十四年截獲匪船事。是時寒日沈湖，聞近村爆竹，又生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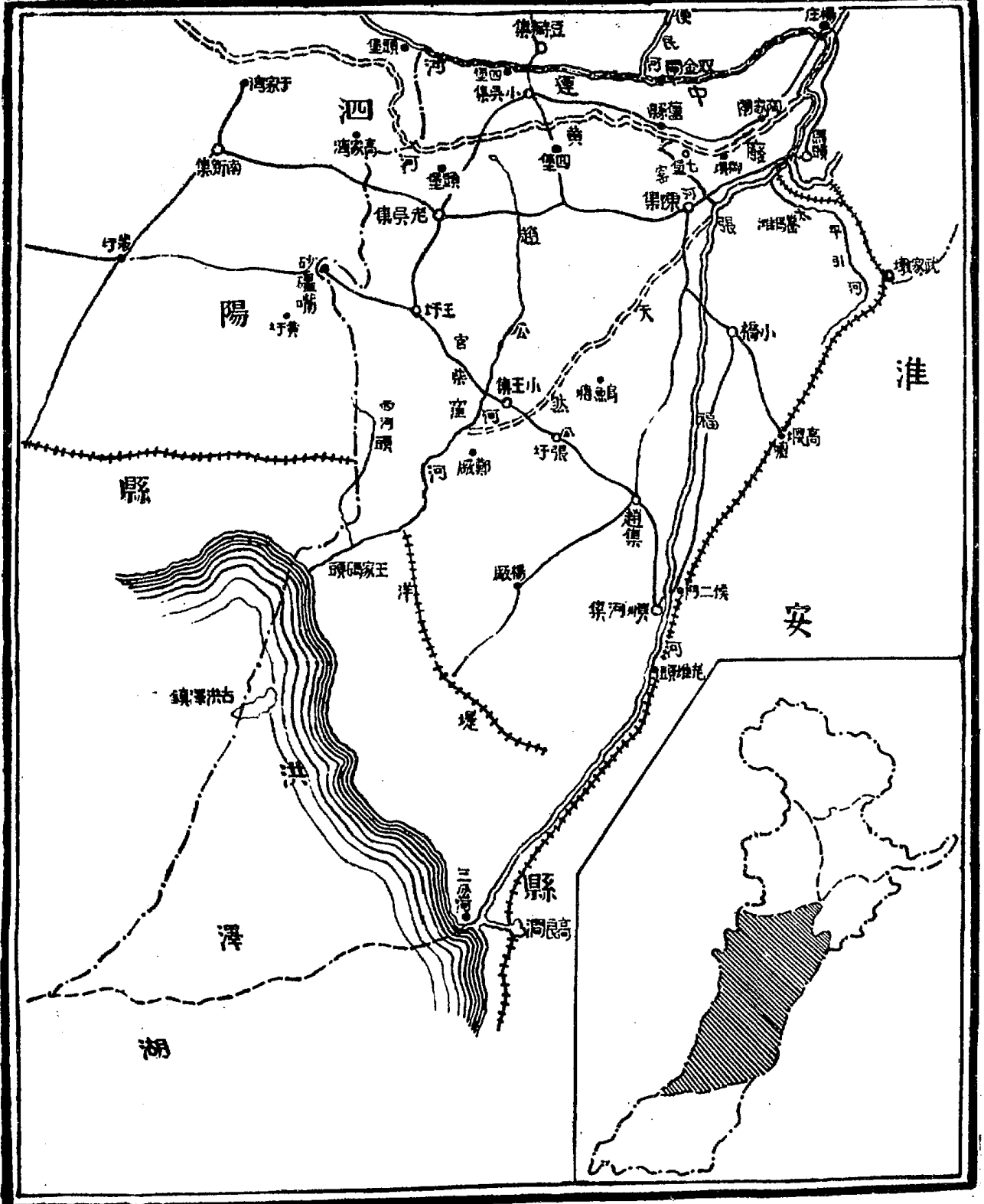
想，乃折而西行，過小孟莊而歸小學。晚間六人以稻藁作地鋪，施長枕大被，作平列式，如乾卦之六爻。當未睡時，主人亦頗以澗東棚况見語。蓋本鄉除老子山本鎮外，澗東智識程度，遠勝澗西，有事皆立地解決，非要事不上山，此文事也。澗東每莊約有槍二三桿，東廟亦設守望；本坊原無盜匪，只此已足；若匪潛伏金家圩，則放槍嚇之，即可收效，此武備也。至於坊民生計，則種田自爲主業。戶三四頃，一佃可種，然佃農惰甚，又缺糞功；近順河集有來此種田者，則精勤而效益顯。其佃租租率，除主人收回穀種外，主佃各半。因無蓄水之法，收成雖必，往往稻種及豆種，同時播地，庶幾將來得一爲佳，此亦他處所罕聞者。蓋此地名爲稻田，其實希望早年多收豆麥，以豆麥可靠，稻不可靠也。春間貧民十室九空，多稱貸於老子山，利息重，春借銀一元，夏償麥四斗；故外出謀生者甚多，盱眙枳頭橋一帶，作工者，管帳者，往往有澗東人焉。其次日，遂由小孟莊南行，過黃家松林，至南河底，更南至陳莊，入灘田界，遂至老沙頭。老沙頭者，當趙沙高處，湖水暴漲，沙頭四圍皆淹沒，失巢雉兔，守此方寸乾土，困無復之，每遭掙獲，茲事雖小，可以喻大。過老沙頭，至金家圩。圩爲光緒年間蔣壩富人金氏所

築，管莊者居焉，凡爲田二三十頃，皆麥田，水大則漫，絕無把握。所以築圩，卽爲捍湖之用而已。彼雖外籍之產，亦頗任地方經費，民國十九年，蘇皖會勘灘田，開會於此。民國五年鄒姓所佔，卽此間圩主之產，今圩產與鄒姓業產交界處，封墩猶存。出金家圩，未幾行盱眙境內，曲隨湖岸，過磚壩灘，灘有八段，屬淮陰人產權。然後過劉家嘴，又折而東，凡迂回十五里而至蔣壩。蔣壩地屬安徽，本不須記，然有四事，爲吾儕不可不知者：

- 一、自武家墩迤南，長一百二十餘里之洪湖石工，至此鎮而訖。
- 二、鎮西爲洪澤南尾，有禮字河（一名三河）東趨，爲洪澤最大之尾閘。
- 三、三河有草壩，長數里，每年冬季淮北鹽商有打壩蓄水之事，今歸運河局管理。
- 四、導淮委員會爲調節洪湖水位及入江水量起見，特在此鎮設三河活動壩一座，現正在工作進行中。

晚宿逆旅，市中年少，鬧春燈於門，百戲鞦韆，十番隨之，大有昇平氣象。出門望湖中漁火，動搖變幻，覺視岸上者尤勝。歸坐燈下，各追談山中勝處。團長曰：「此行幸入

淮陰絕無僅有之山，履幾亡仍存之士，又得短衣君殷勤爲導，用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後由二區歸校，以此成績報告老師，短衣君當得最大之獎厲！」短衣少年稱謝。衆曰：「團長之言是也。」鄉導曰：「使短衣兄不如期候於船頭，諸公猶自可，若小可者，既難稱鄉導之職，而又不肯不爲前驅，此數日間，登山墜谷，升天入地，恐什九皆遇荆棘，將被諸公咀咒死矣！」乃自斟苦茶一甌，立起敬少年曰：「短衣兄請飲此杯！」於是一幕閒話，遂在此歡笑聲中結束。



繪秋港水中揚淮

第三章 南湖區

第一節 水邊村市

三岔河
魚市

留蔣壩一日，短衣少年辭歸，吾儕亦遂假道於洪湖大堤，趁汽車以北上。車中西望大湖，琉璃一色；東瞰原隰，稻粱萬頃；危乎高哉！斯堤之石工也。過十三堡，堤入江蘇境界，堤西卽淮陰地。往者湖與堤接，堤西無乾土；近十餘年，湖面日縮，故吾縣有新涸之灘田，亦卽二區之新壤也。大都自蔣壩以至周橋，堤西田凡四百餘頃，皆放領，有草萊而無人烟。周橋以西至高良間堤西，亦皆柴田，淮陰縣教育局承領焉，凡二百十頃，謂之公有林。車停高良澗，吾儕次第下車。速記生曰：「疇昔之日，吾儕由武家墩南行，非亦在此站下車乎？當時不暇觀覽，今日盍稍涉足？」於是由鄉導問路，由團長指揮，行乎堤西。堤西有小河，通張福河會流之處，恰成丁字倒文。其間有新興小市，是爲三岔河。吾儕沿小河而趨，途中枯草相望，若菱苗，若蒲

根，若蘆草，寒日照地，一片衰白，茫茫大野中，但見農夫農婦，背挽長齒大耙，耙枯草爲薪，實諸方筐，或載以牛車，爲曠野添生氣不少。久之，村烟漸起，人語相聞，近水百餘家，有店有行，居然成市，所謂三岔河是也。三岔河以湖水低落，高良澗船塢不能進船而代興。此來值冬春之交，停船可二千隻。先是當十年以前，上灘居民孫黃洪三姓，因其形便，誅茅成集，東分高澗之魚蒲，北走湖客之舟航，與市以來，有點心店，雜貨紙烟店，草行米行魚行，又有布挑，糖挑，皮匠挑，而米糧魚鮮，貿易爲盛。當民二十之春，兩縣米行牙戶有械鬥之事，蓋已有取而代代之勢。而吾儕行過市中，所見尤推魚行。蓋高良澗一帶，有網幫船數百隻，皆魯僑也。其網絕大，合數船共張之，每舉一網，可得魚半船。當產魚之季，大魚鹽漬於家，小魚卽暴之堤上，乾而爲腊，纍纍盈門，照眼爛然，如莊家之有積薪。咸豐志曰：「白小之腊行天下」。所謂白小，謂此物也。鹹魚乾魚，皆運銷蘇滬，鮮者近銷清淮，其數不貲，若設廠三岔河，製爲罐頭，運銷大埠，誠一大好利源也。魚行舊推高澗，自有新市，高澗頗爲吾邑所奪。但一逢水漲，此等臨時草屋，立可拆卸而去。蓋湖水達十一公尺時，此間卽無復陸地矣。攝影師生

長湖鄉，爲道漁家故事，又有出乎老子山所聞之外者。蓋三區農民，皆漁人也。每當春季，日必張網於高堰之二河，一往可賣錢二三千，當二十年大水之後，灘人賴此以活無論矣。其最饒趣味者，每當西南風作，湖水直上三五里，湖魚因之大上。夜間卽有遠近漁家，手燈及竹罩，涉水取魚，紛紜雜沓，爭喧嘲笑，緣湖東西二十餘里，望之如千百流螢，動搖水際。魚見火不動，故每罟必有得。行間有竊魚者，有潛滅前列之燈者，則又時聞諍罵之聲，殊形詭狀，不一而足。如是者謂之照魚。或風息水落，其息且甚驟，魚蝦蜃蛤，滿地皆是，斯時則有下湖拾魚之俗。拾魚其事絕易，漁夫漁婦，皆爭趨之。然地闊眼饑，往往不肯罷捨。昔有一窮漢，病後負筐拾魚，一筐已滿，此人不忍捨去，竟解衣裹魚。詎天氣奇寒，體不能支，重以飢乏，竟仆地而斃，此某年深冬事也。

柴薪
之利

吾儕既觀魚市，因休於湖邊野人之家，貪問土風，不覺日暮。晚間主人治具相款，佐以魚羹。飯已，更招莊客抱薪一束，就地爐，燃活火，火燄熊熊，高三四尺，室中烟霧繚繞，至目不可開。然土人則曰：「煙煖煙煖」。意謂向火必有煙乃煖也。甚者解衣據地，側身近火，以十爪上下遍搔不已，謂之烤癢，是又非廣復細

旃之士所得聞也。鄉人禦寒之具，門有蘆簾，地有火盆，覆首有氈帽，溫足有茅窩子，四事具備，可以禦冬矣。吾儕以晝行所見，皆爲柴田，因叩茲土薪芻之利，所對甚詳。蓋湖田最近水處爲新涸灘、新涸灘之上爲下游灘，再上爲上游灘，爲洸灘，洸灘以上，則爲大灘。涸灘及下游灘，地由初出，人功未施，故一望汗萊，惟有連天之草，高者茅葦，低者菰蒲，春生秋殺，殆如循環。其田亦有業主，多大灘人，以所居距湖窺遠，不免覓近湖居民爲之「看青」。然界址不清，或遇牲畜作踐，鄰右刈取，徒起一場糾葛，卽看青者亦無如何。收割之時，看青得十之一，割者所得名「刀份」，運者所得名「拉脚」，兩者共得十之五六，餘三四成，以歸地主。又因界址之未甚顯著，乃有人在草初生及枯後時，遮道賣票，憑票許割，謂之放草飛子。票因大小以爲久暫：大票價一元以上，用十日或一月，小票價三五百文，當日爲限。堤東貧民貪其價賤，爭來購買。賣票者不必皆有柴田，有柴田者不皆能賣票。此種舉動，並不發生甚大糾紛。蓋售放草飛，自有一等人爲之，地主之有力者，彼已出面拉攏，懦弱者固無從出氣也。旣而主人又言「做草」之事，亦復聞所未聞。蓋上所云者，業主割草之事也。然一割之餘，尚有根莖

，此際灘人無遠無近，亦羣往刈取，謂之「做草」。大概枯草可以當薪，青草可以飼畜，且又皆可轉賣。故湖灘小農，幾無不倚此為歲入之重要成分。每屆割草之際，斜日未落，暝色將起，但見大車小車或推或挽，攘攘滿道，各歸其家。其做草之具不一，有砍柴刀，大於通常鎌刀約一倍，其柄凡五六尺。有竹製大耙，廣可四尺許，密排長齒二十餘，用以斂砍得之草，有大犁拖，於泥水中運青草用之，以木為框，寬長各四五尺，高尺許。尤有一物，乃草地中特置之濟勝具，是為棉蒲鞋。鞋以棉繩為之，厚布作底，其堅如鉄。行草地上，雖斷葦尖銳如刀，亦不慮刺脚。然而脚板皮厚達錢許，殆亦不能著也。初生之菱田，亦青草之類，春夏之交，舟人有割菱苗頭運至張家渡附近零售者，凡不暇做草之農民，每購以充飼料云。

蒲

所譚既多，一室神旺。吾儕乃稱曰：「湖居之樂，乃如是乎？」主人曰：「止止！吾將更語子以所未聞者。夫室饒薪水，人厭魚蝦，平等布施，取之無盡，是天之所厚於水國者也。在昔雕胡之飯，鋪陳於枚生，菱荷為衣，想像於楚辭，渚蒲牙白，春生杜甫之詩，萋蒿滿地，香入惠崇之畫，若此之類，吾近湖之民皆身親之。」

然取多用宏，尤莫逾於蒲。蒲之爲草，凡柴田皆生長之。每歲五六月間，野人采其嫩莖，售之庖肆，用升芳俎，詩曰：「其藪維何，惟笱及蒲。」名貴極矣。然多數則以充蒲包之原料。高良澗有蒲客專收此物，大率每二三十斤爲一束，亦稱一個，每個售錢八九十文，一年所收，約達數十萬個，此一大宗也。又有蒲生種子，俗名蒲棒，數年前有客收買，大批運往津沽，謂此物堪做火藥。此又一大宗也。近年無人收買，蒲熟則落去。十九年夏，下游灘及新澗灘等處，因湖水小，蒲種落地積尺許深，刈蒲者不慎，以菸燼棄地上，蒲種延燒，頃刻數里，千頃葭蒲，都成灰燼，刈蒲者遇空地幸免。故人家用亂蒲炊飯，必預將蒲種撈去之，所以避危險也。主人又言：「魚蒲之外，菱芡亦饒，水巡隊專其利。祇芡實一項，運銷鎮江，售之布廠紗廠者，每年不下十萬金。」

順河集

三岔河夜宿一宵，小窗吐明，吾儕遂與主人爲別，遵張福河西岸，行二十里以至順河集，天寒日薄，野眺自遠。三岔河雖有七八十家，過此而北，民居又稀。十五堡以上，地入洮灘，始阡陌交通，田野盡闢。聞路人言，某姓曾以十八畝之田，收蜀黍一百栲栳，墾荒之利如此。堤東有青州澗，唐穆宗時所開，與周橋同爲淮

陰舊壤。不知何時，改屬鄰縣。史書稱淮陰田稻豐饒，蓋指今堤東一帶而言，自諸涇改屬，而吾邑遂無稻田矣。張福河本有人儼船，自高良澗至順河集者一二隻，船價每人二三百文，吾儕以冬季水落，悶坐篷底，不便遠矚，故相約步行河西，眼界既暢，體溫亦增，未幾而順河集至，由南市梢入。時當新春，尙未開市，然屋舍齊整，市井繁稠，計道旁所歷，有醫院一所，浴堂兩家，酒館九家，其他可以類推；又經縣立小學一所，黨部區分部一所，則教育程度，公民知識，又可推知，信乎河濱之稠集也。攝影師本舊遊，至是亦願謂吾儕曰：「五年不出斯途，市容又非昔比矣！」蓋南市有新街兩條，皆攝影所未曾見；新街之後又有兩條，亦前此所未有也。過縣立小學，又用韓莊故智而借宿焉。館人以校長不在校辭，吾儕請少憩即行，詎未行而校長歸，乃故人也，掃地焚香，置酒款客，是夕遂不得行。夜長多興，相聚論心，校長先道服務小學之苦，次言此邦受教之稀，不免有一番歎息，一番憐憫；繼因訪問風士心急，乃浸集中於順河集三字。高等顧問本熟知斯集歷史者，因校長未甚詳悉，乃先言曰：「順河集之名，因張福河而始有，時代甚近，故志書不載，而耆老能言。蓋自道光年間洩黃入湖，於是湖面日涸而有灘

田。咸豐五年河督招領，以人壽年豐四字編號，此上灘也；九年續招，更以時和世泰編號，此下灘也。順河集集基，屬泰字號，山陽王永齡承領焉，以無力開創集市，以讓邑人楊問渠，所謂楊五太爺者也。新地初闢，談何容易，故爲之助者，文有孝廉楊洵，其姪輩也；武有張廣徐璐孫勇管懷仁，所謂四大將也。」校長曰：「足下所能言者止此矣，至集市如何變易，則君之所知，又不如我。當楊五太爺之開基也，南北兩頭，未立界限；與集乃鄉人大利所在，有土者孰不樂爲？故楊氏與集之始，方氏卽在西首自創一小街，又於街後自開草行；楊氏無草行，但有牛行，此已失去獨占機會矣。十九年後，朱姓接興南市；既而吳姓又於南市之後續建市屋，收門面租焉。故煙戶六百，而四姓分作主人。楊方有多年歷史，朱爲新造之邦，不易奪去；吳姓地不濱河，則又不如朱。集期一三六八，惟草行無集期，故行主日有所獲。市中交易，南河米豆實爲大宗，皆銷高郵，年各數萬石；又有灘地土產落花生生油，運銷高寶揚鎮，年亦各近萬石。每值夏秋之交，湖船大至，卸帆登岸，市中各業，無不利市三倍；或去舟載鹽，亦出其途。河東有製鹽局，凡鹽船出湖，必須經該局查驗。往者鹽盛之年，出湖之船，何止萬艘？所裝鹽包

，何止百萬？自海運車運代興，而河運日以減殺，順河集與西壩，殆亦有同一之休戚焉，然猶非西壩之專恃鹽務者所能比也。」坐談既久，夜氣苦寒，團長曰：「高等顧問不愧博古，貴校長不愧通今；吾儕小人，但解睡眠爲貴耳。」校長笑曰：「君欲眠耶？何爲而不質言也？」於是各各就枕，一時皆睡去。

小橋

明日破曉，辭校長，過張福河，遊小橋一帶。校長不肯放行，攝影師曰：「小橋遊罷，將仍出此途觀湖濱村景，余誓仍訪君！」乃得行。順河集至小橋，約十五里，二區市鎮之在河東者惟此，故決先遊焉。先渡河而東，上洪湖大堤，至侯二門，堤趨東北，而小橋在直北，乃下堤行。侯二門者，地當十堡十一堡之間，古時湖水直抵堤下，昔爲水口，亦爲險工，堤外有月隄以爲攔束。自道咸以來，水落而灘出，苟非異漲，未見其險也。然侯二何人？竟附水利書以不朽矣。自此以北，張福口引河，洪湖大隄，左右斜出，愈去愈遠，吾儕則東不遵堤，西不泛舟，獨循田間小道，逝將訪乎小橋而休焉。過段圩，高樹四合，約二三千株，夏日過之如潑墨，如張羽葆，今雖不然，而乾葉盡脫，老幹嘶風，亦足以彰玄冥之威棧，標寒柯之勁烈，問諸途人，蓋昔爲

大有公司，乃段芝貴之私產。芝貴隨段合肥在清江提督任。辛亥事起，合肥解任去，芝貴委其蒼頭曰「老段」者守之，今「老段」之年亦七八十矣。地凡十六頃，民國二十年後讓八頃與邑人，讓價每畝八元。又北行七里而至小橋。小橋東南去高家壩約六七里，北去馬頭可十二里。市無圩寨，有十字街；而北有板橋，東有兵營，西有學校，風氣頗爲完固。南出者有大道，平廣且直，亦城關所不及。吾儕之來也，在舊歷爲十二日，二五七十，本爲集期。然新年歲首，例無交易，街頭巷尾，爆竹灰未掃，桃符柏葉，點綴春光；人則十五五，相博戲爲娛。展問市情，一老人告余：「市創於咸豐之初，去今八十年矣。初興集者爲席翁丹書，今席陳二姓，共爲集主。平時交易，無非以粟易物，仰賴農夫；交易之量，尤推堤東人爲饒，以堤東商店稀也。西南有王家渡，西有張家渡，西北有朱家渡，皆爲張福河通津，河西農家去陳集稍遠者，亦仗小橋以資有無。地去縣既遠，荏苒所聚。十餘年前，王排長死焉，橫尸南門，久乃得葬，是以行人憚出此間。今公等乃敢于于然自段圩來，可謂有胆者也！」時日已加午，乃啜茗野店，相將出，餽餌食之，且敵寒氣。聽隔座言談，知小橋周遭二三十里之地，亦灘田也。小橋一帶，

在灘田冊中隸人字號，爲咸豐五年所招領。原領者多北鄉富室，而公產亦有之。小橋南北，有豐濟倉地三十頃零，有莊房三五，座落於是，催租人分居之，士人名以淮局。

俞翁
談片

座有俞翁者，養馬難人，熟於掌故，見吾儕樂聞土風，慨然曰：「小橋一帶之地，屢沈於水，亦屢出於水，古蹟淪滅盡矣。吾考圖志，此地蓋爲富陵

湖濱；古之淮河，自淮陰溯盱眙，亦經此土。宋時爲避淮河風浪之險，開洪澤運河，與淮平行，至龜山而合。八百年前，千帆所經，候風候水，形諸歌詠，夫庸知今日，有不滿百家之野市，星綴沙灘，號爲小橋耶？」余問歷史誠然，特未知地理上有證明否？翁言：「嘗於大旱之年，問地層於掘井之夫，知土脈深淺不一；有丈許而得泉者，有兩丈幾至三丈而得泉者，井底腐物，有農產品，有水草，有蚌殼，有泥炭，而無他物。小橋附近，淤層最深，縱非湖心，亦當爲運河之故道。」余思以淤層驗河流，其法殊有合於學理。宋之運河至南渡而廢，至明代，又與富陵諸湖匯爲洪澤，清時洩黃入湖，又復出而爲湖灘；一沈再沈，則淤積之度日深，理之所固然也。自小橋北行，地勢漸隆，人煙繁於南部。西望湖河，帆影悠悠；東望長堤，石壁齒齒。而遠村之外，又有平林，更有

感於天地之寥廓。灘行之樂，莫逾於斯矣。八里到孫家集，矮屋十餘家，有村容而無市容，蓋欲成市而未能者。然北通馬頭，西通陳集，馱載擔負，於此息肩。俞翁將歸其村，泥吾儕同往，乃東北行。翁曰：「自此以訖石工頭，皆養馬灘地，都七十頃，亦官產也。」未幾抵俞莊，髡柳照水，時鳥變聲，到此俗情都滅。晚即宿翁家，地爐火煖，斗室燈明，而翁談興方起。語及時尙，翁言：「今女子重解放，抑知吾鄉之解放有他區所莫及者。每夏田功方亟，時見少年夫婦，跣足而耕於野；或休樹陰，便倚鋤相謔。有時婦戲取斗篷，加於已首，行日中數武，四顧夫壻科頭，又擲還其前。相愛出於天真，何曾解作些微羞澀之態？吾每見之，必加欣賞。而此邦女子，皆不纏足，尤有契於衛生。所歉然者，釵而不冠，雖覆其巾，而頭髮不免焦黃。竊謂斗篷一物，男女可通用也。」衆向火之餘，忽聞妙論，笑聲滿室。

觀河與
弔古

明日，遂辭莊北行，俞翁亦偕。約里許，一小橋跨河上。翁曰：「此太平引河也。先是七堡未開，馬頭迤南有七引河，導淮水以會注於清口。既而七併爲五；七堡既洩，五又淤爲三。即天然引河，張福口引河，及太平引河是也。此

太平引河者，因清水逼聚堤根，黃流未能暢入，是以淤積較淺，六百五十丈之故迹猶存。然夏秋水發，近旁時泰等號，常為澤國，欲疏者屢矣。民國二十年五月，吾倡議白二十五路軍梁總指揮，以兵工挑浚為請；立付萬指，三日而就，受益之田凡三百頃。萬戶由死而生，莫不感梁公惠我，吾首與其事，尤不能忘也。」

渡河趨頭壩，則入

信寄食之所。亭長妻為德不卒，報以戛羹。後信王楚，不念舊惡，賜以百錢，聞昔有碑記，淪於黃水，清季地為廟僧價領，開井至丈，發見蜃蛤，再深則見塗泥，益深乃見碎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悲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亟解維登焉。堂廡頃圮，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題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下，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音節悲壯，倫儼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岳珂程史）

馬頭鎮，以既遊不更往。歸途約去馬頭五里，有大樹林，甚葱蔚，道間牧兒，則為和尚莊，縣城都天廟產也。俞翁曰：「是為南昌亭舊址，昔韓

石，一階半礎，并有殘字，皆漢隸也。惜乎入俗僧之手，旋得旋棄，未加保存耳。」余按志書：「淮陰故城，在甘羅城南一里。」今甘羅城既有其地矣，則此城正近淮陰故城，或即爲城中市里，亦未可知。昔項斯夜泊淮陰詩云：「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想像當年，真堪神往。倘有好事者，掘地求之，其所得或且不止於此也。高等顧問曰：「疇昔遊馬頭鎮，殊覺未遑吾志。蓋秦漢舊邑，韓枚故鄉，其間所蘊之勝蹟何限？卽如淮陰侯廟，唐則殷堯藩許渾有詩，宋則梅堯臣張耒楊萬里盧襄有詩，元則陳基有詩。假使至今尙存，春秋佳日，鄉人奏簫鼓，舟子賽豚雞，其意義豈不遠在天妃東嶽之上？乃一任其摧敗無存，真乃罪過！真乃罪過！」

發財與
養生

是日晚間，果仍歸順河集，宿於小學中，相見之歡，又勝昨日。團長雖在青年，深羨湖田之可耕，有求田問舍之意。高等顧問則誦縣志所載同治三年吳棠奏減湖租之文以折之。攝影師曰：「顧問之言是也。湖田分上下灘：上灘每畝之麥僅收三五斗，下灘麥豆可各兩石，似下灘勝矣。然上灘秋季亦可收三五斗，無收者少；下灘恆遭秋漲，往往無收。故諺有之曰：上灘能養生而不能發財，下灘能發財而不

能養生。團長欲發財乎？欲養生乎？

據事實所昭示，下

灘人於發財希望中

常帶有危險性；上

灘可養生矣，吾觀

湖灘地畝，本係黃流漫灌而成。高田則沙薄居多，低田則湖水易漫；無河渠灌輸之利，無堤圩畔岸之防。春來雨澤偶遲，旱災立見；夏秋湖水盛漲，淹漫尤多，他境雖極豐年，湖租僅得中稔。

——漕督吳棠奏——

曰：「此當待淮水大治之後；蓋淮水不治，上下灘之運命，相去亦無幾耳。」吾儕久欲

聽取湖田被災之情狀，聞攝影師言，因請為簡單之演說。攝影師欲辭不可，乃立起慷慨

言曰：「諸君乎！鄙人乃此邦過去災民份子是也。今願以當年受災情形，為真實之報告

。邑人之言，動謂淮水不治，下河之害。然民十民二十，吾上下灘之民，乃兩被淮水淹

漫之災。其受禍之酷，固近六七十年所未有也。此兩次之水，皆盛於七月，而消於九月

之杪。民十猶得刈黍，甚且割豆。民二十之水，黍豆一粒未收。沿湖一帶，水與堤平，

自順河集迤西，乃至鄭廠，深達三公尺，屋頂皆漫，積薪漂過湖西。洪湖大堤上，挈家

團長之意，又似

在發財，故上下

灘無一而可耕也

。團長曰：「

吾即耕上灘之土

何如？」攝影師

露處，野炊如雲。當其初漲，灘民爭先打圩，以資搶護，男婦老幼行雨水中，偶見蟻隙，趕即堵合，人聲鑼聲，晝夜如沸。然湖水勢盛，得保全者十不能一。乃又有於宅邊各築小圩者，而小圩亦往往不保。湖邊大戶或繫船以待；中下之戶，惟聞哭聲。張福河失其西岸，高桅遍野，隨處可航。天然河迤西，舟行數里，不見一人。張家圩一帶，最淺處猶二公尺。如是者將兩月，十室九倒墻，十人九爛脚，黍豆牛芽，悉爛水中。厥後民十之水，以雙金閘倒坍而平；民二十之水，以郵邵決口多處而平。遺黎歸家，無以為食，槁項相望。官振有限，又緩不救急。二十一年春間，沿湖遍長茅草鬍子（植物名），大如蠶豆。飢民拾之，暴乾磨麵，以塞飢腸。蓋微特肉糜不可食，即豆糜亦安可得見？民十民二十之沈災，真可謂囊括席卷，無復罄遺者矣！故一時生計，惟賴賤價變賣牛驢豬羊，苟延殘喘。本區歷歲收成本歉，農民本鮮蓋藏。當民國二十年時，麥季未能大稔，猶望秋成稍資救濟。不幸伏水瞥至，豆黍既顆粒無收，花生山芋為農民常食大宗，又復全歸沉沒；即近灘數百頃蒲蘆，為小民冬春資生之具者，當時亦完全滅頂。故民國二十年之水災，尤為慘酷！導淮之舉，他區意見縱有參差，二區之民則徹底擁護者，豈非以

當年印象，已深入災民及其子孫之腦際耶？鄙人乃災民一分子，謹此報告。」攝影師言畢，闔座深受感動，如遭電擊，良久乃能言；團長亦不敢再作田舍翁之夢想。於是散會，於是就寢。

湖村
之樂

二區之地，陸五之三，水五之二，陸有桑麻之野，而水有蒲芡之饒。凡遊淮陰者，固已樂郊視之矣。然二區所以足述者，尤不在陸而在水。蓋耕田鑿井，乃諸區之所同，惟湖居則老子山而外，無足與二區比者。此來順河集，去湖已二十三里，亦云遠矣。若不西行而但北行，則去湖將益遠，再折而南，費時日矣。就枕之前，乃問於校長，校長言此集迤西，諸廠相鄰，就而問道，可以遐觀。余問何以不曰莊而曰廠？因識其故。蓋下灘近水，昔皆柴田，廠者柴廠之省稱也。今雖墾熟已久，柴廠化為莊園，然猶爲濱湖人家之最前綫。諸廠以南，無民居焉。明日乃辭校長，短衣絮帽，杖策西行。沿路村莊簇簇，人家有早起犁田於野者。湖俗謂之抄地，農書謂之翻土。是有秋抄，有寒抄。寒抄雖不如秋抄之更有用，然凡有小蒜之田，一抄皆凍死。秋抄一遇秋水，多不得曬，猶未抄也。里諺曰：「歇地如歇馬。」其功用如此，時白日在林，霜

條照眼。道旁芮草成行，燒痕甚新。芮草者，一名油草，籬邊水際植之，細葉叢抽，可以搓繩。湖民冬日，小兒縛草爲炬，於夜間次第燒之，兼以肥土。隔村遙望，其樂如觀江南之燒山。吾儕自順河集斜趨西北，最初經過者爲張廠，次趙廠，又次陳廠，又次丁廠，又次小楊廠，又次大楊廠，又次爲張家老廠。此數廠者相距皆甚近。自老廠益趨西北，行五里始有錢廠，又行三里，始有鄭廠。鄭廠以西，阻於趙公河，又自成一部落矣。諸廠距湖邊皆十里而強，比較言之，楊廠略近。乃共趨大楊廠，止於楊員外之家。吾儕到此，真有遺世超塵之想矣。每日朝起，行場圃間，南望白氣嶽然，蒸蒸日上騰，有若羊羣，亟往從之，則又在前。莊子所謂野馬也。田間翻塊，映日若滿地黃金。晚坐於門，看天上寒星，湖邊漁火，夜久語寂，能聞盱眙犬吠。奇情幻景，不一而足。居是邦者，一年之中，蒲芽打包，菱苗飼牛，湖菱可以磨粉，湖魚亦可入市。而新墾湖田，歲必大熟。主人言七八年前，楊廠農家，有以九分地收胡蘿蔔三大車者，售之於市，每擔直錢二百；一家終日喫，亦不得盡，曬之爲乾，又遭蟲蝕。此人左右思量，竟不得處分之道。良由天惠過優，家家皆然。蘇詩所謂「烏菱白芡不論錢」者，此邦有之矣！不但此也。

湖邊水草豐美，禽獸滋生，故其民又多射飛逐走之樂。近湖有養鴨數百隻者，日得卵數百，蘊運高寶，此爲水居副業，不關野味。以野味言，雉較少，鳧最多，縣城所售，皆爲湖產。弋鳧者乘七尺小船，以土礮噴射得之，量其大小，有對鴨四鴨八鴨之名。更有天鵝，時落田野間，遠望若雲錦。而秋日湖邊，常宿飛雁。獵人有以長線槍（前膛）擊之者，一槍可得其十數。相傳射雁亦有術焉。羣雁共宿，孤者守夜。槍手先照以火繩，旋即匿去。孤雁見火，戛然長鳴；羣雁皆驚，見無他異，仍相繼睡去。有頃，槍手再照以火，則再驚。三次以後，可大膽走近瞄準。是時孤雁雖鳴，其羣則安眠不理矣。故一槍既發，所獲必多。而射兔之法更有趣。湖邊多野兔，伏兔在野，獵者負槍，口銜素巾，徐徐繞兔以行，漸行漸近，兔目迷不敢動。迨行至近旁，張口中落，頓足起之，一發而殪。凡此亦無他道，善得動物心理而已。又有臂鷹取兔者，其法較古亦較少。鷹誠能攫兔，然有時遇老蒼兔，能扳杙作弓而彈殺之。故用槍者日多矣。諸廠之南有臨湖堰，高不過二三尺，寬不過七八尺，鋤犁所施，日見摧剝。乃光緒三十三年，美教士林嘉美放散麥粉，以工代振所築，故一名林公堤。民俗相沿，則呼洋堆。堤自十五堡西約一

里起，西北至趙公河頭，凡十七里，是爲下段。其上段。在泗陽境內，直抵成子窪邊。攝影師言：「當初築時，去湖密邇，此堤未嘗無捍禦之用。今則堤外有洗灘，洗灘之外約四里有上游灘。洗灘已成熟田；游灘亦皆遍種蘆葦。堤亘其中，乃無意義。或下灘遇有小水，水爲堤阻，不得入湖，反致爲害。」噫！形勢變遷，舊時利病亦迥然不同，甯獨此堤也哉！

出水未久
之洪澤鎮

晚宿楊廠，主人爲吾儕言，西南十餘里有出水未久之小紅灘，或曰是古洪澤鎮遺址，盍往觀焉？余驚喜，問有路可通否？主人言，三面皆水然在冬春之際，吾楊廠尙有上灘之路。余喜極，燈下默思古今有關洪澤之記載，得其大略。黎明呼儕輩起，拉主人與偕，出門西南行，果得一砂疆嶺子，寬約五丈，儼如甬道，不一時已直造灘頂。灘周圍號三十里，中央有城，以地上時露城基知之；城磚皆厚大，號四十八斤。據導者言，磚上或見尉遲敬德字，吾儕撥殘灰，求之不可得。街道之長，號稱十里，有磚瓦礫確諸器皿，藉示疇昔之殷繁。西南近水處有大義塚，占地約三四頃，益想見唐宋以來生聚之盛。導者言，曾見土人掘得前代朱棺，尸身完好，見風乃灰

滅。棺木製爲板扉，輦以入市，叩之瑟瑟然。又言，前歲此灘初見，遺物滿地，有大關石碑，有總兵旗桿。余按總兵何時曾駐洪澤，古無記載。大關則乾隆志所謂「洪澤護鹽關」也。此灘漫落無時，故至今無居人；民二十大水，有一頃地未漫，卽吾儕所登最高之頂也。城內外菱葦雜植，野生小柳，殆數萬株，四圍寒水無波，而入目有萬里之勢。前年老子山爲賊洗劫，山民扶老攜幼，來此灘避難，張篋箔爲屋廬，一時成市。平時則惟有網船避風，繫纜於此。余思近百年來，湖勢西趨，新地日出。他年洪澤古鎮，必能還其舊觀，不令長此寂寞，殆無疑也。昔者南唐之劉仁贍，父子忠節，垂名史乘，孰謂此邦無人傑哉？既歸，主人問曰：「子何以知其必爲洪澤？」余曰：「舉證貴與道里相合，吾請以諸書道里一一明之：

一、宋史稱洪澤運河長四十九里，龜山運河長三十七里；洪澤卽在兩河連接處。以今地度之，東距馬頭，西距龜山，比例適同。

二、宋樓鑰北行日錄，記淮陰至洪澤六十里，洪澤至瀆頭三十里，瀆頭至龜山三十里，遠近亦略同。

三、康熙舊志：洪澤鎮

在治東南六十里，

老子山鎮在西南一

百里，除東字可疑

外，今洪澤廢鎮北

去舊縣，南去老子

山，道里均合。

蓋洪澤鎮者，唐宋兩朝濱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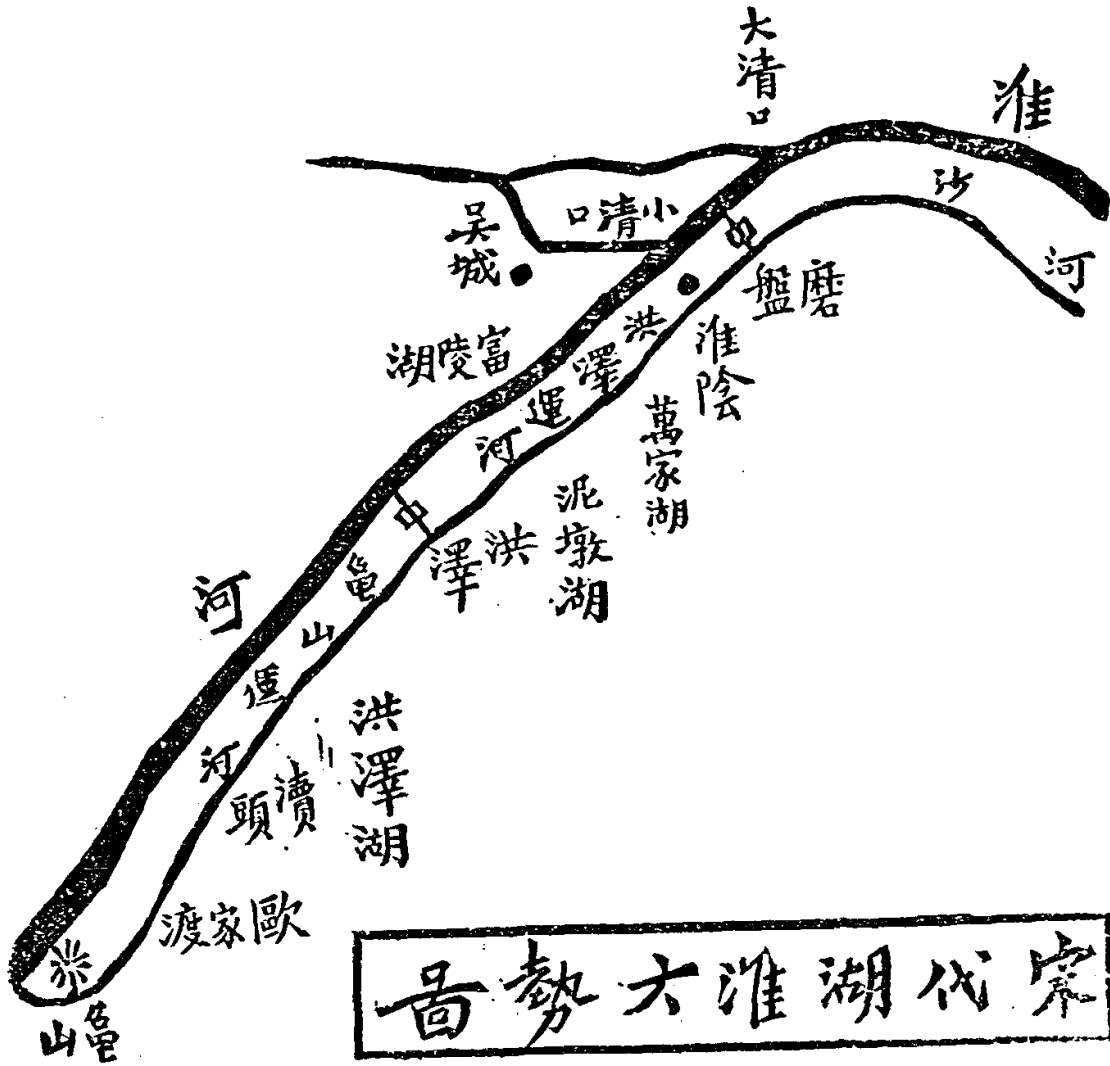
之孔道也。唐皇甫冉題洪澤

館詩曰：「底事洪澤壁，空

留黃絹詞？年年淮水上，行

客不勝悲！」非驛耶？宋歐

陽修至此，始識洪澤巡檢顏



懷玉，巡檢非官守耶？南宋紹興中，韓世忠欲伏兵洪澤鎮，殺金使者，地堪伏兵，非要害耶？又有洪澤閘，置於運河通淮之處，潮至則開，無潮往往膠淺；樓鑰有借潮於瀆頭神之事，又有挂帆謝神之事。潮一日兩次，揚萬里至洪澤詩有云：「早潮已落水入淮，晚潮不來閘不開。借問晚潮何時來？更待玉蟲綴金釵。」是也。宋亡，運河廢，閘亦無有，而驛與巡檢司，至明代而仍存。志稱成化弘治中，猶「人烟林木，葱鬱相望」。康熙志則云：「湖水汎溢，全鎮俱沒水中，所餘高阜數家，寄生浮梗，非舟筏不行，其鎮已廢。」然康熙時，總河張鵬翮命高良澗汎員刺船往探，還言「東西街道，舊有千餘戶，康熙初尚有百餘家，十五年水漲，居民散去」。則自康熙十五年後，此阜始無居民，其至於今，已閱二百六十年矣！」

鄭廠

明日，遂與員外爲別，西北行十里而強，宿於鄭廠。距莊園尙遠，卽觀全境未有之新式檣樓，撐黑影於樹杪天邊。樓凡三重，最上爲平臺，有雉堞，第二重亦四面有窗，窗卽槍眼。其高厚，其雄峻，直令人追想北歐中世紀之堡壘如林，與農村摧敗零落之狀。然則吾之所踏，亦危地矣。鄭氏爲縣東北境老張集人，咸豐招領

，鄭氏領灘地最多，殆四五十頃，墾熟田肥，富名遂甲於全縣。其莊中羣佃，可二百家，與主人同在槍樓保護之下。主人又有手機關槍一，莊丁數十，以爲武備。而門有騾馬，家有困倉，其足以保此莊園，又無論也。凡此所云，皆吾未履此莊，而熟聞於灘中長老。此來借宿所見乃稍不然。蓋自革命以後，老主人病死清江，湖灘多匪，僅委一管事者駐莊料理。又茲地爲天然河北出所經，平時湖嘯，猶往往被水。迨民二十淮水大漲，鄭廠附近，雖平地猶深三公尺強。吾此來正當蕩析之餘，游魂甫歸，殘喘未復。村人指點，無非某爲屋基，某爲水痕；與往日所聞之鄭廠，盛衰異矣。是夕又舉行烤火大會，管事者演說湖灘匪况，亦城居所未曾聞。蓋鄭廠西南洋堤之外，田潦入湖之處，有地名五道溝者，曠無民居，距頤河集又遠，實官軍勢力之所不及。民十六以後，往往嘯衆數百人，抬架燒殺無虛夕。其肉粟皆藏下游灘蘆葦中。蘆田地溼，腫病相望。又布纏其面，使有眼不能視，謂之「外國眼鏡。」他日贖歸，往往成盲。凡人孰不畏匪？故當民十六以前，下灘人避居縣城者極多，職是之由。會斯時縣城亦不靖，祇好全數遷回，典田賣產，以置槍械，嘗於一日集壯丁五十人，拂曉擊之，一擊而潰。截獲大小船六隻，

子彈衣服凡數箱。匪受傷甚衆，生擒猶三四名，而人民無些微傷。管莊者談至此，興致勃然，而語客曰：「自此以後，灘人胆氣始壯，始漸有自信力。然匪猶草也，剗盡還生。况居近湖濱，敢忘戒備？故此間凡種他人之田至三十畝者，其家必備套筒一桿。今幸順河集駐有第一路軍，不時下鄉放哨，故近湖之民，得以苟安。不然，生客遠來，至五六人，吾雖忝管莊務，亦不敢留矣。」速記生援筆以補之曰：「足下所言，猶是二十二年事，今保甲法行，根本肅清匪源，又非足下當年之所及知矣！」

第二節 張家圩

張圩
緣起

自鄭廠東行，約三里至張家圩。由北門入，憩於縣立張圩初小。學校已開學數日，與校長談，而知此地爲上下灘之分界，亦二區之中心，而區公所之所在也。自此而東北，田野盡闢，民居漸繁，教育程度亦較高。與西南一帶之村落稀疏，數十里無一小學，其民耕稼而外，半賴網罟柴薪者迥異矣。攝影師曰：「張圩之主人

公，昔亦境內唯一之大地主也。當咸豐招領，一時官紳承墾如狂，河南密縣人張汝梅，時以道員寓清江浦，亦報領焉，凡一百七十七頃零。光緒初年，汝梅放廣西右江道，以灘事屬其近戚某氏，氏挾官親勢力，絕暴橫，汝梅憤而入諸官，指充山陽清河兩縣教育慈善事業之用，是爲張圩公田所由起。而圩本張氏客莊，至是則辦義學，設公田局，漕標更派馬兵駐圩彈壓，商販雲集，遂成湖灘一小市矣。校長言：張汝梅入官之田，謂之公田。民國元年歸地方教育機關管理。其地在上灘者凡二十四頃九十畝零，皆繳租錢，在下灘東廠者凡六十頃六十畝零，則有繳租錢者，有分農產物者；在下灘西廠者凡二十七頃七十八畝零，皆分收農產物。其租款不一，疊經整頓，每畝至多收一元三角五分，至少有僅收八九百文者。十九年教局定各項學田租款，凡以錢計者，一律改徵洋碼八折，倘能照收，兩縣每年可得一萬元而弱。觀過去事實，大抵多由包繳之戶不肯犧牲，小農又往往輕受欺惑，聚衆脅抗；而淮安教育局，又常不能與淮陰取同一步驟。故整頓多年，效果未彰也。二十四年預算，公田歲入爲三千九百五十二元。

留張圩一日，而灘民之經濟情形，咸已見其一斑。圩以三五八十逢集，遇小建，則下

大衆經濟與
大衆知識

月初一亦爲集期。四門之內，凡二百餘家，而商店甚稀。每遇集期，但見小販張幕街心，售賣布匹雜貨。明日則此等小販又改趨他集矣。

市中價廉物美，爲農人消費所必需者，厥惟洋火洋烟洋油洋鹼之屬，商店努力承銷，農人誠意購買，洋貨勢力，深入腴理，吾聞之毛戴，見之氣塞。其他衣必洋布，器必洋鐵，更不待言。國內工業不興，關稅又失其機括，委罪良民，吾不忍也。偌大南湖之地，無一鄉村信用機關，加一八分，任人宰割，猶且求之而不可得。鄉集斗大，西南鄉尤甚。張圩等處，花生行以二十二三升之斗吞噉鄉愚；八鮮行之用秤，亦復如是。至於洋價，糧行用三千文，或三千一百文；花生行或至三千二百文。小店則乘機取贏，公議洋價爲二千七百文。賣客因無零錢找尾，忍痛兌換，每元所損，往往至四百上下。哀此良農，將從何處訴冤哉？又有搗桌色子局，誘人駐足，使血汗之錢，不盡不止。就中一搗桌，參加者動數十百人，輸贏動達數百金之巨。房主利其抽頭，流氓資爲衣食，終年不斷，儼如專業。市中何嘗無彈壓之人，而既得其規費，遂卽爲之保鏢，此風一開，流弊無極矣！至於民衆知識，下於水平綫者不知凡幾；豪族地主，利用弱點，益加陵暴，每遇公

家有所攤派，侵漁之甚，甚於虎狼。而迷信之深，尤此邦之特點。染病者以香頭爲良醫，以紙錢爲藥餌。七月中元，駭汗至集於馬頭東嶽之門者，灘人實居其半。野食露宿，而莫之敢卹，疾病相踵，而曾不稍厭。每涉冬暮，連村燒豬，鄰里稱賀，主客大嚼，謂之還願。此實世間一大騙術，而一鄉羣受其欺，曾未聞有倡辦民衆醫院爲根本之謀者。豈不異哉？晚間仍宿初小，一教師告吾儕：灘民生計誠乏，然合作之例亦非全無。就張圩言，有搖會，爲市民儲蓄事業，但其風不廣。有油臘會，則相約集資生息，年終收回，供新歲醉飽之需。其事誠甚滑稽，類老饕之所爲；然實含有絕大意義在，蓋年終之金融，恆極枯緊，而一年之久，僅謀一次之醉飽，其事又不當非也。又有彼此相約，團體中有父母之喪，立出若干元相助，謂之老人會，此又生命保險之雛型。而因近來物力艱難，工資昂貴，苦喪事不易措辦，於是又有相約，凡吹廚行槓，司帳知賓，皆會中人分別自任之；乃至一切用品，亦多預置。此種通力合作之團體，可以省浮費，倡儉約，值此農村凋敝之時，亦自有其存在之意義焉。

| 品 | | 物 | |
|----|----|------|------|
| 燒草 | 每擔 | 二千上下 | 三四百文 |
| 牛肉 | 每斤 | 八百文 | 五六十文 |
| 豬肉 | 每斤 | 七百外 | 百文 |
| 魚 | 每斤 | 二三百文 | 三四十文 |
| | | | 十餘文 |
| | | | 二十文 |
| | | | 三十文 |
| | | | 二百文 |
| | | | 熟牛肉 |

烏魚塘

張圩屬和字號，其東南有趙集，亦和字號，皆下灘地也。居張圩兩日，鄉導思勳，倡議前往。團長詢於校長，校長謂一覽已足，可勿淹留。乃迂出趙集市中，而入烏魚塘。當過市時，攝影師滿腹史料，且行且言。蓋趙集之創始者名趙瑞，亦北鄉巨室，與小橋順河集皆同時領地，同時與集。集期二四七九，貿易略近張圩；但物莫兩大，故一盛而一衰。市東有長溝，行三里入張福河，夏秋田潦皆從此出；其北又有縱溝，長六七里，開三四缺口，亦入張福河。鄉導言：「張福河所以淤淺，諸溝溪亦與有力焉。」北行七里至烏魚塘，屬壽字號。吾儕之來，未覩一池春水，先賞四圍嘉樹。蓋烏魚塘周遭二三十里，人烟蕃衍極矣，其教育程度，保衛能力，皆冠本區。故民

國十七年，教育局設魚塘小學於此，攝影師卽此間人，於斯校亦有捐金建屋之功。吾儕行脚僧，兩旬以來，皆募化十方；至是過會員之莊，豈得置而不往？攝影師又堅請入村小駐，乃共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稚子而外，主人小獵犬，亦搖尾來迎。入室小休，

主人導觀憩園，園

卽在打麥場邊，繞

以護田之水，界以

種菜之籬。主人就

一角晴窗，安放筆

硯。壁上不挂山水

，挂耕織圖；耳中

不聽鸚鵡，聽叱犢

客，忙煞庖丁，酒與方酣，天降時雨。語云：「春雨貴似油。」蓋麥苗初長，正須雨以

潤之。吾儕出門累旬，幸值晴冬，方與一般買賣中人同其欣悅；今茲湖莊泥飲，望雨中

湖濱雜詩（五首錄二）

魯蕢

僻土初通軫，連村徑易迷，裹糧盈囊少，積草與門齊。夜火船歸渡，晨風菜滿畦。極天愁甲騎，遊甕此醯雞！
野色繇匕白，春塘澈匕深。遠天初種樹，小雨忽成林。土俗勤趨事，方言互審音，鄉鄰勞過從，亦未阻幽尋。

聲。蓋一則富麗

，一則真樸；彼

雖豔稱城市山林

；我但享受桑麻

雞犬，此則憩園

主人結廬之意也

。是日午飯，卽

設園中，一羣惡

春樹，亦復雅有詩意。席間主人介紹同座魯君，蓋烏魚塘士族爲魯黃孫，魯君者，鄉先生魯通甫之後也。咸豐招領，實營田宅，令子魯仲實居此，有詩甚多。集中如「鵝鷓不識人，蒲柳立如刃」之句，此非初啓荆棘者不能知也。湖濱雜詩，尤寫實之作，可以想像初墾時光景。席散雨亦稍歇，共請導觀烏魚塘，塘有二，東塘九畝零，西塘四五畝，皆種葦。新雨之後，塘水初澄，天光雲影，可窺可鑑。攝影師言：「當放墾之初，湖水未盡涸，傳有烏魚兩尾，長各數丈，見此塘中。土人掩而捕之，鉤又交下，魚竟趨東北而逝。鰮鬣所經，成大泓子，長三四里，寬二三丈。其後田野盡闢，此塘猶終年不乾，但稍縮小耳。自塘主種葦後，網罟始不復入，然冬季猶可屏得兩三擔魚。」余按仲實秋雨雜詩有序云：「洪湖之濱，新得官壤數百畝，三面阻河，人迹罕到，蒲柳蔽野，鳧鴈叫天，中有止水清冽，其深不測，可以洗心，可以嘯詠。」所謂止水，蓋卽指此塘而言。晚寓小學東廂，聽孺子歌曰：「移風舊壤，洪澤新田，又恰在張福河邊。」蓋校歌也。入夜窗外瀟瀟，四更乃止。

其次日，雨霽天青，乃共去烏魚塘北行，主人亦偕。沿途談上灘人民副業，多有足採

天然河

者：如黃莊木廠，自仙女廟採辦大木，直至莊東王家渡卸貨入廠，湖濱一帶，建屋者往焉，送終者往焉。莊又有務實蠶業社，植湖桑，購原種，用新法，且製種出售，一時曾受其益。又如西南石莊，築鉛絲圩，養雞數百隻，試辦三年，成績居然可觀。所惜此二種新事業，皆停頓中途，行役匆匆，未暇致問所以。至邱莊之蒲鞋，魯莊郭鐵匠之鎌刀，則工藝之良者也。鄉村工業固無一無用者。數里至張莊，亦原領戶也，今其主人遷住三區，留者皆新興之老佃戶。自民國七年以後，財政部有命官產處令灘民繳費換單改編民賦之事，此等新興小地主，皆不稱租戶稱業戶矣。要之領戶轉貧，佃戶代興，灘中不乏其例，非特張莊然也。張莊北有天然河，與張福河皆水力衝成，為康熙七引河之二，當時引清刷黃，極為得力。道光減黃入湖，引河多淤，惟二者存，然亦非舊時河道，故或以新張福新天然名之。天然河起湖邊王家碼頭，東北流，經洋堤，至鄭廠，新開之趙公河匯之，又東北至陳集，入張福河，凡長三十里。此次所見，河心已無一勺之水，但有小徑縱橫，土井二三。蓋除澇年洩水之外，無他用矣。沿河多漁戶，春日無事，有當門補網者。天然河一帶皆沙土，農產麥豆而外，當推山芋花生，

玉蜀黍不敷食，須河北輸入。攝影師言：「湖田初墾，百畝百石，歲久地薄，漸非施肥不可。故下灘居民，種洗游灘之田者，家家以堆廩作肥，售諸上灘，供不應求，得價甚善。有等船戶，專運盱眙老子山一帶肥料，至此地張家渡西豐字號出售，終年不絕，故張家渡有糞行焉。」糞值每挑兩筐，低者三四百錢，高者一千三四百錢。一畝之田，約施糞四五挑。行用收百分之五，歸買主支付。

小王集與
趙公河

過張莊西行，人烟又漸稀少，五衆各有戒心，蓋前數年督學視察窪西學校，有團丁荷槍護送事，况此來值荒春乎？客心既已惴惴，春煖又復遲遲，可奈何？沿河亦過數家之門，見牛欄皆貼春聯，碾上亦貼福字；又見一家，堂上方吃春酒，合座六七人，羅列杯盞，斟酌酒漿，雖不能辨爲何肴，而熙熙皞皞，亦復消得盡歡二字。過小王集，天然河北岸小市也，屬世字號，編氓僅二三十家，蓋御壩王氏所興而中落者。時值農閑，村人演唱小戲，就地爲戲場，三絃琤琮，與聲疾徐，所演雖不外離合悲歡，亦復曲盡人情。村戲有三種：一曰淮安大戲，搭臺演唱，有鑼鼓，無絃索，音調作呵呵腔；二曰沐陽香火戲，無戲台，敲狗皮鼓，其調與過關同，乃儂人之副

業，一稱外壇；三曰沅陽小戲，亦無戲台，唱時和以三絃，俗謂之回龍調。此三種者，其戲文皆頗與京戲相通；得一二好角色，亦足以烘引觀客；甚者與觀客講自由戀愛，以至偕奔，亦未嘗無其事云。至於戲場之側，必有賭場，此又戲場主人作用所在，不可忽視者也。小玉集直北爲吳大人莊，又稱合興莊，有學田四十二頃，漕督吳棠所捐。再北爲鴨子塘，人烟稀少，鳧雁爲鄉。吾儕過小戲場而西行，約一里，經山查園，至尤家大橋，無梁之橋也；過趙公河，又無水之河也。攝影師謂吾儕曰：「公等知此河之歷史乎？此河在民國五年以前，乃大灘與于工難之官溝耳，寬不過丈許，深不過一二尺，不足以洩陳集以西及黃河堤以南之淫潦。其旁如鴨子塘，如吳家大窪，如官柴窪，面積總七百餘頃，皆爲水鄉。最深之處，往往夏秋積水，經冬猶未退，不能行犁種麥，致一歲雨而受兩歲之災。光緒二十六年，知縣洪槃議闢此溝爲河，匆匆去官，此願莫遂。民國四年秋，知事趙邦彥查案到此，見官柴窪水深及肩，問於漁人，慨然有志，明年春，乃飭董大舉興挑，闢成二十里半之長河，鄭廠以北用官溝，以南用天然河，積水皆疏，諸窪盡涸，百姓戴德，故名之曰趙公河矣。」團長曰：「然則何以不造橋？」曰：「當時亦有成議

，計上下游共造磚橋三座，板橋三座，需款三十餘千，均已募集，惜主其事者未時及時興造，錢爲易耗之物，當然不易保存；久之欲建無錢，又不便再行募集，遂致夏秋水滿，累演慘案。此來值春初，河乾見底，亦竟不勞徒涉，斯則吾儕旅行者之幸也。」

王圩
農話

趙公河納合流之水二：東曰天然河，西曰砂礮河。吾儕既過尤家大橋，乃沿砂礮河行，凡六七里而至王圩。當此春寒，一行西征勇士，絮袍不溫，暴客可懼；鄉導夙聞不靖，尤面無人色，途中南望大澤甚廣，常恐如阮氏三雄之流出於其間。攝影師曰：「此所謂官柴窪也。當未涸時，官徵蘆課，其實墾種已久，今益成熟田矣。窪廣百餘頃，其西曰窪西，略有村落，民性勇悍；其南曰東河頭西河頭，皆極望數十里無人烟。東河頭有若干船路溝，南流入湖，近湖處稱五道溝，乃綠林出沒之藪。西河頭多草行，灘戶之買柴者皆往焉，故一稱王家碼頭。行用小車二百，大車六百，皆出自買主。灘地草秣，皆漕法加一成，惟王家碼頭加三成。下游情勢，大略如此，卽我亦未曾往也。」未幾而孫圩瞥過，王圩在眼。王圩在砂礮河北岸，屬時字號，居民數十家，逢集期爲一四六九，光緒初年王氏之所興也。吾儕入圩，略觀市井，則見有槽坊一

，油坊三兩家，有雜貨店三，又有初級小學一。訪問圩主，有中年主人出門應客，遂留宿一宵。團長稱謝之餘，爰致訪問意，相談累四小時。蓋此中年主人，乃老圩主之弟也。老圩主性豪俠，其字典中無「畏」字。嘗綠林方盛，偶語耆族，此公獨買槍築堡，誓與匪不並生。匪聞風腦痛，呼之曰「大天老爺」。民國十九年，泗陽匪大股掩至，買通莊客，奪門而入。圩主時在槍樓，然事前絕無所知，一旦匪逼樓下，則此樓反無所用；而欲下樓，又不知虛實何如。匪點火燒樓，樓板盡熱，圩主急，自窗躍下，因體肥，挂窗洞而止，上下不得，遂與樓同焚。將盡之前，呼救聲聞十里外，然無敢至者。自是窪西無乾淨土矣！吾儕此來，大亂已平，但初履生地，偶聞槍聲，不無懼色；有時開門立庭院中，側耳辨聲之所自，貌若警敏，其實並無辦法。而主人殊夷無不驚，且為客話種田之經驗，速記生因載筆記之。主人之意，以為窪西之田，粘壤土也，其下種當尤重肥料。凡蓄肥之道，首重糞池；池中貯水，則豚犬不食矣；池底用粘土，則螻蛄不生矣；遇夏搭棚，則其氣不洩矣。凡淤土之年年上水者，可不施肥。否則十畝之田，果能下糞三十挑，則昔收五斗者，今必可增至一石一斗。若以白鹼土與淤土相雜，其用亦與下糞

無異，蓋已變爲兩合土矣。淤土及兩合土，最宜種秫，蓋高粱有膜，卽不畏潦，祇須支過五月半，卽可燒平安香也。又宜每歲皆種玉蜀黍，因休閒之時甚長，每畝可收一石五六斗；有貪眼前小利，於禾間兼種他物，如是旣不得曬地，而明歲又少收，吾所不取。論耕田，以爲最好用驢，行直而溝深；用牛則掌犁爲第一事，又不宜濫鞭耕牛，牛受鞭則入土不能平，是因小而失大也。論鋤地，以爲鋤欲其深，深以鋤溝陷鞋幫一半爲度。淤地種脂麻，至寸許時，十天而三鋤，可使莖出地近而結莢多。種高粱者，麥前須三四鋤，以莖高則難鋤也。

砂礮嘴

明朝，五客偕行，仍循砂礮河而西。砂礮河，亦枯河也，河心並無砂子，間有蘆根，實爲泗境積水東注之重要河槽；又于工決口之贈物也。高等顧問熟於地理，至此不待人問，便自講說。先是泗陽有陳端者，一老書生耳，以田在河岸，逼於大湖，乃作奇想，以道光十二年八月聚衆夜開于家灣黃河南堤，欲借河淤以美其田。詎大溜一動，不可遏止，水由龍窩直下南新集，經砂礮嘴後，砂質隨流東瀉，所過成深溝，遂成此河。於是吳城鄉一崗上數甲，盡淪於水，古之吳城腰鋪等鎮，遂不可求。

明年正月，始塞決口，復故道。未幾，所漫之處皆淤出，由官招領，是爲于工灘。吳集一帶出水最先，謂之原丈，其東南吳家大窪一帶次之，謂之續涸，又南至此河兩岸又次之，謂之復涸；又南則遞稱洸灘游灘下游灘等。除下游灘外，概種豆麥，幾於無歲不熟，陳端之賜也；但端在當時，身陷刑戮，號爲奸民，由動機不良耳。自王圩至砂疆嘴凡七里，是爲淮陰西壤斗出之一角。居民七八十家，地勢高亢，雖清初淮水稽天，此灘亦未爲湖。民業農者三之二，漁樵者三之一。往以地近蔣圩，素多賢豪長者足跡；近講自衛，反極晏然。古蹟有總管墓，有關帝廟。墓爲隋張弼葬處。弼字文懿，淮陰人，善刀楯，以勇決佐隋文帝立功甚著，位上大將軍，卒於潭州總管。今湯集張氏，文懿之後也。關帝廟縣志不載，而建廟由來，殊有記載價值。廟爲茅屋，殿上有像三尊，係大鐘三具，外傅草土，施以丹青而成。相傳于工開領，清桃兩縣爭界，久不能決。當事者三人肩鐘急奔，息肩之處卽定爲界。後人遂立廟其處，塑鐘爲像以祀焉。所爭回之地，著於徵册，謂之越佔，凡一百六十頃有奇。

砂疆嘴地居窮邊，猶我國之疏勒蒲犁，再西則入泗陽境矣。故團長於出關帝廟大門時

刀會之亂

，特查點人數，下令班師。衆請示路綫，團長指吳集以告，乃行河北小道，由美人灣往。時日已近午，氣候漸和，五衆於途中談二十四年春間刀匪之亂，不覺已行二十餘里。先是宿遷有邪教，曰小刀會，壇主徐姓，自言龍門人也，住五台山學道有年，因熱心濟世，特下山傳授仙術，習者不用槍砲，可銷滅綠林火力。有學習者，出錢五百文，光棍則非三元不可。傳至泗陽，泗陽朱家圩一帶信之；又東傳而入淮陰之二區。於是窪西一帶，紛紛結壇，其利器有三種：一曰刀，二曰符，三曰斗星。若執刀在手，吞符入腹，并將斗星佩於胸部，則見敵不懼，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斗星上有字云：「無量尊佛護體，黑虎靈官保命。」其可靠有如此者！自導淮入海工程開始，行縣徵集民夫，二區愚民，不明利害，但知避役，於是與泗陽二區，挾刀會之衆，在岳寬田領導之下一致反抗。岳寬田者，王圩西南岳家莊人，年未三十，血氣方剛，善使步槍，其遇敵也，往往詐爲落馬，回身一槍，結果性命。祁縣長聞報，馳往陳集，將加開導。岳寬田聚衆要挾，辱罵百端，勒逼祁縣長取銷徵工命令。岳有貼身小廝曰小青龍者，竟口銜捲菸，呼縣長爲之點火；幸縣長百事忍耐，未遭意外。旋用撫馭之法，任岳寬田

爲徵工委員，岳既有事權，遂與初異。會匪皆恨，謂「岳大罐子太不朋友！」旋聚兩縣之衆，偵知岳宿東河頭某姓家，圍之數重，遂遭殺害。是時會匪嘯聚一千五百人，在泗陽南新集田圩一帶，吾縣五連鄉亦有之，焚掠數十里，良民不敢出氣。以上皆二十三年冬間事也。迨二十四年一月，保安第二團團長曹滂，深夜出師，縣長祁雲龍與偕，至則格斃百餘，擒千餘，而亂以平。然而淮泗邊境良民，或遭襲脅，或賦流離，論者不察，遂一概指爲匪類矣！祁縣長當出發時，曾賦詩見志，雖不工，有務憫之意，詩云：「旌旗黯淡出金湯，月白霜寒夜未央，攬轡踟躕哀醜類，四郊多壘意茫茫！」

吳城
歸途

北過美人澗，鄉導曰：「何仙姑遺蹟也？」又東北，遂入老吳集，投肆中飯店進午餐，市民百餘戶，貿易平淡，二四七九是其集期。地近黃河，富沙

質，有桃園一，產量不多，馳名不及舊縣。市中有初小一，未及徧觀。高等顧問言：「此地在宋爲吳城縣治，後廢爲鎮。」團長問曰：「吳城不在舊縣西乎？」曰：「吳城爲陳將吳明徹築，舊址自在縣西；若吳城鎮間在此處左近，觀明清清河縣舊圖而可知也。」吳集集主，自爲吳姓；若問春秋幾許，則于工開領之年，卽斯集首創之年。集北有二

河，上起夫工塘，至集東三里入趙公河，平時河槽極淺，夏秋雨潦，老吳集附近雨水入焉。穿街有東西大道，東通陳集，西通泗陽之南新集。春日苦短，攝影師等皆不欲久留，恐錯過站頭，乃倡議鼓勇東行，到陳集做元宵，衆皆贊成。五里過趙公河，北望三堡，有談徐椿故事者。椿三堡人，光緒丙戌科武進士，卒於廣西柳慶鎮總兵。二區武科爲盛，天然河之蔣，鄭廠之鄭，三堡之徐，皆曾拉硬弓，騎劣馬，有名於鄉。趙公河以東，爲上灘地，屬世字號，再東屬年字號。過陳莊，有新式平頂槍樓，天然河北，旣然巨防。其家又有手機關槍，雖在喪亂之時，邪正皎然。據云「二區在牢小時，可集合快槍二千餘桿。」磨煉之效，於此可見。此間陳姓爲多，皆陳集之宗也。其南有×莊，昔時光棍會混跡其間，打家劫舍，並有一丈青之流，名聞官府，今久甯息。又東，戶口殷稠，油坊疊見，鄉導云：「此由土質含沙極富，盛產落生之故。」凡沙土最宜花生山芋，園蔬多種山藥。但黃豆則稀，僅「瓜兒熟」一種稍有種者。高粱莖高易撼，沙地保不住根，故亦不爲老農之所重焉。然諺云：「十年沙不賣，十年淤不買。」蓋土性非不可變，栽柳及金針菜，皆能改飛沙爲青沙，在人之努力而已。未幾而陳集至。

第二節 陳集至御壩

陳集
小史

既入陳集，燈火滿街，先遊市中，旋棲初小。現狀之可見者，於市中目擊得之；歷史之不可見者，於小學中聞諸教師而知之。街有十字街，南頭最長，東頭次之，若有圩，又若無圩。市中大生意，則有布店三家，小酒坊三四家，雜貨四五家；餘則賣熟食，開茶爐，開草行，乃至織蓆販履，種七小本營生，亦皆有之。居民七八百戶，在上灘諸鎮，當推大國。集東張福河，亦南北通川，此其大勢也。晚餐後，叩街東火星廟即陳集初小之門，謀一榻地，結果不生問題。此行歷二十餘里，團長已疲，合眼便睡。是日爲舊歷元宵，集中父老，以公事假校中開會，尙未散去。高等顧問以此鎮歷史爲問，首席一翁頻搖其首曰：「七十年故事，如何說得？」聽衆大窘。鄉導詭譎工言語，乃近前致詞，先贊老翁春秋雖高，而容貌宛若中年；次贊一地歷史，惟一二老成可以咨訪，後牛直衣架子耳。如是等等，漸可攀談。迨夫話匣一開，不覺滔滔汨汨，衆皆大服，速記生謹守規約，筆而述之。蓋陳家集興於咸豐六年，集主陳爾介，以北

鄉巨族，來此興集。當同治中葉，集市如日中天。蓋是時，灘地初墾，收穫恆豐。每新豆上市，江南及郵邵之豆客齊集，由淮關掛號收買。名之曰「新灘號」。抽提行用，日三四百千。以集臨張福，湖販停泊，西來之雜糧米麥，乃至油麻缸鹽布棉之類，半萃於斯。南起朱家渡，北至窰河頭，上下四五里間，櫛比鱗次，常千餘艘。一般游手逐食之徒，爲人經理雇駁等事，以冀從中取用者，名曰「拿皮」，亦約有二百家。茶坊酒肆，烟寮飯店，五更猶聞喧呶之聲。河底則有木廠板廠造船廠柴廠及諸雜廠，紛紛紜紜，較圩內街市爲尤熱鬧。蓋楊莊馬頭，爲漕運之咽喉，一丁滋事，衆商不安，故湖販均泊於此也。而圩內生意，亦以東大街爲盛，有錢莊，當典，布店，槽油坊。迨光緒八年間，章邱竇氏開雙和大麪坊於南門外。厥後花生普及，粵客收買，幾以陳集爲中心；其在他處收買者，亦半用牛車運來上船。二十四年春荒，淮揚道謝元福，因飢民就食者衆，特商請淮關，許將南河黃豆隨地發報，以濟民食，而專打黃豆之合記油坊亦開。故陳集斯時有三大營業：一慶元公典，一雙和槽坊，一合記油坊。投資者多，則食利者衆，此陳集極盛之時也。翁言時，全場緊張，一無倦色，雖本地人亦然。斯時座中一中年儒生曰

：「以後之事，無須翁言，吾亦可以語客矣。自光緒季年，市政不修，航商苦於苛索，兼之保衛不力，劫案滋生。於是相率移泊馬頭楊莊，河下街市，日形冷落。丙午大水之後，遷徙多而建築少，繁盛之區多犁爲田；於是市面逐次西移。至宣統二年，十三協新軍譁變，慶元公典首被洗劫，居民效尤，匪患日增。合記油坊遂亦閉歇。然吾里有邱翁耀庭者，當光復之初，掌兵者誤於人言，謂陳集有反動盤踞，將加屠戮，翁隻身走浦，以片言解全市不測之危。又發明鉄板車，警備隊營長王振鵬用以剿匪，恆收奇效。吾儕至今戴之。厥後民國十四年，奉軍南下，設司令部於六堡陳家集兩處。六堡鄉村，縱損有限，陳集鬧市，受災自深，一時門窗桌椅，悉以填河；糧草牲畜，恣其取索。及潰退之日，衣服金錢商店貨物，紛然一空，就中雙和主人以家釀犒軍，又因口操北音，奉軍以鄉親視之，財物賴以倖全，及兵去，雙和不自安，亦遂他徙。自是集中經濟，一落千丈，無可觀矣。街後流氓而外，雜行亦不少。其草行生意最佳，每日平均可得用金十餘元。糧行斗台大，行用亦大，灘民苦其榨取，遂有遠行七八里，而改鬻馬頭者，謂既有平斗，又得善價。總之近十餘年，集中無一事不呈衰局。豈必天時，其中亦有自取者矣。

力大
為雄

夜闌人散，團長猶未醒，鄉導戲以紙作捻，探其鼻孔；團長張口作嚏，汚鄉導面，衆人皆大笑。然後五衆又圍坐小火爐旁，稍談約一小時乃寢。此一小時中，所談中心爲陳爾介。爾介名景福，先世崑山人，居清河已十餘世矣，自爾介自北鄉老張集遷灘後，灘中陳姓蔚爲巨族。爾介眉如戟，聲如鐘，有膽有識，下筆千言立就。陳集旣興，黎明卽起，巡視街衢，有宴起者，以杖叩其門，游民見之膽落。時新地初涸，家家掘野柳，種五穀，而人跡極稀，兼之來從四方，彼此不相連絡，小有不合，揮拳取決；甚有清早糾衆，各執武器，圍攻敵人之門者，謂之打閃門仗。鄉村尙需如此，街市更有必要，故爾介初至，亦蓄打手甚多：如牛揭樹皮之夏步封，如神拳手薛文舉，大刀王五，不可勝紀。時馬頭回教徒，不服爾介所定集規，有破壞之事；爾介指揮衆教師，一戰勝之，陳集人至今稱說不衰。然當時究係如何情形，以及曲直畢竟安在，則事證湮滅，能言者稀矣。陳集清幫亦盛，或謂已佔十分六七，殆未必然；要之各地皆有結黨橫行之風，湖灘又不足言矣。時窗外已打三更，乃皆就枕，臨睡，校長又語吾儕一

小故事，謂陳集向例，不敲五更，云敲則水母娘娘出世；水母娘娘者，泗州之水怪也。

御壩與
太平汪

次朝，團長醒獨早，呼四衆起，不告校長而行。出陳集東門，有小營盤一，防捻名將王德勝之所築也。德勝隸陳國瑞部下，每行軍，以黑旗繡飛

虎爲幟，望者風靡，後以功保至記名總兵，沒於陣。今故壘蕭蕭，尋常百姓居之。三里過饒河，一名碎石河，昔光緒十三年河決鄭州，江督曾國荃爲預防水患，堵順清河，開此通漕五年。今河已無水，熊家渡夫猶架木爲梁，借名索費。二區鄉民入城，除石工頭外，必出此道，逆計每日稅收，豈在少乎？河東有和尙莊，馬頭風神廟有產權，主佃關係，一如俗家。傳此莊亦有水機關槍，故豪傑不敢生心。又東北，直至南堤灣，天上地下，極望皆飛沙，浩浩漫漫，無一泓之泉，一株之草；蓋七堡決口之遺留物，簸揚八十餘年而未盡，黃河餘威，可云橫絕！登堤北望，地勢更低，是爲御壩王氏之太平汪。御壩在直北，隱隱十餘家，雖有高門大屋，並無一街半巷，蓋中落之餘，不比當年矣。王氏本邑中舊族，同治中，有翁名以德者，實居是鄉，以太平汪作船塢，一百八十艘之高桅，出沒湖中，去則賣鹽，歸則販豆，財名雄於一時。叵耐捻匪過境，掠其船以作

浮橋，王翁大恨，目遂失明。然猶有腴田數百畝，四十年來，打圩未成，而市井頗可觀。一傳再傳，丁旺財衰，又值民十大水，太平汪擴充地盤，釜底舊家，遂益蠕蠕四散。汪占地凡二十二頃，衆水所歸，非赤地大旱，難期全涸。王氏病之，因於南堤作涵洞，洩水入張福河；然湖漲則又有頂托之患，「望天收」而已。吾儕由堤上北行，未幾而達張福河會運河處，此處堤絕高，有三神廟鎮其上，若立廟前南望，運口形勢，如觀掌紋。廟貌破敗已甚，所謂三神，亦不辨誰某。偶像中有白鬚者，或曰：「清高宗南巡，神嘗示夢，夢中所見如此也。」此處人家，碎石短垣極多，蓋運口五壩，堤心皆滿砌亂石，就地取材，勢所必然也。淮陰境中，因河道縱橫，堤岸錯雜，故可耕之田益爲減少，其故又非一日矣。

淮陰 民食

是日宿馬頭河西故人之家。河西爲張莊鎮，昔時有米市，後因河西多盜，紛移馬頭。此處所謂米，皆明光碾米廠出品，所謂「南河米」也。淮陰向不產米，全賴外埠輸入。據專家統計，第一區每年即需米七萬石，其他各區，歲共需米二千八百石強。當淮關未廢時，由關特頒米戳，許登記之米店免稅採辦，以濟民食，每次

以七十袋爲度。有時南方稻田失收，亦往往有攔禁情事；斯時南河米則爲惟一之代用品。今關制撤消，大小米店，多寡遠近惟力是視，販賣益形自由矣。大抵城區除小戶及苦力外，終年非米不飽；鄉區大鎮市，則多視穀價高下而決所食。農村中人，乃直接生產者，自家既不種稻，除賓祭外，斷無入市糴米之理；故麥菽易錢，生芋蜀黍充飢，糲則鬻以燒酒，此淮陰民食之大綱也。淮陰農田，一歲有三秋：二麥爲麥秋，豆黍爲中秋，生芋爲晚秋。二麥豐收固稀，失收亦甚稀，黃豆初下種畏雨，十年僅得三熟；故將結實畏乾，玉蜀黍耐水旱，種者亦多。花生不畏澇，山芋不畏乾，通計常得中稔，然惟沙土爲饒。其他旱穀之田，間亦有種稻者，但產量絕少，黍稷古人所重，淮陰則種之田頭，至多佔地數分，聊備元宵食品而已。至蠶蠶苜蓿，蕎麥豆餅，則生芋不收之年，農家以爲代用品；又不足，則野菜榆錢，亦堪果腹，然去觀音粉不遠矣。民以食爲天，淮陰農田收成，最無把握。善乎乾隆志之言曰：「土薄地下，逼近黃河，衝沙不時，不可以築陂塘通灌溉爲恆產計。故亢爲鑿灌之利，澇無排障之方，惟僥倖於雨暘之調，苟免於蝨螟之害，以爲望天收。農欲不病，豈可得乎？」是夕，團長謂衆團員曰：「吾儕出門

以來，轉眼亦將一月，所歷多爲淮南之士：魚蝦杭稻，固快口腹；雞犬桑麻，亦徵繁庶。吾頃登三神廟之堤，望西北一帶，黃流漫漫，其氣象頗近朔方。此後數日，光陰可貴，願南不戀洪澤村，東不入淮陰市，方將與諸友重理行具，大踏步向煙塵昏處，結隊而行，諸團員其有意乎？」衆皆高呼曰：「願共擁護賢勞之團長，以冀完成寒假期間之神聖使命！」

第四節 黃河兩岸

黃河之
今昔

舊清河縣分四鄉，吳城最大，三四兩區皆其封土，而二區則以移風爲主，吳城僅黃河南岸有其圍甲而已。黃河自泗陽高家灣入境，南北各有重堤，以爲大防，民俗相呼，謂之吳城南岸大堤，吳城北岸大堤。吾儕自米市放步西行，過三元宮，讀道旁雍正黃河清之碑記，固已推知河清之不易得矣。由此行御壩順水堤上，欲北望黃河，而又有順黃壩蔽之，過御壩鎮，乃見河槽。團長問於衆曰：「何謂御壩？」

高等顧問曰：「康熙帝慮黃河不肯向北，以至倒灌入湖，故作挑水壩，以逼其北行；其築壩基址，帝所親定，故名御壩也。」此處之黃河，與楊莊以下之黃河，名同而實不同。楊莊以下爲淮水故道，此則泗水故道，明嘉靖以後，黃河始出此道會淮入海，所謂小清河是也。故老說黃河，聽者無異聞人談虎，聽河心起駒，涌立累百丈，則目爲瞪；聽回淵深陷，動廣數頃強，篙師無所措手，則氣爲失；若其蟻穴偶潰，大溜暴注，失萬家之井竈，齊千命於須臾，則聞者莫不驚怖嘆訝，雖病夫亦將霍然汗出。此皆百年以前之寫真也。乃今過之，則非惟無波，亦且無水。如行漢唐故宮，不見乘輿，更不見嬪御，但覺規模之大，森然逼人。試觀緯堤之外，復有縷堤；縷堤而外，又有攔黃順黃，挑水束水，紛紜錯雜，難可具名。而南岸則頭堡以下，直至十堡，北岸則仲工而外，又有周工。凡此種種，各自有其重要，即各自有其歷史，一言以蔽之，皆河伯餘威之赫然尙在者也。

七堡
舊口

自御壩西南行，出小灘之境，凡四里而至七堡。堡有小市，亦稱人和集，六堡朱氏所興。緣堤凡七八家，生涯淡薄；一家板扉半啓，微聞樽蒲，蓋茶

館也。市東有大王廟，半堵殷紅，大殿已圯，香火久廢，微聞戶內有讀書聲。去此西行半里，遂抵道光二十九年之洩黃舊口，口門已塞，刷塘廣約數畝，中滿蘆葦，南岸大堤缺處，有土壩橫截，行其上，北望舊口，南望窰河，全勢在目。蓋昔時黃河自西北入境，到此折趨東北，成一大灣，當此大灣之處，堤北則河水洋洋，堤南又湖波滾滾，其爲險工，不言可知。當時堤外有七引河，皆引湖水在馬頭會合，期以整個力量，敵黃濟運。或有時遇湖水盛漲，馬頭不易暢出，亦有開此堤以洩湖入黃之事。道光二十九年夏，黃河暴漲，堤勢危岌，河督楊以增不得已，從裏河應于昌進策，倒用前法，開七堡河堤，洩黃水入洪澤湖。於是諸引河淤，湖遂南徙，人壽年豐四號灘田，由是出現，此吾縣境內一大事也。口門迤西有朱莊，過而憩焉，主人爲設茗餌，意良殷厚，旋共出門，指放水處曰：「是本古之張福口，今張福口引河，卽以之名。堤外有碎石坦坡，傍堤皆有之，直至石工頭，與洪湖大堤相接。」吾聞翁言，遙想八十年前，此莊舍南舍北，無非煙水，湖風入座，白浪打窗，固已激蕩詩懷，獨有千古，而况放舟有弄潮之樂，入目有吞天之勢，雖未及呂梁之觀河，庶幾乎黃州之看江。今則南望則禾黍滿灘，北望亦流沙

半槽，兩敗俱傷，豈不然乎？吾儕辭朱翁，行吳城南岸大堤之顛，堤頗坍矣，路亦狹矣，而行人不絕，駝販尤多，蓋南新集至馬頭清江，此堤亦孔道也。堤上每二里許置一堡，今則有堡基，無堡房。吾儕自七堡口門西進，而六堡，而五堡，而四堡，遂下堤北行而入小吳集。四堡爲灘人上豆瓣集三樹柯之孔道，而自衛力較稀，當民國二十四年以前，時有強徒剪徑之事，雖單身無幸免，故吳城堤下，白晝少人行。民二十大水，下灘之民避水高堰，上灘則避於此堤，一時棚舍之多，幾至不能插足。此處堤北爲河灘田，堤南爲吳一圖糧田。

吳城
三莊

下隄後，爰渡黃河而趨頭莊。河漕久枯涸，已成熟田；緣河西望，黃沙蔽天；下游稍有水，亦斷續不一。聞土著言，河槽多爲飛沙，雖有種作，然麥季而外，都不可恃。而遇洪澤湖水位盛漲至十二公尺以上。則汎濫如大河，故民五民十，乃至民二十，秋收皆爲波臣捲去。兩岸縷隄以內，謂之黃河灘，夙稱沃土。原以黃水年漲年落，肥料沈留，禾稼自然暢茂。今河徙有年，種植又有年，獨叨天惠，豈能久哉？默察地質，似南岸爲勝，以南岸煙火繁，北岸聚落稀也。吳城三莊中，有市易之所一

，曰小吳集。其東市外卽頭莊也。集爲民國九年所興，交易以二四七九爲期。市有十字街，其寬可容五馬；而此來不見一人。投東市一茶肆，乃有老少十餘，簇坐向火；旁有方桌斜置，似賭局初散之景，見吾儕至，三五密議，指點顧盼，厥狀使人猜，又使人懼；其最後之斷定，則以吾儕爲查學而來，聞之又使人嘔噁不禁也。隔座有中年



小 吳 集

婦一，威懾羣氓，能以顰笑變寒溫。與吾儕酬答，且惠茶錢。衆訝其不羈，不類村婦，或曰：「此××夫人也。」此地匪氛不靖，居民一夕數驚，又好事，鄉曲爭訟，不過宿卽起，保甲未行以前，聞鄉人趕集有祕訣曰：「但吃爾飯，飲爾茶，勿談論

光棍長短！」讀者靜思之，光棍長短，何以便不敢談論？諸君明眼人，必知義盡於此，

再續一言，斯爲贅矣。小吳篤西二里爲二莊，耕作而外，頗饒果園之利。有梨園十八家，初秋落實，遠銷境外。凡梨，五年試花，十年獲利，能支百餘年而不竭；間有不結實之年，謂之歇枝，俗以下人家衰旺，桃園有數家，一綫紅最有名，其枝三年試花，然僅支十餘年耳。其他若蘋婆山查，亦多有之，而不爲大宗。此間多沙田，最宜樹藝，其種麥則視淤土爲遲。淤地宜秋分，沙地則宜寒露後。蓋螻蛄土蟪，沙土多有，皆麥之所畏，露寒後則不虞，所謂迎霜麥也。迎霜麥八九天即出，出四五日，交霜降矣。二莊隄下有耿公廟，祀宋淮東副總管耿世安。世安以三百騎拒金兵於魚溝，身被七創，力竭而死，故邑人祠祀之。廟設縣立初小一，舊縣以西亘二十餘里，此校爲僅見矣。又西二里爲三莊，地近泗陽，人烟寥落，風氣勁悍。自頭莊至此，土名吳二鎮，爲西通南新集之孔道，東來販貨之車，鱗鱗滿隄。昔時過者皆有戒心，近保甲法行，乃轉平靖。然吾儕足跡，亦至此而窮。

北岸
道中

吳城之遊，不一日而畢，乃上北岸大堤，東觀於舊縣。隄行本舒適，惟此則否，高低斷續，不便行路，猶幸一行皆未乘車，不然，車輪爲之摧矣。堤

上時逢村落，宅邊所見，惟棟與樗，他樹則鮮。人家多有砌樓，東去漸稀。墻垣頗亦修整，而墻頭多不覆草，望之童然。攝影師曰：「蓋恐人縱火也。」北望黃運兩堤之間，南北二三里，東西二十餘里，下隰一片，殆如仰盂；聞昔爲力家湖，今雖墾作，而歲有災傷，故吳二圖獨有對折四折之糧。吾行經諸村，見場上積薪，而知夾堤之民，困藏益鮮。兩堤之間雖有惠民河導源三岔，疏積水由三南壩以入運河，而歲久失挑，四十里間，不無淤墊。爲夾堤農田計，竊謂此河之濬不可緩也。久之，過上橫堤，西來積水，賴此維防。不啻舊縣之外郭。高等顧問言：「此堤之西，地名仲工，康熙二十六年，開中河，以仲莊爲運口，有廣濟閘。四十二年，運口東移楊莊，閘閉而撐堤猶存，以舊縣之下尙有一堤，故以上橫堤爲名矣。」橫堤之側，大王廟尙存，大王廟之東爲淮提庵，昔有僧大儒者，幼而通敏，十九領鄉薦，晚歲祝髮此庵，設絳帳於法王座前，授徒以終，成就不少，俗流景仰，遂卽以大儒名此庵，若此僧者，方外儒林，兩無所處，所謂結習難忘者耶？庵設有縣立初小一，兒童數十人，生計貧苦，成效難見，又東二里，望人烟密處，略有市塵，知一百八十年前之舊縣至矣。

面目全非
之舊縣

舊縣雖介在黃運兩河之間，而南距黃河為綦近。居民皆列處堤上，凡二百戶一千三百餘口，東西里許，即村即市，市中有磨坊，有饅頭店，有雜糧行，而門前皆有打麥之場，積薪之圃，蓋農家而兼操小商者也。此堤上除二百餘戶以外，無城可登，無市可過，無碑碣可讀。吾徧訪舊時建築，僅得一城隍廟於長街之東，野殿荒庭，可以棲丐。摩挲故物，猶見乾隆十九年之鼎。其他坊里寺舍，



縣 舊

一切灰滅。問縣署何在？則有白頭老叟，指堤北小池塘，謂此塘之前，即當年衙齋所在，李信圭管鉅諸賢令尹，皆曾於此臨民，今土俗猶呼為縣汪。縣汪之前，有張氏大小花園，廢池喬木，無有存者，又有丁狀元前街，丁狀元後街，則邑里虛傳，並方

隅位置，亦不可求矣。高等顧問過而歎曰：「傳有之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吾覽舊縣而深服造物破壞之力量大也。夫一邑治所，百里具瞻，當元之世，卜地建縣，何嘗不相度再三，以爲完善之區，莫此地若？觀圖志所載，東西北三門之內，街衢縱橫六七道，後有縣署，東有察院，西有漕倉，前有儒學，臨河有埽工，隔河有新市，就一邑論，又何嘗不堂哉皇哉。應有盡有？今遷縣不及二百年，竟鞠爲茂草，無跡可求。亦可慨矣！茲來雖行其市，然皆在堤上，其地原近玉皇開埽工。遷縣以後，城內漸不可居，乃相搆而處此。可謂名色未改，而面目全非者也。」速記生曰：「君何歎爲？夫引繩而絕，絕必有處。吾考官書私記，知縣治未移之前，固已有必遷之背景。前人過清河縣詩曰：『小邑遙通海，編氓僅百家。』知昔時民數無以勝於今也。又曰：『久廢驛亭稀馬跡，新營官舍總蓬門。』知昔時建築與民居無異也。而孫之騷二申野錄所記，正德十年竟有虎踰城而入察院。此其疲瘠荒涼之狀。豈堪置想？而况地勢汗下，洪流逼處，則河患尤不可免。故康熙中有水入縣治之事。自是『河屢決，縣蓋下，壘土爲堤障，官署倉庫，從上視若阱。』（咸豐縣志）迨乾隆有涼帽圈之決，城內淤六七尺，人家門不可開，

當是時，舍遷治無可爲力。故乾隆二十六年，遂從巡撫陳宏謀之議，東遷於山陽之清江浦。是時從而遷者自必有之，如今大路巷周氏，自云本舊縣人。然戀土不去，亦人恆之情。今緣堤而居者，皆遺黎之僅存者也。」鄉導曰：「吾與此間人談說舊事，皆知有丁狀元，願詳其說。」願問曰：「狀元名士美，字邦彥，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大魁天下，官吏部左侍郎，卒諡文恪。彼其能進切直之言，不娶勢要之女，縣志固已詳載之。史家稱爲謹篤君子。亦足以見其爲人。今其後裔多居娘子莊，而舊縣之城隍廟，實爲士美徵時讀書之處。凡一鄉一邑有以科名顯者，其鄉人例有刻板流行之故事，若山陽李宗昉未成進士時，常有鬼神呵護，乃至社公不敢直道其名，崇拜虛榮，一至於此。舊縣人綬丁狀元頗亦類是，而城隍廟又恰爲產生故事之錦囊，宜其附會可聽矣。士美墓在山陽三里塘；今舊縣堤北，士美五世孫之所葬也。」然吾儕遂不能不行矣！吾儕之來舊縣也，本期勾留三日殷勤訪問。然舊蹟既百無一存，又無逆旅之家，可以止宿，乃舍是而更趨縣東坊。途中北望堤下，大清河故迹，若隱若顯。夾堤疏水賴此。今所謂惠民河者。卽因河勢而利導之。按宋咸淳九年初設清河縣，本治大清口。元天歷元年，始遷小清口之西北

。縣前黃河，即古之小清河，嘉靖以後由此通漕者也。

陶閘與夾堤水利

舊縣以東至順清河凡十餘里，而陶家閘爲其中程。未至陶家閘，沿途見野田種薯蕷頗多，折葦承蔓，一簇青青。蓋徧河多沙，土性所宜也。

又有梨園木炭窰之屬，人民副業，蓋與頭莊相近。途有地名周工，昔時臨河修防要區，爲縣西仲工之亞。陶家閘人烟彷彿舊縣，其羣棲河岸亦同。黃河至此斜向東北，河槽中始有水，然溪流如帶，不妨種作。河中時見高灘墳起，想見當年亂流急漩之狀。村民敦厚勤朴，且有小學一所，一望而知爲境內樂郊。近以萑苻不靖，富室多遷著馬頭，捍盜之法，又廢而不講，遂至長爲匪徒魚肉。團長問曰：「何以有陶家閘哉？」衆皆目視顧問，顧問曰：「先是康熙開仲莊運口，其地在舊縣迤西，終乃東移楊莊，前既言之矣。當未移楊莊時，北水瀑發，往往灌運。康熙三十四年，遂建康濟閘於陶莊之右，欲以代仲莊，然因地低未開放。迨楊莊既開，此閘永廢，獨其名存而已。抑陶家閘前之黃河，猶自有其變遷之歷史。乾隆四十一年前之黃河，在今河槽以南，清黃交匯之處距馬頭極近。河近清口，易患倒漾，爲漕運所忌。故康熙時即命挑此河，以期分溜北趨，謂之陶

莊引河。迨乾隆四十一年，堵塞舊道，專行引河，又於舊河內築欄黃壩，新河南岸築順黃壩，以制其南軌。自此陶莊引河，遂成正流。陶閘近河處名鳳凰嘴，爲學田，其東爲柳田，皆官產，賦稅不入於縣。柳田之東爲下橫堤，居民多靳姓，有祠堂，治河名臣靳輔之後也。夾堤之田漸東漸下，厥勢如梯，故爲兩橫堤以攔護之。然南北阻堤，宣洩困難，僅一惠民河，穿下橫堤以入運河，實爲堤內惟一水口。而一遇中運水漲，又成頂托之勢。故此邦每遇澇歲，例不有秋。

旋生旋滅
之河神廟

吾乃去陶家閘而行過黃河，益南登順黃壩上，東望馬頭鎮，萬瓦沈沈，午烟直上，楊柳風來，隱聞百丈牽船之聲。步行未一日，歷吳城舊縣陶家閘諸聚落，棉裘未謝，白汗滴，甚矣其憊也。瞥見有二三片石，卓立東北，攝衣往觀，乃見碑四，其高皆丈許，有一碑倦而覆地。野人告余，此地爲河神廟廢基，廟爲乾隆四十二年勅建，諸碑皆砌於殿壁，歲久廟圯，鄉民爭取零甃斷甃以去，惟碑得留。余就讀其文，一爲陶莊河神廟碑記，一爲河復記，餘皆御製詩，並乾隆所撰也。碑陰盡敕清文，蠕蠕然不可辨識。逆億所云，必亦與漢文大旨無爽。諸碑大都追次本末，明引河

之議出自宸衷，其躊躇滿志有若此。夫豈意一彈指間，高甍大棟，付與荒烟。廟廢未百年，而河亦隨之哉？

所謂清黃交
匯者安在

自此東北行，左黃右運，愈前愈近，至順清河而合。堤上經大墩七八座，其高皆與泰山墩相若，史書所謂土豚，野人則呼以土牛，志所謂陶莊積土也。堤盡處，望順清河一彎，人家隔水爲村，煙柳在門，白帆帶殘照而過，清景當前，倦眼爲舒。古時清黃交匯即在此處，河防志載之，略謂「七引河開，比至清口，廣百有餘丈。淮至是與黃河會，自惠濟祠上下，練影澄瀾，與天一色；濁流一綫，循北岸而已。」當時以二瀆並流，而清濁不相亂，繪圖入告，傳爲美談。今雖不及見矣，而此地爲乾隆四十二年以後清黃交匯之地，目擊神遊，上下千古，亦行旅之至樂也。蓋清時南河總督設清江浦，其傳心祕訣，自康乾以至道光，世世相守，無非「引清刷黃」四個大字；而關鍵所繫，全在楊莊馬頭之間。馬頭南納淮水，清流也。而非北破黃河之濁流，則不能溯中運以達燕齊。自古清流，不敵濁流，清流一退，濁流隨入。故必引之以并其力，刷之以殺其勢。凡此種種，倘不觀順清河，未足以發吾所聞也。於時鄉導

談一新聞，使人憂悲。蓋順清河之西，北與楊莊對河相望，名小河南者，宅幽勢阻，常有賢豪出沒其間，行旅之所不敢出也。小河南之西南曰歐家渡，地處夾堤中，當楊莊馬頭之中途，接應俱窮。殆成三不管之局。故河北豪傑，盡剽行客，夕貯財神，皆在於此。民國二十一年，第一路軍大搜楊莊，匪衆由此西竄雙金而北，其所載肉票，皆在歐家渡大批起出。其藏粟之法不一，最工者，就野冢穿墻爲窟室，聚老幼於其中，上留氣孔，僅支呼吸，匪日遺嘍七偽爲擔糞者過而行饑，兼以巡風，自外視之，絕無知其中有財神者，蓋匪之擄人，通常藏於小戶之家，一遇大搜，則窖藏於野。被害者雖幸而不死，要與地獄中人無異矣。此皆保甲未辦前之駭聞也。

寒假之
游樂乎

順清河遊罷，二區旋畢，寒假預定之工作亦畢。吾儕五人，遂各帶滿衣月色，偕行至高坂頭，扁舟返城。一輪在空，照人忘倦，但見碧天如海，烟波如雲，重堤如峯，人家如仙居，城樓如天上宮闕，夜景幽媚極矣！於是攝影師唱歌，鄉導講故事，高等顧問則縱聲背誦春江花月夜之詩，余與團長無所表演，則權爲欣賞家。既入城，仍休送竈之夕所寓某逆旅中，燈下煮酒自勞，並拉逆旅主人共飲，逆旅主

人避而不見。席間歸客各言所好，或贊高堰堤寬，或愛洪澤魚肥，或賞福田庵松古，議論不一，甲乙難定。團長曰：「諸兄所言信皆美矣，然所憾者猶未得此遊之真諦。夫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次寒假期中，自雨雪霏霏，以至楊柳依依，仗諸兄之勇氣與熱忱，青鞋布襪，行盡淮南，全縣疆宇，已得大半。其間所經山川城郭，土木堤防，名賢祠墓，大小村落，問何處不足裨益見聞？何事不足表見生活？吾儕少年，幸賴父兄資力，師友輔導，得以安坐攻書，寒暑不能干，衣食非所問。家庭之恩我如此，社會之恩我如此，試問將來不做學生，何以報家庭？何以報社會？吾儕胸無一事，而社會有不能煖席之夫；吾儕日食千錢，而社會多眼淚洗面之事。當未出遊前，腦中之社會過優；及其既遊，則眼中之社會過劣。人有同心，豈能無動？故他日撰述風土記，當先求捉住此行之宗旨，除一般風物而外，尤必隨時指陳實際生活，以紙筆爲喉舌，以言論爲芹曝。庶幾讀者亦能了然本書所述之孰爲枝葉，孰爲本根。他日吾可敬之淮陰當局，能以官力救濟民生；吾可愛之淮陰同胞，能以自力改進生活，風土記未必不可爲其動力之一。兄等之意何如？」於時四衆聞斯言論，莫不鼓掌稱善，然後連飲數杯，盡歡乃已。明日各

各歸家，家人皆大樂，端詳面貌，款語移時。既而執手，手腫如鼓槌；煖湯溫足，足上生重繭；乃大驚惋，深咎吾儕不當隆冬遠出。既見吾儕索酒索肉，張口如乳虎，跳躍庭戶如黃犢，心始釋然。又明日，學校開學，於是又各度其學生生活。老師以皴手撫吾儕之髮，笑口常開，但苦無法斂顏。既又以公秤權五人體重，余加重五公斤，鄉導攝影師高等顧問各增加有差；惟團長體肥，因是略減，然老師則贊其轉有精神。團長亦曰：「吾思少減久矣，今乃得有此機會。」未幾上課一星期，老師復檢視此行所得稿件，影片，累累滿中，如東方小兒之飯袋，如西方小兒所得聖誕老人之禮品。師曰：「材料雖多，當加整理，此時校中已開課，且暫保存。當待朱夏當令，甘瓜可浮，諸生等更從河北歸來，庶幾彼時可共同編纂，分上下冊次第發表，以竟全功完本願也。」

——上卷完——

上卷勘誤

| 頁 | 行 | 誤 | 正 |
|-----|----|---------|---------|
| 五三 | 一 | 誤 | 正 |
| 五六 | 九 | 忍心 | 啞性 |
| 六六 | 四 | 大成樓 奉祀宮 | 大成殿 奉祀官 |
| 九六 | 九 | 清江 | 清河 |
| 六六 | 十一 | 小 | 水 |
| 六六 | 十一 | 西關 | 兩關 |
| 六六 | 十一 | 二十九 | 三十九年 |
| 六六 | 十一 | 然視等七字 | 刪 |
| 一〇 | 九 | 可笑 | 可算 |
| 一四 | 一 | 店小工 | 店小二 |
| 一五 | 一 | 各縣 | 吾縣 |
| 一六 | 二 | 不侵 | 不能侵 |
| 一七 | 二 | 所觀 | 可觀 |
| 一八 | 二 | 盡 | 盡 |
| 二一 | 一 | 清古奇 | 清奇古怪 |
| 二二 | 一 | 江北提督 | 淮揚道 |
| 二三 | 一 | 規程 | 缺錢 |
| 三〇 | 六 | 大以抵 | 課程 |
| 三八 | 一 | 場 | 大抵以 |
| 四九 | 一 | 移民 | 與次行課字互調 |
| 五二 | 七 | 車行 | 移風 |
| 七九 | 九 | 市端 | 東行 |
| 八六 | 六 | 余家壩 | 市招 |
| 九一 | 十二 | 逆旅人 | 倒余家壩 |
| 九四 | 九 | 城內 | 逆旅主人 |
| 一〇六 | 十 | 衙出室 | 圩內 |
| 一三六 | 十二 | 以經 | 衙兵室 |
| 一四〇 | 十二 | 雙廟 | 以往 |
| 一四八 | 三 | 一樓。鎗 | 過雙廟 |
| 一五六 | 二 | 四顧 | 一。樓鎗 |
| 一六八 | 七 | 此城 | 回顧 |
| 一九〇 | 二 | 未時 | 此地 |
| 一九一 | 一 | 夷無 | 未能 |
| 一九五 | 九 | 務憫 | 夷然 |
| 一九五 | 六 | 問在 | 於憫 |
| 一九五 | 十二 | | 則在 |

風土記

卷630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廿壹日

三三

| |
|---------|
| 淮陰風土記上卷 |
| 民國二十五年七 |
| 月初版秋懷室主 |
| 人印刷發行定價 |
| 國幣五角他人有 |
| 訂正權無翻印權 |

